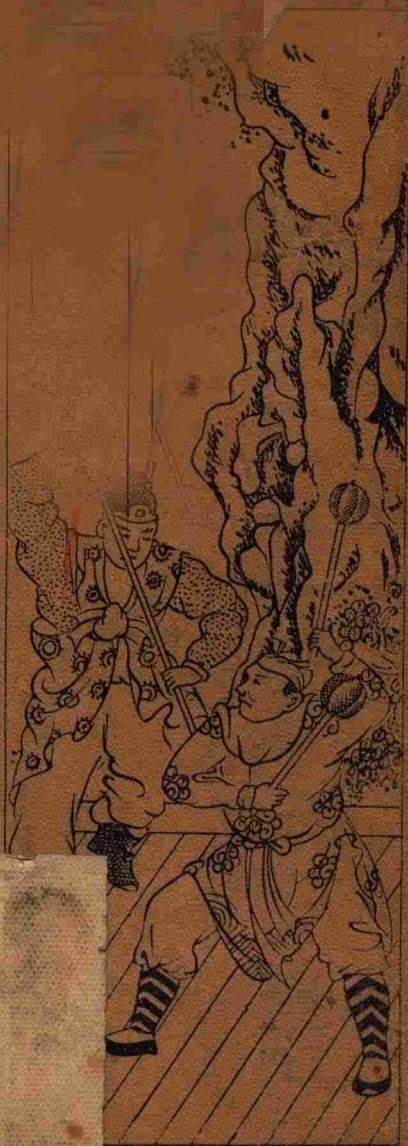


紅旗濟



紅旗溝詞鼓目錄

第一回	勸收二英雄	施公作江都	第二回	施公升大堂	書吏察稿案
第三回	白煥來喊冤	貢生來告狀	第四回	知府找施公	差人去驗盜
第五回	施公請二將	天霸赫天保	第六回	天霸去辦差	赫天保看衙
第七回	好漢說春點	到了悅來店	第八回	二賊忙讓客	口中翻賊語
第九回	佛珠去搬兵	要害美英雄	第十回	天霸混出店	嚇壞二弟兄
第十一回	英雄奔窰子	到了李太太	第十二回	爺們訴前情	王氏說實話
第十三回	王翠平舞刀	老李太唱彩	第十四回	新刻黃天霸	暗盜鴛鴦扣
第十五回	天霸訴前事	李太暗藏奸	第十六回	夫妻試飲酒	黃天霸隱身
第十七回	定計盜寶衣	送回顯奇個	第十八回	黃天霸送寶	說破昨晚事
第十九回	李太起黑心	暗害黃天霸	第二十回	天霸到窰子	銅頭說情由
第二十一回	謝虎宴衆賊	常順往外奔	第二十二回	銅頭訴機關	天霸會謝虎
第二十三回	言明領票事	一同往外行	第二十四回	明槍容易躲	暗箭却難防
第二十五回	李太報喜信	翠平思英才	第二十六回	翠平越后牆	李太不知聞
第二十七回	天霸中藥丁	王翠平打救	第二十八回	王翠平自歎	黃天霸還陽
第二十九回	李太懷惡意	王翠平自盡	第三十回	李五訪天霸	謝虎說胡話

紅旗溝鼓詞 目錄

二

- | | | | | | |
|-------|-------|-------|-------|-------|-------|
| 第三十一回 | 天霸被風刮 | 路遇二賊丁 | 第三十二回 | 投奔馬神廟 | 洪周暗定計 |
| 第三十三回 | 天霸問洪周 | 謝虎有私通 | 第三十四回 | 酒醉出古寺 | 山門外被害 |
| 第二十五回 | 黃天霸被擒 | 怒罵閻三友 | 第三十六回 | 閻三友犯疑 | 洪周問實情 |
| 第三十七回 | 閻三友飲酒 | 二女子定計 | 第三十八回 | 二女救英雄 | 黃天霸脫難 |
| 第三十九回 | 風送路碧蓮 | 火焚馬神廟 | 第四十回 | 三友搶美女 | 路遇二英雄 |
| 第四十一回 | 老洪周定計 | 黃天霸飲酒 | 第四十二回 | 惡賊回人廟 | 禪堂外受驚 |
| 第四十三回 | 衆賊下毒丁 | 黃天霸受綁 | 第四十四回 | 路碧蓮思夫 | 夜奔紅旗溝 |
| 第四十五回 | 路碧蓮問信 | 投宿馬神廟 | 第四十六回 | 洪周謊路民 | 碧蓮識機關 |
| 第四十七回 | 衆惡賊飲酒 | 路碧蓮聽聲 | 第四十八回 | 鐘內英救雄 | 夫妻倆相認 |
| 第四十九回 | 路碧蓮放火 | 閻三友貪花 | 第五十回 | 路小姐沖鋒 | 老洪周敗陣 |
| 第五十一回 | 謝虎私逃跑 | 二女救英雄 | 第五十二回 | 衆賊大交鋒 | 路氏獻奇能 |
| 第五十三回 | 路小姐護送 | 二女子還家 | 第五十四回 | 衆惡賊搶親 | 黃天霸訪賊 |
| 第五十五回 | 窰子內聚衆 | 衆賊人逃走 | 第五十六回 | 黃天霸投宿 | 小劉芳探問 |
| 第五十七回 | 黃天霸觀景 | 馮老兒舞劍 | 第五十八回 | 馮小姐比試 | 黃天霸逃走 |
| 第五十九回 | 投奔三官廟 | 小和尚捉虎 | 第六十回 | 劉芳大發怒 | 馮老兒被屈 |
| 第六十一回 | 美英雄別友 | 暗訪一枝桃 | 第六十二回 | 衆英雄飲酒 | 集場中賣藝 |

紅旗溝鼓詞

第一回

勸收二英雄

施公作江都

西江月

大清天下一統

萬國來朝中原

朝中出了一大賢

果真河清海宴

黃旂三甲漢軍

恩賜御名不全

二次江都去做官

七品前程知縣

西江月罷，書歸正傳。言說這部書，出在我國大清康熙佛爺在位，真是風調雨順，外國來朝，有多少保國忠良，俱都是誰呢？列位有所不知，細聽在下慢慢的道來：

若問忠良名和姓

細聽在下說原因

頭位本是老郭秀

達摩蘇王是奎元

三朝元老名馮勳

九門提督叫陶謙

烏公敖公保國將

隨龍保駕梁九官

山東有位劉統勳

邵大人是吏部官

修素二家江山保

巴圖魯佛倫在朝

山西有位孫家幹

彭明斷事如神仙

珠術李玉忠良將

張朋正真坐太原

樂亭縣裏干得木

江都縣裏施不全

五府六部且不表

九卿四相也不言

且說康熙佛爺駕坐金鑾，這些俱是保國忠良，朝內五府六部，言講不上。內中有一位賢臣，

是廂黃旂汗軍三札嶺下當差，姓施名洪，官居寧海候，所生二子，長子名士彪，次子名士倫。他

次子士倫，這位爺是兩榜，自滿漢皆通，內才出奇，一心想想做官，却要文武官保舉他坐任。這

一日萬歲駕設早朝，衆位老爺把施老爺代進朝去，來至品級台前，一十八塊金磚以下，雙膝下跪

口稱：『萬歲，奴才施士倫見駕。』皇爺正在龍書案觀保舉的奏章，聽龍書案前，口稱奴才見駕，慢閃龍目觀瞧，才知是施愛卿的次子見駕。萬歲怎麼認得他呢？只因奏章上寫明白。萬歲一見這位爺，生的五官不全，禿頭麻面，龍心不悅。把龍抓拿望書案上一拍，連聲皆響，說不許扎達拉哈引見。施老爺聞聽，暗暗的說道：這是瞧我有殘廢，他見皇爺惱怒，又復叩頭。口呼萬歲說：『奴才有詩一首，不知我主願聽否？』老佛爺聞聽，心內沉吟，說：『這才奴還要顯才，你作來朕聽。』施老爺復又叩頭說：『請我主賜一題目。』老佛爺說：『你照你身體作來。』施老爺聞聽，說：『謝主龍恩，奴才作來。』

詩曰 禿頭明似月 麻面滿星辰 獨眼觀邪正 歪膠問事真

羅炳來見主 胸內滿書文 一手扶社稷 單腿跳龍門

這位爺將詩作成，老佛爺聞聽，心中大悅，說：『你真有奇才，朕賜你御名不全。』施老爺說：『謝主龍恩浩蕩，賜奴才一品之職，恐其文武不服，望我主賞奴才個小小的前程，到後來有功者升，有過者罰。』老佛爺聞聽，心中喜悅說：『既然如此，賜你七品知縣。』施老爺說：『謝主龍恩。』皇爺又吩咐內臣梁九官，傳下口旨，老佛爺駕回皇宮，羣臣亦散。施老爺下殿，即到吏部領憑。吏部邵大人回至府中，察看明白，惟有江南揚州江都縣缺，叫下人吩咐施老爺，走馬上任。施老爺聞聽，不敢怠慢，急忙回至府中，辭別了父母兄嫂，代領夫人李氏，丫環春紅，家人施安施甯，奔揚州上任去了。

施老爺

代領家眷起了程

勾奔揚州大路行

曉行夜宿住一住

飢餐渴飲停一停

走了今日盼明日 過了一城又一城 書要簡決方爲妙 不用囉蘇困明公這天到了江都縣

三班六房齊來迎 施公進了衙門內 正正歇了三日工 正逢良辰黃道日 老爺接印把堂升

三班六房把堂上 施公開口把話云 施某到此把官做 爾等俱要安分行 若是違了我的命

皇上法律不能容 衆人聞聽說知道 不必老爺細叮嚀 吩咐已畢把堂退 三班六房下公廳

自從施公到了任 江都黎民得太平 收下英雄人兩個 還有王家二弟兄 這是官清民也順

真是百姓樂安寧

話說施公在此爲官，不辭勞苦，但無頭老案的官司，斷了九十七案。自到任收了兩位英雄，頭一位家住紹興府大黃山望江凸，有一位黃老英雄，名三太字彪，所生一子，名天霸，這位爺自從八歲學藝，十二歲上道，一十六歲他就執掌南霸天，人稱玉面太歲。黃天霸在那裏收的呢？在望海樓收的。皆因殺官盜印，在書房遇見施公爺，善能說詞，收了他在衙中當差，認爲義子，改名施忠。二位好漢，是山東武定府赫家店人氏，有位老英雄名叫赫兆熊，外人送號飛山虎，膝下一子，名叫天保，人稱顯道神。自從他二人保官以來，江都縣內平安無事。施老爺在任，做了二年半的工夫，老佛爺見喜，欽點杭州府知府，也不用進朝見，叫他越級高升。那位爺說了，你說這書，還有年代沒有？有年代，這是我國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初旬上任不提。施老爺在書房，忽聽衙門以外，一聲喊叫，小民冤枉。施公說：『人帶進來，他若是莊家買賣手藝人等，俱胆小，不用吓呼他。』施安答應一聲說：『是。』向外走不多時，到二門以外，定睛一望，見那邊有一長者，頭戴駝絨，身穿土服，腰繫絲絛，足踏翁鞋，手扶拐杖，面如古月，皺紋堆累，滿面落淚。

，向前所口中只喊冤枉。施安急忙向前挽住，說：『你這老子，早不喊冤，遲不告狀，單等這個時候，你有了冤情了。我們老爺剩兩月就升走了，你等新官再告，有何不好？』那人言道：『小民實實等不得了。』施安言道：『不用說了，跟我走罷。』不多時，二人來至堂口。施安說：『跪下。』那人連忙跪倒叩求。口稱：『青天大老爺，與小民作主。』施老爺慢閃虎目，望下一瞧。只見那人有六旬以外的年紀，滿眼流淚，他必是真有冤情。一聲問道：『你快將呈詞呈上。』那人言道：『小民沒有狀詞口訴。』施公說：『既無狀詞口訴，只要你說個明白，家鄉何處，姓甚名誰，你有什麼冤枉？說個明白。』那人叩頭說：『青天大老爺容稟：』

老者跪倒淚漣漣 口口聲聲叫青天 若問小民名合姓 細聽小民表一番 家住本縣廿五里
地名叫作自家灘 小民姓白名白煥 今年正正六十一 祖遺田產有千頃 小民自幼務莊田
娶妻本是李家女 膝下無有拜孝男 夫妻所生一個女 乳名叫作白玉蓮

第二回 施公升大堂 書吏察稿案

西江月 施公正要退堂 忽聽堂下呼聲 生員正來訴冤情 吓的清官發怔

大堂正然追審 又聽門外重聲 白馬跟途前俏行 眼望推近大廳

這首西江月是說完，且說白煥說：『我膝下只有一女。』施公說：『我問你的家下。』白煥

說：『大老爺容稟：』

咱家所生一個女 乳名叫做白玉蓮 今年方交十七歲 住在北樓上一邊 賊人三更進宅院

飛在北樓一上邊 不用細說我知道 定然要把女兒姦 賊人把他雙眼探
單手單足割了去 割下人頭掛樓前 大開胸膛死的苦 隨後又殺兩丫環 樓下殺了更夫兩
五口人命死的苦 騾馬拖去十一口 還有綢緞銀子錢 清晨家人告訴我 小民上樓看一齊
我將冤屈來告訴 口訴冤枉在堂前 這是小民冤情事 不敢瞞哄老青天 白煥從頭說一遍
吓壞七品幹國賢

且說白煥從頭至尾，細說一遍口狀。施公聞聽此言，只嚇的急令打了一個寒戰，只覺腦子後頭，去了真魂的一般說：「哎呀好怕，白煥你家人丁五口，被賊人殺害，這賊人可是什麼名字？叫本縣去拿誰來？未曾告狀，也得有個姓名。怎無姓無名，怎麼辦法。白煥哪！若叫別的官問案，准打你個妄告不實。」白煥又口稱：「青天大老爺容稟：」

白煥開口老爺尊 小民還有冤屈情 聽說老爺清如水 如同紗照萬盞燈 無頭案斷真不少
何況民子這一宗 總是老爺志自廣 訪拿賊人顯奇能 拿住惡棍把仇報 與民除害得太平
若把賊人全拿住 一重恩報十重恩 白煥說罷哀求話 施公復又叫一聲

且說施老爺想罷多時，才要退堂，忽聽衙門以外，忽嚕嚕連聲的響。原來是來了一輛小車，在前頭有一位頂馬，後有兩名跟役，小車本是雙元旁門，後擋綠拖着幃子之托漏，天羅地網的，幾色騾子駕元車，一駕檀木色香，直闖進大門；又奔二門，只聽車內連連叫道：「施士倫哪施士倫，你今做的好官，我特來找你算賬。」施老爺聞聽這番言語，說：「得了，這是我的婆婆到了，題起我的名姓來了。」施公這是心中之話，並未說出口來。施老爺又一聲叫道：「施安，你去

聽聽來的這一位，不是府卽是道。必是咱爺的上司官。」施安聞聽此言，向外就走，一行走着，一行觀看起來了。

第二回 白煥來喊冤 貢生來告狀

好個聰明小施安 下了大堂往前進 走到二門止住步 閃開二目仔細觀 有輛小車衝門進
引馬跟役前後邊 只聽車內連聲喊 口口只叫施不全 我今前來把你找 你我賬目算不清
小車進了二門內 車夫才把牲口牽 頂馬跟役下坐騎 一齊俱都走上前 扶持那人把車下
跟班烟袋拿手間 施安復又仔細看 渾身穿的非等閑 頭戴一頂新葦帽 鮮紅纓子安上邊
葦帽上安亮藍頂 一枝花翎在後邊 身穿袍服天藍色 紅青紗褂套外邊 錦綉擺袋腰間繫
青緞靴子足下穿 手中擎把鵝翎扇 走一步來搨一搨 年紀有了五旬外 面下鬚子半半殘
施安觀瞧多一會 總不知是什麼人 我向步隨問一番

施安觀看多時，暗暗的說道：「這個駕子不小，必是官長，向步隨一問，便知明白。」暗暗的說：「你也是人使喚，我也是服伺人的，俺倆是一樣的脚次，我問他，不能不對我說。」想到這裏，急忙走至跟班的身後，用手拉了拉，說道：「你家大人，姓甚名誰？」施安說了這一句話，只見那人把胳膊一牽，說：「我也不知道呢，等見了你家老爺再說。」這一句話，吓的施安往後直退不止。且說那位老爺一面走，口口直叫：「施士倫哪施士倫，你真做的好官，我來找你算賬。」施公爺聞聽找他算賬。暗道：「比我自大一輩，我要得迎接迎接才是。」想罷急忙站起，

離了公堂，往前迎接。還未走下台階，只見那人至近前，叫道：「狗官，你還前來接我麼？」施公爺聞聽，滿面含笑，深打一躬。說道：「卑職不知大人虎駕來臨，失誤迎接，面前訴罪。請問大人貴姓高名，官居何職，府中有何事故，來找卑職算賬？」那人聞聽，又叫一聲：「施士倫，你聽大人言講：」

未曾說話氣昂昂

叫聲不全聽端詳

若問我的名合姓

居住就在張家莊

昔日做過彰德府

官諱士全本姓張

本府不願把官做

告老謝職還家鄉

恩公爺聞聽，把脚一頓，暗說道：「你也下了台階了，還要什麼大江西，常言說的好，白虎當頭坐，無災也有禍，總是鉄羅漢，斗底逃不過。讓他坐下，還有什麼言語？」

那人說

回家住了正二載

不想昨夜遭了殃

有個小女十九歲

一同丫環住樓上

黑夜之間失了盜

胆大賊人來發狂

上樓殺死丫環倆

又把我女大開膛

割去手足挖二目

割去人頭掛樓旁

殺死二名丫環女

三名更夫樓下亡

又殺長工人三個

個個俱都一命亡

搶去騾馬三十二

還有金銀兩皮箱

綾羅緞疋無其數

鈿環首飾搶個光

你在江都爲知縣

揚州界內不安康

若去拿賊無話講

不去上司走一場

上司衙門告一狀

叫你丟官回家鄉

這人從頭說一遍

施公聞聽臉吓黃

施公聞聽此言，走了靈魂一般，把脚一頓說：「可莫吹了，不用升了，等俺降罷，那我一個小小的前程，一夜之間，出了十八個人命，騾馬六十三匹，金銀緞不計其數，這可如何是好？」思想多會，也實無計可施，定了一會神，復又開言說道：「大人暫且息怒，這也是大人的不達，」

也是卑職的官星不旺，大人且回貴府，下官趕緊派人前去驗看，回來設法，與大人拿賊。『張大人聽了，轉身向外就走。來至小車且近，車夫將車抹回，小跟班的扶持，上了車子，頂馬跟役，上了坐騎，車夫把鞭頭一收，舉起鞭子，只聽忽嚕嚕，出了衙門，揚長而去。且說恩公爺在堂口之上，發了一會楞，復又叫道：『王棟王樑，二人去奔張莊，張大人家中驗盜，照自他說行事，急去。』王棟王樑二人，答應一聲，說：『是。』向外就走，到上馬房。備了二匹坐馬，拉出衙門，揚長而去。暫且不提。再說施公眼望自己的坐位，說：『這堂也坐不得了，若再坐一會，還有告狀的來呢，不免我走下去罷。』說著邁步搖肩，順着轉回，勾奔書房而來。不提衆人閒論。且說驗盜的六名差人，回了衙門。王棟王樑，領了四人，一齊走來至書房，見了老爺請安，一齊站立兩旁。說：『老爺，咱兄弟六人前去驗盜回來。』施公說道：『你們多有辛苦，你們六人前去驗盜，是什麼個動靜呢？』王棟回說：『老爺，這三家人命，俱是一樣的形跡，小姐死在床上，丫環死在床下，更夫長工，死在樓下，賊人以門而入，一門而來，三家小姐，俱是少目缺足，幫手不見，大開胸膛，十人不虛。』施公聞聽說道：『賊人還有什麼押記？』王樑說：『三家是一樣的押記，賊人拿刀，沾人血在粉壁牆上，畫一只虎。虎身上畫個螃蟹，旁邊還有個桃枝，移上有桃子。上頭有些小字，上寫拿我照此物行事。』施公聞聽，說：『我知道了，你們六人去罷。』六人出了書房，齊回下處。施公只皺雙眉，暗暗的思想：『賊呀，你可是誰呢，你姓桃呀，姓虎呀，叫旁呢，叫解呢，到低是誰呀？這可悶死我了！』

書房愁壞老施公 不由一陣打咳嗽聲 胆大賊人多萬惡 活活把我施某坑 殺人牆上留押記

叫我一時理不清 不知你在何處住 不知你的姓合名 不知姓旁是姓虎 不知你住鄉共城
右想左思無主意 心中焦燥不安寧 恩公正在爲難處 施安在旁回話明
且說施安在旁，只見施公愁眉不展，口中只是打咳，心中暗道：「若急燥半日，還把老爺急壞了！」一聲說道：「老爺不必着急，這個賊，必是大盜，四海揚名，未有不知道的，原是你我爺們，不知他的姓名。現今前班房裏，有黃赫二人，到過江洋大海，作過蘆林中的買賣，必然知道。」下回分解：

第四回

知府找施公

差人去驗盜

施公低頭發悶

急壞二家奎元

站起身來便開言

道是因何事端

有話只管請講

何必這樣爲難

不過差遣把賊拿

如此咱就去辦

這四句提綱敘完，書接上部。且說施安說黃赫二人，必然知道此賊名姓，爲何不把他二人叫來，問上一問。施公聞聽，說：「我還忘了呢，看起來，真是忙人無志。既是如此，你去把他二人請來，有事商議。」施安聞聽，向外就走，不多時，來至前面。那位爺說了，這當官的使喚當差的，怎麼又加個請字？列位有所不知，這就是刁買人心，而且向黃赫二人當差，與別位不同，又是他得用之人。閑言少敘，且說施安走向班房來了。

好個伶俐小施安

邁步如梭直往前

老爺正在爲難處

叫我去請二奎元

他二人要知道了

必得領票去出干

走進班房台頭觀

一定去把賊人訪

拿賊請功理當然

叨叨念念來的快

紅旗溝鼓詞 第四回

一〇

班房不遠在前面，花拉推開門兩扇，走進班房台頭觀，看見黃赫兩邊坐，二人一齊把酒餐，看罷多時開言道，二位兄台請聽言，老爺叫我來請你，快到書房有事端，二人聽說這句話，急忙開言問一聲。

天霸問道：『什麼事情，還加個請字？』施安說：『黃老哥赫大爺，快走罷，老爺有急事，在那書房等着呢。』天霸說：『大哥，咱走罷，別喝了，老爺方纔升堂的時候，鬧鬧拉拉的，必有事情。』赫爺說：『老兄弟，等我穿上衣服再去。』赫爺急忙穿上衣服，帶上帽子，他三人出了班房，勾奔書房走下來了。

好個天霸美英雄，一同天保出班房，天保這裏開言道，叫聲天霸聽端詳，不知老爺什麼事，叫咱前去這等忙，天霸說是不知曉，到書房內聽其詳，今日老爺把堂坐，爲看稿案事一椿，方纔有人來告狀，必定又有人命喪，衙門內外人不少，大家一齊亂嚷嚷，二人邁步往前走，一直來到內書房。

且說黃赫二人，一同施安，來至書房。只見施公在那愁眉不展，面上只出燥汗，二人一齊向前請安。天霸說：『老爺叫咱二人，有何事？』施公聞聽，把虎腕一拍，呵呵吧吧說道：『施忠一同赫阿哥，你們哥倆坐下講說。』若依赫天保就坐下了，天霸謙讓着不肯就坐。天霸說：『老爺，那有咱們哥倆的坐位，在這站起說罷。』施公說：『我叫你們哥倆坐下，你們就坐下，那用這些謙讓。這不是我升堂，用你們站堂規呢，堂下固然無有你們的坐位，這是書房，咱爺們有什麼挑檢，坐下就是了。』赫爺聞聽，往後一退，就坐下了。天霸見天保坐下，他隨後也就坐下。

。偷看一眼，只見施公愁眉不展，面上汗珠直滾，低着頭不言不語，口內只是打咳。天霸見施公這等急燥，恐怕把老爺急壞了。站起身來說道：「老爺有什麼事，把哥倆叫到書房，天到這般時候，爲何還不說呢？常言說的却好，要知心中事，且聽口中言。老爺若不說，咱就知道了。」施公聞聽說：「咳！今日清晨，只聽西北乾天呵呵塌了一空。」天霸說：「老爺道說咱爺們還會粘天補地不成，何必誇這些唾路脖轉，這些彎子，實說就完了。」施公說：「施忠，你別要急，若問這事，有些撓頭。我今日升堂，爲看稿案一事，有三家告狀，兩家鄉宦老爺，一個農家，俱被盜人命十八口，騾馬六十三匹，金銀緞疋無數，你們看這件事情，慢說我只七品知縣，就是四品黃堂，也勾打的。」天霸聞聽，不由一陣心頭火起，暗暗的罵一聲強賊呀強賊！

天霸一陣皺眉梢，罵聲賊人理不高，並非你把老爺找，明明把我下銀瞧，我也江洋到幾載，那個不知我英豪，我今改邪歸正道，衙門口內我站着，明明知我把官保，瞧你老爺窩囊包，赫爺在旁說道：「不是瞧不起你，是瞧不起我。」

若是我瞧賊人你，老爺豈肯你饒了，天霸發下天大恨，又對老爺把話明。

天霸說：「老爺未有差人前去驗盜，什麼這樣的，必是個大賊，不能無名無姓，此賊必有押記？」施公說：「有押記。」天霸說：「有什麼押記？」施公說：「差人前去驗盜，回來稟我知道，說是小姐樓上，鋼刀沾血在牆上畫了一隻虎，虎身上畫個螃蟹，旁邊畫個桃枝，枝上還有個桃子，遂後又寫了一行小字，寫的拿我，照此物行事。別的押記，一概全無，三家俱是一樣。」又叫道：「我兒施忠，此人你可認識不認識？」天霸聽了，把頭一低，暗暗思想：「我到爲何不認

紅旗溝鼓詞 第四回

一二

得，可是認得此賊，也是難拿。」只見辯爺也把那頭低着，自言自語的說：「老爺你問我呀，老兄弟他不認得，我認得的，你問我呀，我認的。」天霸在旁聽的明白，暗道：「你既說認的，這張票得你領，我可就不領。」施公又代着眼望天保說：「赫阿哥，此賊施忠他不認得，你可認的此賊？」天保說：「我認的。」施公說：「你認的，這張票可得你領。」天保說：「老爺，你要死的要活的？這票我領就是了。」施公說：「這死活二字怎講？」天保說：「若要活的，我領票出城去，不知此賊叫什麼名字？」施公說：「你既認的他，你不知他的名字呢？」天保說：「若要活的，我領票出城，這是我一時的急，請老爺細聽，我說這賊的根由：」

天保開口把話說

尊聲老爺請聽着

提起別人我不曉

此人名字我曉得

杭州的地界居住

離城還有二百多

紅旂溝內爲寨主

聚些綠林衆惡賊

四十八座賊窰子

水旱衆賊裏住着

那條路

買賣客人不敢走

四外黎民不安樂

搶男擄女將人害

若是告他也難捉

當初我在綠林創

此人與我把頭磕

此人姓謝名謝虎

胆大包天凶又惡

一枝桃號人人曉

往下青天不用說

天保說：「此強賊離杭州一百八十餘里，那個地方，俱是高山峻嶺，兩旁樹木森嚴，當中一條大溝，名爲紅旂溝。長有七十五里，裏面有名的窰子，四十八座，小窩子，不計其數。大賊大盜，有三百名之多；這賊就是此溝的寨主，還有個別名，叫小蝎子李四。我爲什麼認不的他。」施公爺說：「你說這張票你領，還想着要死的要活的呢！」天保說：「若是要活的，我領出票子去，見了此賊，也不用力，也不用鐵尺，就能拿進城來消票；若是要死的，我見了這賊人，亮出

刀來，呵呀把頭砍下，拿頭來消稟，這就是死活二字，老爺你出票罷。」施公聽了此言，用眼望着赫爺微微冷笑，說道：「赫阿哥，你吃了燈草灰了，說的這麼怪妙。那謝虎這不是放豬的了，你叫他死就死，活就活；若叫我說，還怕你不是他的對手呢！」列公，施公要將這話，對着黃天霸說，決不能上火，對着這爺說，他如何受得，站起來望着天霸。下回分解。

第五回

施公請二將

天霸赫天保

西江月

好位保國忠良

自己暗暗思想

上天降下禍災殃

是我官星不旺

目下要升杭州

不過一月之上

惡賊遠走奔他鄉

何日拿回公堂

閑言提過，書接上回。且說赫天保被施公一說，心頭火起，站起身來，眼望着黃天霸。說：「老兄弟，這差事你去當罷，姓赫的不幹了。」

把一位

天保英雄發怔了

不由一陣把氣生

眼望天霸把話講

我的言語你是聽

當初去訪陶家堡

遇見惡霸名關主

却被賊人看破了

把咱老爺上了繩

你想要把老爺騙

一人怎能將賊平

那時遇我赫天保

救了老爺回衙門

不然那能回了城

次後又來賊五虎

也是天保我先行

殺了多少惡強盜

劫了多少狠賊人

方纔我要把票領

去拿謝虎走一回

老爺當面羞慚我

說我不能又不能

有臉差事你當去

我去作那舊營生

說罷邁步向外走

出了書房奔屏風

施公一見長吁氣

忙了天霸美英雄

且說赫天保，說罷向外就走，口內不住的叨念，往前所走。施公一見，說：「又得罪了一位

紅旗溝鼓詞 第五回

一四

，都有了皮氣了，都要看我的哈哈笑。」把頭一低，又不言，又不語的發悶。天霸在旁也是作急，暗道：「這位爺說走就走，總不如把他拉回來纔是。」想罷出了書房，只見天保望前急走。天霸說：「大哥回來。」赫天保回頭說：「老兄弟差你掌罷，姓赫的是不幹了，當差也是吃飯，不當差也是吃飯。這也算不了什麼，要讓我吃粥去了！」天霸走至近前，一把拖住天保，說：「大哥不必着急，細聽兄弟的一言相勸：」

好個天霸美豪強 又有柔來又有剛 將天保

拉回書房去

對着老爺說其詳

請安一畢相站起 尊聲老爺且容讓 我大哥

本是糊塗漢

聽話不明火滿腔

大人不把小人怪 腹中氣量海洋洋 只求老爺且容恕 不可發怒在心上

正是英雄把話講

忽聽外面亂嚷嚷

却說施公暗暗的說道：「我小兒施忠，怎這不會講話，真會當差。」望着天霸說：「我兒施忠，往下你也不用說了，你們二人商議商議，誰去拿賊，誰看守衙門。」天霸說：「大哥這常言說的好，三人同行，小的受苦。你在家看守衙門，我小弟張望張望。這張票得我領，前去拿賊，走上一遭。」天保聞言，哈哈的大笑說：「是了，老兄弟你出城，若把那一枝桃謝虎拿不來，我要同你多話。」天霸說：「我若拿下來呢？」天保說：「我是當哥哥的，往下也就不用了。」天霸說：「大哥，沒有別的，我若拿不到一枝桃謝虎，永不回江都。」施公長嘆了一聲，說：「咳！合是誰領票拿賊，或是誰看守衙門。」天保說：「我是不去。」天霸說：「這張票我領。」施公說：「你代那

二
騎，二
。施公說：『你是乘騎是坐車呢？』天霸又說：『一不乘
。』施公說：『多早起身呢？』天霸說：『今日就此起身。』施公說：『多少日子回來？』天霸
說：『老爺得說個日子。』施公說：『五天來。』天霸說：『不中，還得多寬幾天。』施公說：『
若不然十天。』天霸說：『十天工夫，別說拿賊，淨走路起早睡晚的趕，就要這些天數，那裏還
有工夫拿賊呢？實對老爺說，限我兩個月工夫罷。』施公爺說：『既然如此。』又叫道：『施安
。』施安答應一聲，施公說道：『你到上房，對你太太言講，說你黃老哥前去辦差，沒有盤費，
叫你太太拿出十兩銀子，給你黃老哥，快去快來。』施安聞聽，不敢怠慢，邁步向外就走。不多
時，回至書房，把銀子放在前面，交與施公。施公說：『施忠，你把銀子拿去，作為路費。』天
霸把銀子拿在手中，又與施公請安。說道：『為兒要去辦差拿賊去了。』施公說：『我兒暫且慢
走，今日前去辦差，聽為父吩咐與你：』

好個知縣施老爺 叫聲我兒且慢行 今日你去把賊找 不知多時才回城 三人路上加防備
要你留神訪賊人 拿着賊人回城轉 你也有功我有名 天霸答應我知道 不用老爺細叮嚀
回頭又叫赫天保 我的言語你細聽 我今出門走一遭 衙門事情你照應 無事休把衙門出
恐怕綠林來英雄 若說我今出門去 怕是賊人來行凶 倘若老爺有好歹 要想報仇萬不能
你也不可多吃酒 早晚各事要留神 天保聽了這番話 回聲兄弟你放心 弟兄說罷往外走
驚動七品老施公

施公說：『施忠，爾等且慢，待爲父送你一程。』劉松，這話叫刁買人心。何爲是送呢？望着他走，這就爲目送。施公說：『天霸，這簽票還未給你呢？』天霸回頭說：『不用累次三番，拿賊也未領過簽票。』說罷一同天保，走出書房，來至前面班房坐下。復又說道：『大哥我走之後，衙門中事，全仗着你了，千萬要多加小心。』天保說：『不必掛心，爲兄記下了。』天霸這才又高聲叫道：『王家二位仁兄，快來。』王棟王樑聞聽，急忙來至天霸的班房。說：『老弟台，有何話說？』天霸說：『我今日領下票來，出城拿賊，煩你二人辛苦一回。』王棟王樑，滿心歡喜。說：『好呀，我二人情願跟去。』天霸說：『快去更換衣服，買賣打扮，暗暗行事。』王棟說：『俺們是坐車呀，是騎馬呢？』天霸說：『也不坐車，也不乘馬，坐車乘馬，風聲太大。』要知如何？下文分解：

第六回

天霸去辦差

赫天保看衙

天霸說：『不用乘馬坐車，若乘馬坐車，風聲太大，步下行走，到處暗訪賊人，說不了受些辛苦。』王棟說：『當差的人，那得自在。走罷，更換衣服去罷。』二人回至班房，穿起來了。

王家兄弟不稍閒 回至班房把衣換 尋當衣服脫了去 兄弟打扮是一般 青緞帽子頭上代

瘦瘠丁在以上邊 身穿袖花紋柱子 洋綉搭包是天然 兩截單衫外邊套 薄底快靴足上穿

王棟暗藏刀一口 王樑鐵尺暗藏身 每人綉個小包袱 單等天霸美奎元 三人穿代多齊整

這次出城要辦差 等時出衙門以外 三班六房送出來

這天霸一同王家弟兄，走出門外，三班六房，書吏先生們，一齊送出衙門以外。這邊說：『黃老兄弟辛苦了。』天霸說：『不言辛苦。』他三人一齊說道：『衆位哥哥兄弟們請回罷，當差官不言辛苦二字，在其位，謀其政，作什麼，想什麼。』衆人聞言，個個回衙而去。黃天霸向着王棟王樑說：『二位哥哥快快上路罷。』

出城要把陽關奔

瞧見些小兒鬧咳咳

五六歲

頑童騎竹馬

七八歲

閨女抱着孩

抱着枕頭不住拍

天霸一見微微笑

這些孩子真快哉

英雄說道快着走

趕奔杭州大路來

走了又有三五里

有座松林道東栽

樹下坐着人兩個

個個俱在一塵埃

不知他們因何故

俺上前去看明白

一行走着正好快

楊柳不遠到此來

他弟兄三人，來至楊柳樹下仔細一看，不得了。

在這裏

有兩老者把棋下

紅黑二子俱擺開

英雄一見將頭點

這個買賣解愁懷

天霸暗暗的說道：『這個買賣不錯，真能消愁解悶。』回頭就走。王家弟兄，跟隨天霸，一

同就奔杭州大路而來。天霸一行走着，一行冒着謝虎呀謝虎，我把你這萬惡賊呀！

明知我在江都縣 只般差使叫人當

且說天霸弟兄三人，曉行夜宿，非止一日。這日投了一座客店住下，一宿無話。天明起身，

來至大路之上，舉目又四下觀瞧。說：『這來到杭州的交界了，當年也是我常走的路徑。王家二

位弟兄，我們由江都行路，已有五六天了，這裏離紅旗溝不遠了，可儘要多加仔細，小心拿賊

呀！』

好位天霸美英雄 邁步奔走往前行 天霸還在前頭走 後跟王棟與王樑 一邊走着心暗想
眼前來到杭州城 紅旂溝離這不遠 雖然離此不甚遠 那裏去訪惡賊強 老天可准我心願
天霸一行罵賊，一行觀看，扭頭回頭，不見了王家兄弟二人，怎麼沒有了呢？半路途中，還有什麼熱鬧之處，待我仔細看看。這位爺因在路東，向北級細一瞧，看見了雖他有兩箭多路。暗暗的說道：「照這個樣子，還想拿賊麼？走路還趕不向前呢，若是我遇見賊人，打起仗來，他們還不知道呢，我不免遙喝他一聲。」列公，要猜他什麼遙喝呢？他就想起江洋路上的話來了，丁字步站住，對着王家二弟兄，把虎口一張。喊道：「呀得合字，虎大腕並肩子，月丁孫勒玄，從線上孫廣馬密丁，海抱拴方圈裏塚卷外塚。滑容離了海卷了烏啦，特那個絃上把合把合，海容哪」天霸這一片言語不放鬆，慌了王家兄弟二人。

好位王棟與王樑 兄弟二人遂後忙 路上只管把人看 聽見天霸喊聲狂 一齊說道快些走
跑上前去問其詳 莫非遇見賊人了 咱倆前去把他幫 不知說的什麼話 快快去罷問的明
說罷之時來好快 一把拉住美剛強

且說王家弟兄，來至天霸近前，一把拉住天霸說：「老兄弟，你與誰說話呢？只們喊叫。」天霸說：「壞了，八成二位哥哥不懂我這話罷？」王棟哈哈的笑，說道：「咱們不但不知，還不懂得呢。老兄弟你把這些話，對我弟兄學說學說，也好。」天霸說：「咳！難爲你們弟兄二人，當這回差，連這兩句話，也不懂得。這是幾句密話，我對你們倆說，可要記着。」開口說道：「你們要聽。」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七回 好漢說春點 到了悅來店

且說天霸望着他們兄弟二人，微微一笑，說道：「你們二人當差，出來辦案，連春點也不懂，如何能勾在外面訪案呢？」王棟王樑開聽，說道：「老兄弟指教，我們兄弟學說學說，也是好的。」天霸說道：「我教你們兄弟二人，可要記着。」王棟王樑齊聲道：「請說罷。」天霸開口道：

天霸開口把話明 二位仁兄聽其詳 合字是把夥計叫 虎頭方字是姓王 並肩月丁兄弟倆

胡罷胡罷去得忙 線上馬祕人不少 海棠便是惡賊強 圈裏塚來城內住 圈外塚來是外鄉

烏啦特是人三個 線呀線呀道路上 把合把合訪賊去 咱們哥三快奔忙 這話本是春點語

恐怕外人知其詳 既是當差常捕盜 這些言語記胸膛 若是真言說出去 賊人聽見奔他方

天霸說罷一夕話 喜壞王棟與王樑 兄弟一齊開言道 叫聲兄弟聽其詳 兄弟差票你執掌

我們不過是幫腔 你說向那咱就走 你說下海走一場 英雄開聽這句話 仁兄說話到剛強

王家弟兄說了一夕之話，天霸開聽，心中歡喜。他三人又向東南一走，只見青雅雅一處宅舍，房屋無數，離此約有二三里之遙。黃天霸看了多時，暗暗又想到：哦「這個境界，也通不着大路，怎麼孤單單的一處宅院，不免到那裏訪探訪探。」

他三人 邁步上東南 要去訪拿惡賊男 天霸說 倘若見了惡賊寇

急忙就把他來控 王樑說 拿賊全在你 俺的傢伙甚不全 弟兄三人往前走

不多一時到此間，看看來是一座店，店內房舍甚威然，天霸才要仔細看，西南來匹馬心猿，此人好像蘆林客，威風凜凜是奎元，渾身打扮武將樣，有桿長鎗鞍上擔，鞍喬駝着英雄漢，生的青春正少年，細看此人好面善，不知在那見一番，天霸正然來思想，王家兄弟便開言，王樑說：『老兄弟，那邊不是來了賊了？』天霸說：『少要胡言亂道，你讓我細細的來看看。』他三人正然說話，只見那人催馬加鞭，望前充跑，不多時離天霸不遠，不過十餘步，咯蹬勒住嚼環，眼望天霸呆呆的瞧。天霸也望着他細看來人，頭代素緞帽子，帽在鬢邊斜插一枝海棠花，身穿白緞子納頭，二藍洋縐搭包，繫在腰間，脚打魚鱗腿蓬，滿軟底紗鞋，登在足下，年紀不過三十上下，有些面熟，是怎麼想不起來呢？天霸正然思想，只聽那人連聲發喊道：『面前來的不是短命鬼黃天霸是誰？又惹了你了。七太爺今日是忙，不能與你們細說，改日再見，七太爺走了。』說罷，將馬勒回，順着那坐店，向東跑下去了。天霸說：『喝，冒冒失失的，給我當個太七爺，不用說了，這是我的仇人到了。』又想了多時，哦哦是了，不是別人，這西省有位老英雄，名叫養崑崙方飛，這是他的徒弟，姓劉名虎，外人送號叫着小銀鎗，哎呀，我倆也有交情，當初在大狼山爲王的時節，俺倆也是磕頭的，排行一百一十七哥，我不說了，這是我當差保官了。把交情就算拉倒，王家二位哥哥，俺們快走罷。不多一時，來至正路上，看了一眼，至南充北一條大路，路西有座店房。

三人舉目細遙觀，這座店房甚威嚴，週圍羣牆一丈外，一直到底是臥磚，裏面房舍無比數，有些石磚看不全，淨悄悄的無人走，莫非是空店少人煙，天霸看了多一會。

不住的腹內打算 此處不通陽關路 八成店內暗藏奸 紅旗溝 離此不甚遠

莫非賊人在此間 不用說 必是一座賊人店 他害來往客商人 買賣人

下了這座店 想要逃出難上難 不如我 進店看一看 或是好歹知道全

天霸正然拿主意 王家兄弟不耐煩 快去進店歇一歇 爲何又站這半天 二人暗把天霸怨

天霸回頭又開言 叫聲仁兄快進店 二人聞聽不稍停 他三人 一齊要進店

准備闖出亂子山 來至店門止住步 只聽裏邊有人語 眼看走來人兩位 生的膀大腰也圓

英雄天霸閃二目 緻細又把惡賊觀

黃天霸他三人，才要進店，只見裏面吱吱的鎖響，走出兩個少年大漢，濃眉大眼，膀大腰圓，面生惡相，身長六尺多高。天霸觀看不提。且說內裏走出二人是誰？且說從屋裏走出這二位少年，列公有所不知，這店叫作清風月來店，這兩個人，就是店東：一位姓錢，名叫鐵胳膊九花娘娘，他怎叫這個名號的呢？此人往年他吃過搶奪的飯，搶來搶去，這天遇赫天保的父親赫兆熊了，他被那老英雄打一鐵尺，將他的左胳膊打拆了，他的大褥套，被老英雄拿去，留下此惡賊的性命。此賊萬般無奈，回在家中，吃了藥，敷上接骨丹，將胳膊治好。裏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把胳膊一伸，呵哎呵哎，響了一陣，滿強中的工夫，用香頭燒了九朵蓮花。刀砍刀折，斧爨斧捲，起名叫作九花娘娘。那一位姓佛，他的外號叫單目眼佛珠，他那眼睛是誰喪的呢？就是黃天霸爺爺的金標喪的。列公要問黃三太，怎麼傷他的眼睛？列公莫忙，往後自然明白。他二人這才開了一座黑店，來往客人，不知道的，住進此店，要想活命，也是難的。列公，黃天霸進店，若

是被賊人認出他來，必是一場大禍。且說兩個賊人，站在台階之上，望北觀瞧。看見三個人，站在那邊，不往前走，鐵花胳膊九花娘娘說道：「合字，伸招洛把哈把哈，從列面上絃上，勒了注了孫喝苗子，煞丈哈處，孫必海曷特拴，拾戶勒啦靡搖裏塚，到了昏素天亮，處飛之抽婁，漂把子士點留下，煞丈合楚，曷不曷。」那位老爺說，你說的這是什麼話？逢他們賊人，俱是說這些話，叫作七春八點。那位說了，你給我們分解分解，在下我就排平。列位老爺莫忙，他說合字，那是叫夥計，伸招洛把哈把哈，是用眼看看，從列捻勒了丁孫，是以前來了三個人，大煞哈楚文必海，是好衣服有銀錢，不易特們特拴戶，是合他們說話，勒啦們搖塚，是在店住。到了昏素天亮飛了，是到晚上亮出刀來，取瓢把子士點，把腦袋割下，死了抽婁煞，是留衣服。他二人商量已定，佛珠道：「我看來的這個人，好相咱輩道行的夥計是的。」九花娘娘說：「看他那二人，穿也不相，二來沒有坐次，這就相綠林的朋友呢！」佛珠說：「不管他相不相，你先探探他的口氣，我說出這套話去，看他明白不明白。他若明白，就是行道中的朋友。」九花娘娘說道：「如此你就說兩句話。」只見丹目眼佛珠，照着他兄弟三人就喊。天霸暗道：「倆小子，搗什麼鬼呢，我先聽聽不近去。」王家兄弟，暗暗的報怨。天霸不近店去歇着，在這裏發愕，丹目眼佛珠喊道：「呀合字。從列搶勒的往陽搶上，絃上風緊，更硬扎手，煞丈要緊，伸招洛把哈把哈。岷崙子條兒，老山海搬青素天，稍了窰了搖，把念合挑不合，排塚了去罷。林踏窰那個流月江子。」天霸聞聽，暗暗的言道：「小子你這瞎眼的東西，你把老太爺，當空子代呢？我不進你店到還罷了，若是我住進你店中，看出破綻來，豈肯與你干休。」王棟王樑說：「老兄弟，怎兩個人同自

已說什麼？」天霸說：「咳，你們還不懂呢！」王樑說：「不懂的。」天霸說：「我告訴你罷。」未知天霸說出什麼話來？下回自有分解：

第八回

一賊忙讓客

口中翻賊語

天霸說道：「我告訴你罷，他說合字，叫的是朋友，從列拉來的往陽面踏的，說是以北往南走的，陽面上絃上更硬扎手，這話的是南面上有馬上的朋友。煞文要緊，是衣服要緊，伸招洛把哈把哈，崑崙子到了竊了，說的用眼瞧瞧，日頭栽了西了，插了棚子，是陰天了。托了海流子，是括風了，八成要擺金，是要下雨了。勒罷罷啦們窰躲了去，說是叫他上店住，好根深，說是好飯食。馬牙散粳米飯，姜子措是豬肉，澄江子是豆付干，條兒是馬連粉，老山海釀是燒酒。望沒喝說這店，是好嚼，果他又說青素天踏窰了搖把念的，是明天出店要走了。靡有店是記上張，是這們句話，他說合挑不合挑，踏了窰了，說的是不管認得不認得。活個流月江干，邦個三四串盤費。二家哥哥，你們住過怎樣店沒有罷？」王棟王樑笑嘻嘻的說道：「老兄弟，那有怎樣好店呢？不管宿不宿，還要記賬再走，還邦盤費，真是坐善店。咱弟兄不會住過這樣店，老兄弟咱們就在這裏住罷。」天霸說：「在這裏住，還有什麼秀氣。」王樑說：「沒有房飯錢，還能記賬，沒有盤費，還可以邦助，何等不好。」三人走過對面，二賊一齊舉手胞腰。說道：「天也不早了，再往南走，就沒有宿店了。」天霸聞聽，微微一笑道：「好呀！」

天霸聞言搭下躬，微笑又把掌櫃稱，生意興隆多茂盛，少候二位老店東，二賊微笑說不敢。

請進小店且避風。尊聲客爺請請請 到此不必過謙恭
九花娘娘開言道 來者爲客理應當 英雄就在前頭走 天霸聞聲又謙讓 還是掌櫃當先行
不定鬧出煞事情 眼看走近房門內 弟兄三人把步停 後跟王家二弟兄 一行走着心暗想
用手掀開門簾子 舉目留神看分明 天霸往北送一目 有個重門在其中

話說天霸看了多時，心中暗罵不題。且說丹目眼佛珠，往內所走。九花娘娘一把拉住，說：『你且慢走，爲兄有話言講，你的仇人到了？』丹目眼佛珠說：『在那裏？』九花娘娘說：『頭前那個，八成是黃天霸，可不是你的仇人？』佛珠說：『怎見得他是黃天霸。』九花娘娘說：『彷彿是他，在關家堡見過一次，不然你盤問盤問。果真是他，前去搬兵。』佛珠說：『不管是與不是，我先搬兵要緊。』九花娘娘說：『如此你快去罷。』佛珠回身，向外就走去。

好惡賊名叫佛珠 聽說仇人氣呼呼 當日我在蘆林踏 水旱朋友俱相熟 那年我把窰子奔
夜晚走在半路途 不料走出松林外 遇見三太老匹夫 說了多少蘆林話 他人聽見妝胡塗
話不投機動了手 飛標打了我眼睛 打的疼痛真難受 這可叫我怎麼着

。他還說與我留情，若不留情呀，那時不就了可得了！」
自從我把傷痕受 至到如今氣未出 聞聽留下黃天霸 小子生來最狠毒 目下來了短命鬼
總未見面心恍惚 我今去到窰子裏 搬兵好把冤家除 倘若拿住黃天霸 大報冤仇在店屋

業，爭下許多的田產，不想三太專好爲武，結交這天下的朋友，俱在家中吃酒作樂，他就學起把

勢來了。不上幾年的工夫，把個家業，他就把十成去了，鬧個淨光。無奈這年正當臘月二十七八，米無一粒，柴無一根。三太自己叨念，現有父母年老，你何忍過這樣窮苦。二老口中不說，暗也是難受，這位爺想了多時，說有了，我何不上路上，作個不費本錢的買賣。說着這位爺就扎掛停當，腰中暗藏短刀，來至大道一旁。此時也不半夜之時，道傍有一夥大樹，躲在那裏。暗道：這是有我父母在世，若是我一個人，至死也不能如此。黃三太正然思想，只聽得咯得咯的三響。三太緻細一看，原來是個挑盒子的，自己又說：可該我受窮，打杠子也遇不見有錢的。正然自己叨念，那人已走前至近。黃三太心中不悅，大聲說道：『好生氣！』這一句話不自主要緊，只聽拍拍把的挑子盒担，跌個粉碎，挑盒子的那位大哥，爬起來他就飛跑而去，盒子也不要了。不多一時，又來個推小車的。三太一見，心中歡喜，這一回可來了有錢的了。仔細一看，原來俱是過年用的東西，那些紙馬香燭之類，手舉鋼刀，就要下手，腹內念道：且住，自己叫道自己的名字，說：『三太呀三太，你真也窮急了。打杠子也該看看人家是什麼的，要是有錢，還推車吃苦麼？我若把他殺了，他家中父母妻子，也是眼望，我心何安，不如讓他去罷。』推小車的就走過去了，三太又等多時。下回自有分解：

第九回

佛珠去搬兵

要害美英雄

話說三太將推小車的饒過去了，三太又等了多時，只見東方發白。說：『咳，哎呀不好，天亮了，若叫人看見，如何是好，我不免且回家去，再作道理。』說罷，回頭走了，走未幾步，只

聽馬擺變鈴，一面走着；一面唱呢。三太聞聽，暗道：「別走了，即打扛子心就別絃，不問好歹。給他個一毒二狠三下手。」這位爺的主意，亦就想定了，這回可是有錢的來了。不搶他的搶誰呢？說罷，站在路上，用刀一指。喊道：「呀，來人莫要伸駒，有你三太爺在此，若有銀錢，給我留下，牙崩半個不字，我叫你刀下作鬼。」那人正然跑着，只聽有人喊叫，便把馬勒住，說：「這可是強盜遇見打扛子的了。我也是才搶的來的。他也不知道我是個朋友，待我唬他幾句。」說罷，一聲喊道：「呀得合字，曾素天咧，上了線了，合了排咧，拴拴戶對了般了，鳥啦折乎，素天入了卷，入了押番窰，押連押連人，根深窰搬搬山，懇口借懇。只說樓氣樓滅樓鳥啦，離了海卷啦楚，丈頭海鳥，及密密，及合字，番什麼般崩什？」說這一套話，黃三太焉能知道，又一聲叫道：「你三太爺，不會念過滿書，不懂得滿洲話，你把腦袋伸過來罷。」登時他二人就殺起來了。戰了多時，也未分勝負。三太着忙，投出一技金標，只聽搜拍的一聲，正中那人，在左目以上，那人落馬。三太一見，將馬拉在手中。說道：「太爺姓黃名三太，咱留你性命，你給三太爺傳傳名。」說罷，揚長而去，剩下那人，從此回家，壞了一個眼睛。外人送號，叫作單目眼佛珠。閒言敘過。且說單目眼佛珠搬兵去了。

好個賊徒去搬兵 要報當年舊仇恨 邁步搖肩向外走 心中暗暗又叮嚀 千萬莫要放他走

回來我好報仇情 說罷走出店門外 事不湊巧又變更 走了未有三五步 南邊來了一窩風

佛珠用目留神看 不由心中吃一驚 我來看何處人也 原是天霸衆賓朋 還得讓我回店中

不免我且進店去 見我二弟打調停 想罷抽身回裏走 邁步進了我店門 九花娘娘開言道

搬兵爲何往回行 佛珠說

我才走至大門外 來了天霸衆賓朋 見面必得把他讓

若是近店了不成

九花娘娘問道：『來的俱是何人呢？』

佛珠復又開言道 聽我對你說分明 來的是

萬君甯合萬君兆 還有周正神彈弓

寄水鴨子名劉四 白馬李七老英雄 黑驢張八也來到

猴兒李佩在後行 有個矮子叫張順

一齊催行馬騰空 叫聲弟台想一想 都與天霸有交情

不如進去把他問 是真是假探個清

果真是個短命鬼 另想方法治畜生 不言二賊來講話 再把衆人明一明

且說來的衆位英雄，是上謝虎窰子裏赴席的，路過此處，想着進店進不去了。只見丹目眼佛

珠走出店門，又回去了。將門閃上，也未招呼他們。萬君兆說：『五爺，你看丹目眼佛珠，現在

他開了這一坐臭店，就認不得人了，咱們大家就別要進去。』李五爺說：『你我且奔窰子去赴席

回來，再與他挑幌。』說罷，大家可就奔窰子去了。

衆位英雄揚扆去 要奔窰子走得急 不表他人都走了 再把二賊提一提 二人定計將前進

見了三人問端的 對着王樑把躬打 尊聲客官請聽知 高名上姓那居住 何處而來回那去

三位從頭且請講 不要瞞哄在心里 王樑站起要說話 天霸一旁着了急

且說王樑見佛珠問他姓名，好上店簿。王樑說：『咱是天心揚州江都縣的，咱哥倆姓王。』

佛珠說：『那一位呢？』王樑正然張口要說，天霸那邊哼一聲。王樑就不開口了。佛珠暗道：『你不叫他說，我就來問你去。』又照着天霸過來問話。天霸不等佛珠開口，即說道：『掌櫃的，

你這店叫作什麼寶字號？」佛珠說：「不敢，小店稱不起寶號，叫作清風月來店。」天霸說：「這就是了，這就是清風月來店？」佛珠說道：「正是。」天霸說：「若問我兄弟的情由，聽我道來。」

好位伶俐美奎元

想法要把惡賊瞞

若問我的名合姓

仔細聽我說周全

望空天心揚州地

江都縣里有家園

他人姓王弟兄倆

我的名姓住玉山

江都縣里作買賣

萬順燒鍋做多年

今上杭州有公幹

路過走到寶店中

佛珠說：「你還有別的了麼？」天霸說：「正是。」

城內有個小生意

搶來家書到遠邊

佛珠說：「他家在那居住？」天霸說：

書皮未把名姓寫

你這寶號計得全

他說是

有坐清風月來店

他家住在這南邊

這是我的真情話

你把村莊對我言

天霸說：「掌櫃的，你這店南有村莊沒有？」列位，黃天霸這些言，是指東說西打算混出店

去就沒有事了。佛珠說：「客爺這店南邊，有十餘里路，沒有莊村，這店路東路西，俱有莊村。」

天霸說：「路東便是。」佛珠說：「路東是李家莊。」天霸便說：「對了，這是個村莊，我先

給他送去，掌櫃的給我留留門，一會子就回來了。」佛珠說：「你若今夜不回來呢？」天霸說：

「我若是遲了不回來，也不用等着。」天霸說罷站起身來，手拿包袱，往外就走，佛珠暗暗說道

：「等你回來再說。」天霸說：「我走了，回來說話。」直出了店門，往東南走下來了。

天霸一陣心內焦 暗埋怨

王家兄弟禮不高 不該對他說實話 賊人知道犯嘮叨

多虧我把賊人哄 去到窰子走一遭

「我恐怕就誤工夫，不能前去辦差。」

紅旂溝離不甚遠 過了山崗就到了 不表英雄黃天霸 再表王家二同胞 只見天霸出了店

弟兄二人發了毛 王樑趕出店門外 一把拉住美英雄 你今要往何方去 我們三人一同行

天霸急忙便開言 口尊二位聽周全 我今不回店中去 你們回去等着咱

第十回

天霸混出店

嚇壞二弟兄

世上生意好作 惟有說書難習 一要嗓子清亭 二要差錯遲疾

敲鼓打板非容易 千言萬語須記 裝文扮武我自己 好是一台彩戲

閒言敘過，書接上回。且說天霸說：「二位仁兄，暫且回去，我有几句，聽我說來：」

天霸急忙便開言 二位仁兄聽周全 我今不回店中去 你今回去等着俺 雖然開的是黑店

只管住下不相干 自古清酒紅人面 財帛動心是實言 你們哥倆回去罷 渾身沒有銀子錢

我今要把窰子奔 相隔不過二里田 回來要得三四日 五天頭上等着俺 王樑說俺回去罷

兄弟你來把賊番 王家兄弟回店去 辭別天霸美英賢

天霸只見王家弟兄走後，他才拿起包袱，就奔紅旂溝走下來了。

好個天霸美英雄 背上包袱把路登 暗說道 我今若把窰子奔 那時一定訪個清

一行走着抬頭看 有座山城把路擋 順作抄路往前走 見些青草把路蒙 回頭向西送一目
離店走有十里零 二位兄弟回店去 心內必定耽作驚 英雄向南又觀看 有個村莊甚威風

且說天霸正往前走，已到東南大路來了，看見几家英雄，向北催馬而跑，列公。來的却是誰呢？乃是漢川店殷海川，內中有他的兩個兒子：長子殷蛟，有個外號，叫作西拉腦代；次子殷龍，外號叫多膊路。還有二家英雄：頭一個是就地滾杜云；第二個草上飛張昂。這四個也是上窩子赴席去的，路過此處，黃天霸看見了。他們可未看見黃天霸，幾個人從前面岔路走下去了。天霸自己暗說：「這些小子們未看見我，若是看出我來，必定是一場費事。」又往前面走了一回，可就着起急來了。

好個天霸美英雄	心忙意亂往前行	恨不能到李家內	恨不一時要成功	聽說李太住在此
一陣一陣喜在胸	他與我父結一拜	二人交情甚是重	我的父親下世去	不知交情丟未丟
二叔若念朋友誼	幫我一定能成功	他若不念朋友義	一定要把我來坑	而今我把衙門站
俱都與我有了仇	不到黃河心不死	探探黃河幾澄清	天霸正想人幫助	不料走進是非中
後來之事且不表	再說天霸向前行	一行正走來的快	到了李大大門庭	止住脚步留神看
住宅修的好威風	天霸不住左右看	這坐宅舍甚是精	週圍羣牆三丈外	臥磚到頂真齊正
大門前面影壁照	驚雀鈴風吹嚮哪	黑漆大門正兩扇	一溜釘的菊花釘	好漢石樁兩大個
上馬石凳列東西	天霸一見心好惱	暗把二叔叫几聲	你是綠林一響馬	大不該
三凳馬石排西東	倚仗山高皇帝遠	你要怎行就怎行	綠林賊寇真大胆	有何前程這樣凶

不知你是因何故 青天白日把門封 只得上前將門扣 虎掌拍的響連聲

第十一回 英雄奔窰子 到了李太家

黃天霸觀看多時，丹田用力一聲喊道：『二叔不在家麼？怎麼一個青天白日，關門閉戶的，是何道理？老小子來請安來了。』這一句話不大要緊，把個李太吓的急令令的打了個寒戰，連連的叫道：『王氏這小子真來了，不爲別事，爲我的徒，前來找我了。你快把小孩兒抱上去，上屋里躲躲去。』王氏聞聽，心中不悅，說：『他是小老虎，一口吃了我呢。』李太說：『叫你躲躲，你就躲。』王氏暗道：『聞聽人說，黃天霸是個英雄好漢，天下聞名，我早已想要看看他這老東西，反叫我躲躲。』一聲叫道：『夫主呀！我若不躲呢？』李太說：『叫你躲你就躲，你要不躲，黃天霸的那張咀，比你還刻薄。他要看見你我二人，他要刻薄無限之功，就先得你兩句，你我夫妻，年庚不對，你才有多大的年紀，我今有五旬開外了，叫他看見不大合式。』王氏又暗道：『老賊有點多心了，小胳膊難扭大腿，我得躲去，未有看不見的。』說罷，抱着小老虎，就出了東屋里，向西屋里去了。話說王氏將孩子抱在西屋里，坐在竹床上。且說李太慌慌忙忙，站在中門說：『王氏呀？天霸若進來，不管我與他什甚話，不許你多言。你若答言，俺們就是亂子。』又把簾子放下來了，怕向外面走。天霸在外面等的着急，又喊起來了道：『二叔可在家？』李太答道：『在家呢。』說着走出門外，天霸一見，迎上前去，請個安說：『二叔一向可好？』只見李太哈哈大笑，便伸手把天霸的手腕拉住。說：『阿哥你一向可好。』天霸說：『二叔焉能勞』

勸你老動問。」李太說：「俺倆久不相見，請里面坐。」天霸說：「二叔你請，小姪不敢前行。」李太說：「我叫你走，不必過套。」天霸在前，李太在後，二人走進屋內，立在東首房間，還未落坐。天霸又觀看起來了。

天霸走進東屋里，慢閃虎目看情出，紙糊天棚如雪白，方磚又把地來鋪，宮紗燈照好几對，五色穗頭四面垂，金漆八仙安正面，靠椅兩旁列排着，八仙上方穿衣鏡，一對插瓶照珠眼，正面還有一軸畫，高有三尺美人圖，簾子涼床北牆靠，仙鶴毯子上面鋪，天霸床上送一目，綉花慢帳紅盈盈，英雄看了多一會，暗暗只叫李二叔，那的銀子你花費，買些東西排在屋，不說天霸來觀看，再表李太老賊徒。

李太說：「老小子，你怎不坐下呢？來到屋中，東張西望的，少什麼盤子。」天霸說：「我初次到你老人家府上來，未曾見過這些排設，我今日開開眼界。」李太笑道：「我這屋內，能值幾個大錢，稱不起排設呀。」天霸暗道：「二叔你也狠狂，你若把我打發打發落了，我給你留一半。若不我全給你包。」這是天霸心中之言，並未說出口外。又叫道：「二叔，咱爺倆坐下罷。」李太說：「快看茶來。」小春香答應了一聲，向外就走。不多一時，獻上茶來。李太說：「老小子請喝罷。」天霸接茶一飲而干。李太說：「你從那來，向那而去？」天霸說：「聽姪言講。」

好個天霸美英才，未從說話把口開，開言先把二叔叫，細聽小姪說明白，當年我在綠林創，而今棄捨當了差，江都縣住二年半，李太說，而今你光該當差，天霸開聽回言道。

我不當差也不來 聽說二叔在此住 特意向好到貴宅 李太說你必有事 英雄聽了這句話
你也知道里情懷 我今保官有二載 江都縣內起禍災

第十二回 爺們訴前情 王氏說實話

李太說：「我當你不當差了，你還在衙門裏呢，你必然是拿賊辦差來了。」天霸說：「你要聽了：」

我今提起這件事 你老必定就明白 老爺兩月就奔走 胆大賊人惹禍災 人命殺了十八口

金銀綢緞搶出來 一家莊農兩鄉宦 三家前去喊冤哉 老人差人去驗盜 回頭一一訴情懷

李太說：「此賊也不小 必是有名的賊人，臨行還有什麼押記無有呢？」

天霸說 提起此賊押記事 叫我一時猜不開

李太說：「有什麼押記呢？」天霸說：「賊的押記，你老許知道，若問這押記，非同小可。在那三家小姐樓上，用刀沾血，在那粉壁牆上，畫一隻虎。虎旁邊畫一個螃蟹，還一個桃枝，枝上有個桃子，就是此等押。二叔你老可知道否？」李太聽了，暗道：「我的徒弟，為何不知呢？」又故意的問道說：「老小子，這個朋友，却時誰呢？我們這里，也未有這個人呢，必是生處的了。」天霸說：「我實對你說罷，小姪無有變變肚，不吃鏢刀頭，無有金鋼鑽，不敢見磁器。大票小姪兒領來了，按州城府縣，這個賊也未上別處去。」李太說：「上那了？」天霸說：「上你老人家這里來了。」李太說：「你這一口把我咬個結實，賊要是在我這裏，我不是成了個賊籠。」

子了。』天霸說：『誰說不是這裏，你姪子見面，也就有一分。』李太說：『又一口來把，老小子你把我二叔索去，我頂名打官司去。』天霸說：『不是那們說，你老既住在此，怎麼說不認的此賊呢？』李太說：『我真不認得呢，你看只顧說話了。』又叫道：『春香，你老太爺來了，怎麼還不看茶呢？』天霸說：『茶喝的了，沒有別的，二叔這個差事，我是一定要合你要賊。』

英雄又把口來開 尊聲二叔聽明白 江都領票來到此 打聽賊人到你宅 爲何問你不知道

你把交情全丟開 非我不能把差辦 二叔做事太不該 今日終得把賊獻 免你目下有禍災

我今見了二叔面 必得將話說個開 李太聽罷這些話 當時就把臉吓白 天霸正然來講話

屋內急壞女裙釵 竹床以上暗思想 老賊作事理不該 你怎就不知道呢 本是你徒名謝虎

他把買賣去作來 天霸果真不知曉 可上那裏去辦差 佳人思想多一會 我爲何

不把謝虎捉出來

王氏暗道：『老業障，把我藏在這屋內，永不叫我知聲，本是你徒弟作的買賣，你還不告訴他，叫這天霸拿誰去呢？哦哦有了。』故意的打孩子，拍了幾下。說道：『虎吓虎吓，你睡罷，別哭了麼，夫主呀！你這不知道呢？這不是你的徒弟一枝桃謝虎嗎？』這一句話，不自緊要。李太聞聽，故意的連連咳嗽起來了。天霸那邊聽見了，暗想西屋必是二婦，正是這個時候，李太就不咳嗽了。天霸說：『二叔，屋內有草麼？』李太說：『無草。』天霸說：『長草罷。』李太說：『無草，怎麼會長呢？』天霸說：『不長呢』廉他打響鼻聽。』李太說：『什麼老小子，你可把我真看昏了，打響鼻那不成牲口了。』天霸說：『小姪賣個干罷。』李太說：『我看你不是你

鬻干罷。』天霸說：『我方才聽西屋內有女子聲音，不知是誰？』李太說：『這個朋友我真是不知道。』天霸說：『我不是問的那賊人，我問的是西屋裏說話的這個人。』李太笑道：『那不是別人，是你的二嬸母哄孩子呢。』天霸說：『我的二嬸，你怎就不對了。』

天霸聞言把氣生，二叔作事理不通，小姪今日來到此，爲何當作陌路朋，既是嬸母該見禮，何以藏在西屋中，天霸本是英雄漢，不是卜等狗盜行，想當年，你與我父結一拜，待你如同親弟兄。

『那時我小呢，二叔你老到我家中，我父親出妻獻子，我也記得，難道二叔忘了麼？』

吃喝二字還不算，我母代你分外恭，今日我到你家內，你把交情看個空，天霸說了一句話

李太聽了滿面紅，開口又把賢姪叫，細聽叔父說個明，不是我今白了禮，內中還有別的情

先房嬸母下世去，如今也有十幾冬，又取一位王氏女，二十四歲在青年，一十八歲把門過

今年有了六載零

李太說：『老小子，你今年多大的歲數了？』天霸說：『我二十二歲了，比嬸母小着兩歲，就是小着一歲，也是理所當然。不是小姪扒短，二叔你行事太也不公了。』李太說：『你拉倒罷，別說了，我領錯就是了，我把你嬸母叫來，你們娘倆見一見就得了。』說罷，出了東屋，來至西屋門首。說道：『呀王氏王氏，我把你這賤人，我不叫你出聲，你偏要出聲，叫老小子聽見了，把我數個七難八倒，這是怎麼說，你孩兒睡着了麼？』李太說：『你快些收拾，老小子要見你呢。』王氏說：『少等片時。』李太說：『你放穩重些。』翠平站起身來，拿過梳篦，撐開菱花

鏡，執了青絲，攜了一攜。又打開包袱，換了一身新衣裳，穿在身上。又拿出紅綉花鞋，登在足上，打扮個齊齊正正。暗說：「總未看見黃天霸，今日看怎樣個打扮。」下了竹床，跟李太來至東屋，王氏站在門外。天霸見李太說：「二叔請坐罷。」李太說：「坐着坐着。」回頭向外叫道：「王氏你進來見見，這是咱的盟姪，改日若是我不在家，這小子又來時，別叫他空走了。」王氏聞聽，走進屋內。李太眼望着天霸，手指着王氏說：「這是你王氏嫡母，上前見禮。」不知是怎麼樣子見禮？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王翠平舞刀

老李太喝彩

話說黃天霸站起身來，往前緊走兩步，向王氏請個安。說：「嫡母一向可好。」王翠平一見，用描花手腕，拜了兩拜。笑道：「叻黃老阿哥，你可辛苦了，嫡嬪有何德能，敢勞阿哥動問。」天霸說：「見面必有一問。」說罷，站起往后退了兩退，抬頭只見王氏俊俏的狠哪。天霸站在那里，動也不動。王氏看見，暗暗的誇獎。說：「怪不得人說，天霸是一位豪傑，真相貌非凡，人才出衆，真個天庭飽滿，地闊方圓，生就的俊俏人才。」李太在旁，看他嫡姪二人，直挺挺的對面站着，四目觀看，登時心中火起。暗說：「不好，這個賊賤人，要敗壞我的家風呢。」將二目一瞪，連鬚胡子一乍撒，便大聲叫道：「王氏，我把你這賤婢，見了天霸，你該坐下，怎麼爲何站着呢？你這一站不要緊，老小子他本是公門中當差的，更規矩，還陪你站着。」王氏聞聽，把那小嘴一張，笑道說：「坐下就坐下。」李太說：「老小子你把我代去，這也不算你辦的好。」

差事，若叫別的朋友知道了，也是訕笑你，說你不能拿謝虎，把他盟叔拿去了。你有何體面呢？」天霸說：「罷了，若不是方才我問你，又爲何瞞哄我呢？」李太說：「我有兩句話，你可聽着，所謂兒大不由爺，女大不由娘，何況他是我的徒弟呢，就是我的兒子，也無有法管。」天霸說道：「二叔既然是心疼徒弟護短，但此事不由己，况師徒如同父子，只得先將二叔送到江都縣交代了，回來再拿謝虎，也不算晚。」李太聽了，暗說：「不好，這小子叮上我了，要得想個方法，把他放走了才好呢。」想罷多時，有了，只得這般如此。說：「天霸呀，你問你嬌娘怎樣？」天霸說：「我嬌母是一女流。」李太說：「可是一女流，他還有一身好武藝呢，我叫他幫你去拿謝虎，你看如何？先叫他耍几路刀你看看，可去則去；不可去則不去。」天霸聞聽，滿心歡喜。暗說道：「交情面子還在呢。」站起身來，對着王氏深深的打了一躬。代笑說道：「嬌娘，二叔說你老的武藝甚佳，耍一回刀，小姪看看。」王氏說：「我的刀也不出奇，沒有什麼看頭，倒叫阿哥見笑呢。」李太在旁說道：「我叫你要你就要，那有這些嘮叨呢？」王氏說：「既然如此，略等片時。」站起身來，向西屋里就走。列位，李太叫王氏耍刀，是何道理？列公有所不知，他拿王氏唬那天霸。且說王翠平進了西屋里，上了扎竹床，一邊脫衣服；一邊挽頭；一邊收拾。好個王氏女翠平，不由一時好傷情。小奴跟父學過藝，兵家學的樣樣精。一十八歲把門過，如今過了正六春。我怨爹娘心太狠，奴與李太配成婚。一身工夫誰知曉，小奴總也未露名。這佳人思想已畢，從箱子內拿出一個包袱，打開拿出一件烏綾手帕，把頭上青絲一攏，繞結後邊，係了一個抄手扣兒，往上一遮，描一描了個麻花扣。左邊插了一朵石榴花，又拿出一件衣

服，流明透亮魚鱗似一般，又披在身上。左三把，右三把，前三把，後三把，有領有袖。那位爺說了，這叫什麼衣服呢？三把三把的，就穿上了。明公不知，這件衣服，叫八寶倒系鴛鴦連環扣，下部書上，再說出一個出處。若穿上這件衣服，能勾擋刀避劍，這佳人穿在身上，又拿過玉色汗巾，一條繫在腰間。又拿出一雙硬尖軟幫小鞋，蹬在足上，收拾齊備，下了竹床。從那床底下，抽出兩把鋼刀，拿在手中，向外就走。這一回可就不好了。

好位王氏女姣娥 描花手把雙刀托 登時來在天井院 左五右六要個得 天霸又把鴛鴦子奔

准備入了賊人穴 這一回 中了謝虎毒藥丁 若救他 不得王氏女姣娥

天霸在此遭危難 險些一命見閻羅 單等着 路氏小姐來相救 下回書中再說清

第十四回 新刻黃天霸 暗盜鴛鴦扣

此時王翠平在床底下，抽出兩把單刀，向外就走，顯他武藝去了。

好位王氏女姣娥 描花手把刀來托 當天霸把刀來要 看看奴的刀如何 天霸一見必說好

一定求我去拿賊 老賊若是遂奴意 那住天霸美英豪 我若拿住名謝虎 不能忘奴我恩情

且說天霸李太二人，向外所走。天霸見了他嫡母，那等的打扮，真是女中英雄，走出中門以

外，對着王氏一抱虎腕，代笑說道：「嫡母請了。」只見王氏翠平抬頭一看，恰巧門開着呢。他

就暗暗的用上工夫，將腰一彎，使了一個剪步。嗖的一聲，穿在天井院內。那位老爺說了，說書的

你要不可看他三怎，就到了天井。他是要顯武藝，與天霸看，今兒用足了工夫，所以一個箭步，

就能夠穿到天井了。閒言少敘，王氏站定，對着天霸說道：「你嬌母要獻醜了。」

好一位

王氏翠平女裙釵

對着天霸把口開

嬌母今日要顯醜

不到之處說明白

天霸開聽微微笑

嬌母說話甚不該

今日你要把刀耍

小姪有些不明白

翠平急忙拉刀式

雙刀一對就分開

好位女子王翠平

當着天霸顯奇能

來回耍了好幾次

刷拉掄開青銅刀

一路二路分三路

三三分開九路行

上路插花來蓋頂

下三路

枯樹盤根玩的精

左三路是龍擺尾

右三路是虎扒山

大刀式來小刀式

一路更比一路高

登時喜壞那一個

喜壞李太老賊丁

李太在旁看了，暗自思道：「老小子，你嬌母耍的這一路刀，可就要糊塗你住了。」

你向我把謝虎耍

我妻是你對頭兵

此是老賊心內話

未從說出口外中

不提李太心中話

再說王氏女花容

耍了多時改架式

今日他又大顯能

往前一縱有一丈

往後一退八尺零

又使一個旋風腳

嗖的一聲騰了空

落地一個十八滾

身子翻騰玩得精

王氏越耍越愛耍

喜壞天霸美英雄

天霸暗暗的喝彩，說道：「好好，真好！」

英雄暗暗連說好

嬌母果是女英雄

說他雖是女流輩

比着男兒大不同

果真把我幫差辦

要拿謝虎不費工

我今拿住謝虎賊

打上囚車裝木籠

江都縣里去消票

老爺面前表你情

李太在旁，向着天霸笑微微的說道：「你看你嬌母這一路刀，耍的如何呢？」天霸見李太

這個光景，就知道他的用意了，却原來想嚇我的，天霸立時不由心中發火，便拉出刀來。暗說道

：「二婦母呀，別怪小姪手黑，要怪你自己的丈夫。」想罷，往前一縱，嗖的一聲，跳在翠平的身後。把刀一舉，大叫了一聲說：「婦母看刀。」王翠平正然要刀，只聽天霸喊道，即忙回頭一看，只見那刀對頸項而來。王氏把刀向上迎去，只聽噹呵噹叮的響的一聲。列公，八成是砍着了罷。列位別替他害怕，未有砍着。因何有這些響呢？有這些響，就有這些講，這一刀若把他殺了，這武就白學了；二來天霸也是留情。天霸的刀，將往下落，王氏刀將往上迎，砍了丁當的一聲。哎呀一聲是誰呢？那是李太恐怕王氏中了刀，他就哎呀的一聲，拍噠一聲是把李太的舌頭嚇出來了，吹個涼水，用手才推進去。李太說道：「老小子，你這個就不對了。」

李太一見皺眉頭 天霸作事理不高 王氏正在天井院 因何你就亮出刀 不是王氏武藝好
几乎將他結果稍 我想叫他幫你去 拿住謝虎立功勞 你這一刀不要緊 王氏一定不去了

王氏聽得明白。暗道：「你這老業障，是你先說叫我去我就去，今若叫我不去，我還是去。」

李太說：「老小子，你這個皮氣不好，話說錯了，怎麼就動刀。」天霸說：「這刀我有眼睛。」

李太說：「好的有眼睛，若是無眼睛，怎就跑到你婦母的脖子上去了。着屋里坐罷。」這一回把個黃天霸羞的面紅過耳，暗道：「這一回鬧個無趣。」遂把刀入鞘，只見王翠平嗖嗖，縱了三縱，進了東樓。描花腕對着天霸拜了兩拜。說道：「請了。」天霸更覺害羞，一同李太走進屋內，二人落坐。李太說：「老小子，你這一刀不要緊，你婦母不能去了。」天霸說：「刀也要過了，這是商議咱爺們的事情罷。」

第十五回 天霸訴前事 李太暗藏奸

李太暗暗的道：「短命鬼呀短命鬼，我要想個什麼法子，把你治住才好。」想了多時，有了，遂叫道：「黃天霸呀，青天素話，不青昏素天話，這話怎樣？」列公有所不知，這是李太的些彎轉，他說的青素天昏素天，說的是白天你能搶，晚上你果能偷麼？是這們兩句話。天霸聞聽笑道：「若是作買賣，還無有個大本事，若是偷盜，我就過來了。」

李太忙把笑臉迎，叫聲天霸你是聽，方才叫我幫助你，這是我也未應承，既然你說能偷盜，俺倆今日賭個東，你今偷出那件物，幫你去拿狗賊了，今夜你若偷不去，想我幫你萬不能

天霸說道：「可以得，你指出什麼物件來罷？」李太說：「你看哪。」

你嫡母 身上穿着一件物 你可認清不認清 天霸抬頭看分明 看見寶物知的清

連連就把二叔叫，你聽小姪把話明，這件東西我知道，如今落在你家中，論理還有我一分，也該對平分一分，李太聞聽這句話，叫聲天霸你是聽，今日你到我家內，鴨子放走抱鵝哄

怎麼就有你一分，說個出處與我聽

天霸說：「自然有我的一分。」李太說：「有你一分，你把這件東西的小名叫出來，由那里來的？落在誰手？有什麼出奇？從頭至尾說個明白，就算有你一分。」天霸說：「若提起這件衣服，我頗可記得，二叔，你要聽了：」

好位英雄美奎元，連把二叔叫一番，你今提起這件寶，內里情由我知全，當日小姪雖年幼

樣樣事情在心間 我父到處交朋友 交個老

兄弟稱爲五霸天 二叔呀

南天霸內你爲生 我父就是北天霸 明玉生

東霸天內稱好漢 鐵番杆

李二稱爲西天霸 太子張 是好漢 中天霸內你奎元

兄弟五人作買賣 同上西涼走一番

遇見國王來進寶 半路途 中把他攔 金銀彩緞無其數

內有這件寶貝衫 正是天霸來講話

李太一旁又開言

李太說：『老小子，說的可也對，還有什麼出的奇事，東西沒有？』天霸說：

還有一匹駝龍獸 還有一領六合衫 兩件寶貝未敢搶 得了財帛便回還 回到家中把賊分

各各分些銀子錢

天霸說：『惟有這件東西，未有分了，你們老哥五個，可就難起心來了。到是給誰好呢？那時節你二叔就多了個心，你就說了話了。可不是四位哥哥麼？這件衣服，可給誰好呢？若是分成五下，這件衣服，可就廢了，未別說俺們輪流着穿罷，一替三年，誰叫我是老兄弟，吃在後頭，跪在前頭，那位哥哥，若是有了什麼事情，老兄弟多跑上几遭，也就有了，這件寶貝，我先穿個頭三年罷，那時節我代我爺就作了主張了，我爺便開口說道，我們哥四個，也不爭了，你拿去着了罷，你想他老人家說下這句話來，誰敢爭論。故此這件寶貝，才得落到你的手中。若是會穿的，左三把，右三把，有領有袖；若是不會穿呢，就穿個三天三夜，也穿不起來，我不用細看，那上頭有踏四鈕扣，一踏九個，四九三十六個，穿在身上，能擋刀避劍。二叔呀，我說的對不對？』李太聞聽，把脚一頓說：『這小子成了記事珠了，說的對了對了，你就偷罷。』天霸聽了，

站起身來，往外就走。李太說：『我還有話講說。』便伸手把天霸一把拉住道：

天霸邁步往外行 李太拉住不放鬆 叫聲天霸且慢行 二叔有話對你明 皆因徒弟小謝虎

俺們爺倆賭了東 今夜你來偷寶貝 一定我要打着更 叫你婦母同作伴 還要點上几盞燈

夜晚若是坐不住 夫妻二人飲劉伶 你若盜去鴛鴦扣 交出徒弟人一名 俺們爺倆得拍掌

那時方可無改更 說罷二人伸出手 只聽拍拍兩三聲 天霸說了往外走 李太復又把話明

叫聲天霸先別走 我還有話對你明 你若今夜偷不去 那時打攪可不中 你若搶去還不算

才知不覺方可行

李太說：『我來送了你去罷。』天霸向外就走，出了房門以外，一見天也黑了，回頭一看，老賊也未出來。他這才使了個燕子攢天的架式，嗖的一聲，穿在房上，順着瓦行就伏下了。

好位天霸美剛強 嗖的一聲上了房 往後一仰忙臥下 腹內不住暗思量 今日你我記了掌

瞧瞧我的短與長 你說你把更來打 看我怎進你的房

天霸自思道：『若是被這老賊看見，我如何是好。』又見春香在倒扎里邊點燈，放在那邊，燈影那一恍，我就在那藏着好呢。一見倒扎門旁，有一口水缸，走向前用手往里一摸，恰巧是口空缸，就藏在這裡罷。我想他若是拿燈來照呢，又往上一看，有個龕子，我藏藏去。拿定主意，嗖的一聲，穿將上去，使了個老虎尋窩的典故。在那里把腿一盤，就坐下去了。

李太開口把話言 春香聽我說分明 去拿燈燭照一照 防備天霸到這邊 丫環聽了不怠慢

手拿燈燭四下觀 東屋找來西屋找 又進倒扎看一番 看罷之時全無有 回到東間把話言

回稟二爺全找遍 床上床下全找完

第十六回

夫妻試飲酒

黃天霸隱身

李太復又開言道 又把丫環叫一番 你快去把桌子放 與你奶奶把酒餐

李太說：「春香你到後面摘兩個瓜來，拿在屋內，把皮剝了，把心子去了，切做片子，酒上些涼水叮了。再用些溫水溫了，一破兩，加些胡子油蔥花蒜葉香菜末醬油醋拌在一堆，作爲涼繖，盛在涼盤以內，放上一張桌子。兩個酒杯，兩雙筷子，抱過一罈子東洋酒，撮撮炭火盆，爐子上溫一溫酒，穿子全都拿來，你再回西屋里坐着去，別睡着了。」春香答應一聲說：道「是了。」

「往外就走，不多一時，將那些東西拿來，預備的妥妥當當，回至西間，倒在床上，忽忽的就睡着了。說李太眼望王氏，就說起話來了。王氏說道：「夫主呀，你這就不是了。你與他父一拜之交，你是他的盟叔，他是你的盟姪，還有什麼說處。我看夫主你的面上，我方才說出謝虎二字，那黃天霸他若知道却好，他若是不知道呢，可叫他拿誰去？」李太說：「得了，別往下說了，你那里知道。」王氏說：「還有什麼情由不成？」李太說：「你是不知，聽爲夫的道來：」

曾從說話打咳聲 叫聲賢妻你是聽 今日來的黃天霸 作的事情太咕冬 當初在那綠林創

三江省內有大名 交的朋友無其數 而今當差進衙中 自從保了施知縣 一心要把綠林坑

王氏說：「無故他也不能殺人？」李太說：

一點情分他無有 不論遠近一樣行 正是二人來講話 天霸上面聽得清

黃天霸說道：『等喝醉了，我再動手。』

按下天霸且不表，再說夫妻飲劉齡，王氏一旁不怠慢，左一杯來右一杯，登時代了八分酒。

李太說：『你少喝呀。』王氏說：『你講就是了。』

李太說：『不及他父黃三太，那人四海有大名，揚州大鬧花燈會，三脚踢翻瓜州城。』

他上熱河走一遭，進見康熙老主龍，冲犯一隻斑斕虎，拿定金鏢傷畜生，聖主一見心歡喜。

不想他，騎了一馬影無蹤，後來海濛店上走，走了好几遭，萬歲駕前把路恆。

聖主賜他黃馬褂，後來又上八寶庭，皇爺一見心歡喜，大哥受過皇王封。

王氏聞聽，微微的笑道：『叻人家受過皇封，夫主你未受皇封呢！』李太說：『我受封得那

風等胖腫罷。』

後來回家把衣賀，龍衣供在大庭中，衆位兄弟把頭叩，又聽說來了官兵，個個俱都吃一驚。

東逃西散走一空，就是剩下黃三太，又不懼怕又不驚，翠平聞言吱吱笑，吱嚶破嚶飲幾杯。

李太一見忙拍手，你們這喝不能終，今日你若喝醉酒，叫我一人怎打更。

王氏說：『夫主呀，你放心罷，我喝不醉。』李太說：『俺們喝酒爲由，打更要緊，你若喝

醉了，剩我一人，這一夜的光景，怎麼熬得過呢。今夜他偷不去寶貝，這宗事俺就可以不管了。

』王氏說：『夫主呀，你還是講就呀！你把大爺怎麼進京，怎麼見聖駕，怎麼封御響馬的，從頭

至尾，細說一遍，真煞好聽的。』

好個李太老賊根，叫聲王氏你聽真，若問朝中這件事，大爺回來對我云，自盜佛爺黃馬褂。

代領文武回朝門 登時坐了金鑾殿 選進保國三位臣 好位彭朋保國將 二位學士保大人
三位不是別人等 孫九北京管九門 皇爺派了三位將 代領人馬三千軍 兵馬發到瓦江南
圍住大爺那村莊 衆位兄弟逃了命 獨獨剩下他一人 大爺還把龍衣拜 欽差大人進了門
『王氏呀，你想若依孫大人，他就要動武的，郭大人說不可，這樣英雄不跑，俺就給他個體
面。撒個慌，就說主子選他進朝封他。』王氏說：『往下怎麼樣了？』李太說：

大爺見了欽差面 叩頭問安尊大人 來在寒舍有何事 欽差說 聖主一見喜在心

只因你搶黃馬褂 聖主選你進朝門 快快跟俺把朝進 金殿以上見主君 大哥生來不怕死

大爺上殿拜主君 聖主皇爺將他問 叫聲奴才聽原因 莊家買賣你不作 爲何搶奪在綠林

李太說：『王氏呀，老佛爺，又說了話了。叫道奴才，你這胆也不小，竟敢將朕的馬褂搶去，你可穿了無有？』大哥又說了，穿也不敢穿，式也不敢式，供家中每日燒香叩頭，慶賀龍衣。皇爺又說了話了，你將朕的馬褂，供在家中，燒香叩頭，所爲何事？大哥說，奴才學藝不精，經節不到，爲有三江省內，南北直隸山東山西廣東廣西河南河北，貫出大盜響馬，端一搶燒當而行。仕農工商，男女老幼，奴才見事不祥，這才把我主的龍衣供奉，慶賀龍衣，就算沾了我主的大大的恩典了。』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定計盜寶衣 送女顯奇能

王氏喝了十分醉 只覺低頭眼難睜 王氏身形忙下地 一溜歪斜往前行 李太一見心好惱

王氏賤人禮通不 叫你少喝偏多飲 不長精神困朦朧 代着孩兒睡去罷 我自己打着更
王氏回床將兒抱 竹床以上臥身形 驚醒孩兒只哭叫 王氏又怕又是哼 娘兒兩個把覺睡
再說李太老蒼生 伸手又拿壺一把 搖了幾搖淨打淨 復又斟了一壺酒 茶棹以上飲劉伶
說：「天霸呀天霸！」

諒你難把寶貝盜 想要偷去怎得能 時下天交多半夜 再等三更到天明 今日不把寶貝盜

小子你等輸了東 左一盞來右一盞 一盞一盞不落空 壺內喝乾瓶去倒 一杯一杯拿手中

一連喝了好幾盞 老賊醉有八九成 只覺腹內有了酒 頭迷眼花把話明

「老小子你算偷不去了，我這醒了呢？」說罷，二目一閉，頭一低，忽忽說不好不好，只得喝喝不喝就困。一連又喝了幾盞，他就說起醉話來了。天霸呀，你爹是誰？我爹是誰？你是誰？天霸聽的真切，說好吓，這們一會，我是個好幾盞，上去又說好吓，你們若都睡了，就該我動手了。李太這個節目，眼不睜不開了。一下子酒斟了一盞，流了一棹了，手拿酒盞，連咀也找不着了，往耳朵上倒，把酒盞也打了，頭一低呼呼睡了。

老賊酒醉有十成 只聽忽忽眼不睜 不提老賊喝酒醉 又把天霸明一明 聽罷多時無動靜

打開慢子看分明 拍的一聲落在地 扑的一口吹滅燈 回頭又往倒扎看 一盞燈燭亮又明

走近前忙吹滅 邁步又往西屋行 看了丫環床上睡

暗說道：「春香呀春香呀！」

二爺吩咐你不聽 叫你西屋把更打 爲何床上睡朦朧 也是今日該如此 嬌母他也醉酩丁

床上睡去主僕倆，何愁寶貝不到手。說罷又把燈吹滅，轉身又往東屋行。自幼練的工夫好，如同燈灰一般同。登時來至門切近，止住脚步又聽聲。

天霸來至東屋門外停步，暗說：「賊定飛計，你若假裝睡着，我這一近去，他豈有不看見之理。」這位爺想到這里，說待我試試他如何？遂伸手對着門框，拍拍打了幾掌。

好個天霸美英賢，拍門試探老蒼生。只聽拍拍連聲響，復又側耳子細聽。老賊還是忽忽睡

天霸這才喜心中，撇開門簾走進去。又止一盞白燭燈，只有腹內一陣餓。欲待喝酒把飢沖

此時天霸只覺腹內飢餓，遂摸了一把酒壺，搖了兩搖，是個空的。又摸了把酒子壺，喝了幾口，覺着是茶水。自思有了，我不免將這茶水，與我那朋喝去罷。只顧我喝，他那還渴着呢。又道這件衣服，在我婦母身上穿着呢？叫他自己脫下來了才好。又想多時有了，手提茶壺兒，來至竹床以前，用手摸了一摸，摸着頭上，又往上摸，摸着小虎身上了。暗說兄弟，老哥哥來的少禮。也不知有兄弟，你若知道，也給你買個吊二八百錢的乾餅，你父親與我父親磕頭，日后俺哥倆也是不錯。我瞧你實交不實交，把酒子壺順着小老虎身上，就澆下去了。

好個天霸美英豪，手拿茶壺往下澆。流了王氏一身水，只覺遍體熱淘淘。想是孩兒撒了尿

忽又轉身發了毛，舉手拍了好幾下。只聽嬰兒哭嚎啣，天霸定下詭人計。活活孩子遭了羔

王氏不住連聲叫，尊聲丈夫你聽着。俺的孩兒撒了尿，他將寶貝濕透了。李太正然來睡覺

只聽王氏喊聲高，閉着眼睛把話講。不由一陣心內焦，只聽寶貝濕透了。這件事情甚蹊蹺

遂叫道：『王氏呀，我不叫你喝，你偏喝，喝醉了，拿俺爺們醒酒呢。』王氏說：

小虎老兒撒了尿，那件寶衣濕了透。李太聞聽，睜二目，黑咚咚的，看不着。天霸門外喊一聲，叫聲二叔，你是聽小姪我把寶貝盜，不現謝虎，可不中。李太聞聽，說不好，哎呀一聲，把我坑那邊氣壞了。王氏女，說道天霸太無情，只顧把你寶貝盜，叫人傳說不好聽。王氏說罷，不怠慢，嗖的一聲，往外行。

第十八回

黃天霸送寶

說破昨晚事

話說天霸站在山坡以上，向東送了一目，只見一條大溝，無邊無岸。又見窰子三里一處，五里一座，是望不到頭的光景。復又自己叫着己名字：『天霸呀天霸，你也太平常了，一竟將寶貝偷出，也該給他才是，留他何用。你父既是給人家了，你再拿回不成了，小人了。這是一節，我昨日到他家，連飯也未吃着，這還餓着肚子呢。常言說的好，人是鐵，飯是鋼；我不免回去，一來送寶；二來再吃頓飯，說他個口服心服。』說罷，邁步向回走下來了。

好個天霸美英哥，邁步搖肩下山坡。我把寶貝送回去，看看老賊待如何，諒他有話難出口。還有何言對我說，飽餐他家一頓飯。我再回來去拿賊，包袱放在他家內，拿賊一定動干戈。叨叨念念來好快，到了李太老賊窩，不言天霸來送寶，再把夫妻說一說。

話說李太夫妻二人，睡到天明，起的身來，春香端來淨面水，二人梳洗已畢，在床上對面而坐，丫環現上茶來，李太說：『王氏呀，千錯萬錯，是你的錯了！』

賢妻作事太不該，你聽丈夫說明白。昨天天霸來到此，他與爲夫把話開，買賣本是徒弟作。

紅旗溝鼓詞 第十八回

五〇

留下押記無人情 天霸他也不知曉 你在西屋提出來 天霸一定與俺要 我想法巧安排

昨夜盜去鴛鴦扣 你遂隨後趕出來 總是天霸留情意 不比你這女裙釵 天霸若是下毒手

緊要早上望鄉台 眼看天將辰時候 天霸一定轉回來 倘若天霸來到此 這是叫我怎安排

正是李太心胆怯 王氏一旁笑開懷 笑喜喜把丈夫叫 奴有言語聽明白

王氏說：『你怕他，我可不怕他。』

天霸他若回來也 必要謝虎狗奴才 不是小奴誇大口 天大之事莫挂懷 他是青年英雄漢

奴是年少女裙才 他是仗着武藝好 奴的工夫不賴才 他若仗着金鏢好 小奴花下也透開

他仗鋼刀鬥路巧 小奴雙鋒掄起來 若是打仗先下手 後下手的不算乖 那個若把眉頭皺

不算世上將英才 王氏說罷這些話 李太聞聽笑哈哈 開口又把賢妻叫 這話說的甚開懷

一腔愁悶全掃淨 那怕天霸小乖乖 正是夫妻來講話 天霸走進大門來 一行正走來得快

要進李太門上來 舉目抬頭留神看 只見房門還未開 不用人說知道了 八成二叔未起來

天霸叫道：『二叔二娘子還未起來麼？小姪來驚動了。』

李太聞聽嚇一跳 只覺一陣臉吓白

李太說：『王氏，這小子真來了來了。』王氏說：『來就來了罷，你看你這個樣子，若有耗

子窟洞，你還鑽進去了。』李太說：『你把我真看輕了。』王氏說：『我看那樣子，就怕他是

的。』此時天霸進了東屋裏，見了李太夫妻二人，深施一禮，迎面代笑說道：『二叔二婦母呀，

我聽說昨夜失了盜了，多有受驚，小姪到府來遲，望求恕罪。』這一句話不緊不慢，說的他夫妻

二人，面紅過耳。李太遂哂哂的笑道說：『老小子，你坐下罷，何必說這些個話呢？偷去就是了。』天霸聞言，代笑而坐，李太又叫道：『春香。』春香答道：『二太爺有何吩咐？』李太說：『你未見你老太爺來麼？快去看茶來。』春香答應，向外就走，天霸一聲叫道：『春香，你先別看茶，你站下。』對李太說：『二叔呀，小姪昨日到你家，連一點東西，還未吃着，淨喝了水，沒別的，小丫環是你買的，我要使喚使喚，行不行？』李太說：『行呀，你使喚的，你使喚的，小子的你想吃什麼？叫他做甚麼去？』天霸笑道，說：『好哇。』

天霸聞言把話提 叫聲春香你聽去 老太爺要使喚你 不知你是不去 春香聞言眼咀笑
黃老太爺口內提 別人使喚由則可 你老使喚更愿意 叫奴打雞不打狗 叫我上東不向西
你老若是有何事 快快說與奴才知 想吃什麼告訴我 你說什麼就什麼

天霸聞言，哈哈笑說：『春香，三間屋與我點四盞燈。』李太說：『得了，你是要找我呀，這是昨夜我說的話，你吩咐他作別的去罷。』天霸說：『可亦得天亮了，點燈作甚麼？』又叫道：『春香你到房後去摘兩個瓜來，皮打了，心子剝了片成片，剝成絲，用涼水冰了，大海的溫水，破了一破兩半，杏胡油蔥花蒜瓣，多澆點醋香油，辦一大冰盤涼菜，然後放一張桌子，搬過一罈子東洋酒滷子，呼盤酒呼酒盅，快子撥撥炭火盆，俱搬在這屋來，就沒你的事了。上西屋去，可別睡覺，打更要緊。』李太聲聽，哈哈笑說：『老小子說話，都被你聽了去，你聽去了，這些話別忘。』李太說：『了在那毛着來。天霸代笑說道：『二叔呀，我想這個地方，你老却是難想。』李太說：『你道是在那來。』天霸說：『你那堂屋，靠着二叔有個龕子，那是作甚的，我在那裏』

坐着來。」李太說：「噫呀，你把我遭踐了個不一樂乎，那是我的家堂，在那藏不了呢，怎在那坐着呢？」天霸說：「這可是賊偷方便，誰管那個這個樣？」李太說：「是了，你小子真有點能帶。」遂叫道：「春香，快忙收拾飯菜。」丫環聞聽，不敢怠慢，作飯去了。

春香作酒不稍停 邁步金蓮往前顛 等時來倒廚房內 手忙腳亂不閑停 通條透開大煤火
用手抓了一把鹽 把炭鹽在火爐內 乒乓乒乓爆不清 回首又把小鍋子 小勺放油小勺添
登時作完四樣菜 遂後又把桌子搬 酒盅筷子全擺上 四樣酒菜往上端 登時又燙一壺酒
各樣小碟放上邊 春香回去又作飯 李太復又便開言

李太說：「喝酒就是了。」

叫聲賢姪喝酒罷 心內暗暗打調停 今日我將他哄醉 假意合他一路行

第十九回 李太起黑心 暗害黃天霸

李太想了多時，說：「老小子你放心罷，只管喝酒，我跟你去就是了。」又說道：

謝虎徒兒真可惡 我的言語他不聽 江都縣內惹了你 交情二字一旁丟 今日跟你走一遭

拿着謝虎好立功 聽說二叔幫着去 不由一陣喜心中 說道酒也不喝了 快快用飯好登程

李太說：「喝兩盅不忙。」天霸說：「不喝了，咱爺兩用飯罷，天也不早了，奔窰子要緊。」

李太說：「不喝，咱就用飯。」王氏在旁說道：「用飯罷，酒算甚麼，那不是好東西。」遂又叫道：「春香看飯上來。」話要剪斷爲妙，噤叻不通古今，不多一時，將飯用完，小春香端過漱

口水來，又將家伙撤去，丫環又現茶來。茶罷，天霸說：「二叔呀，咱就此起身罷，一步若是去的晚了，你徒弟他若是走下去了呢？」李太暗道：「這小子盼死，等不到天亮，這一次我就送他老娘家去了。」遂又叫道：「天霸呀，俺就起身走罷，我也不更衣了，到那裏管保叫你成功，也就是了。」

李太說出這些話

喜壞天霸美奎元

二人一齊把身起

天霸開口把話言

說走咱就快着走

紅旂溝內走一番

回頭又把婦母叫

天霸回來再請安

包袱放在你家中

拿着謝虎就回還

說罷邁步往外走

李太老賊在後跟

用手暗指黃天霸

緊皺雙眉眼瞪圓

李太在後邊，用手指着天霸。暗道：「天霸呀天霸，我叫你明鎗容易躲，暗劍最難防。」不料想李太這個光景，被王氏看破了。暗道：「不好，這老賊有害他之心，黃天霸那里知道，不免我將此話提出，叫他防備一二，不是好麼。」

料想李太這個光景，被王氏看破了。暗道：「不好，這老賊有害他之心，黃天霸那里知道，不免我將此話提出，叫他防備一二，不是好麼。」

好個王氏女姣娥 叫聲天霸且站着 你今去把窰子奔 婦母有話對你說 自覺你是英雄漢

不要輕看那個賊

紅旂溝內非兒戲

內里情由事兒多

今日到在窰子內

有些埋伏且記着

王氏正然來講話

驚動老賊把腳頓

伸出手來不住擺

王氏心中暗明白

知道假莊不知道

順着口兒往下說

你今一到窰子去

多加子細緊記着

大門埋伏兩杆炮

踏番稍子命難存

二門以里更精巧

里外站壕如同河

蘆蓆伏土上面蓋

利刀利劍里面多

一步走在蘆蓆上

嗚呼哀哉見閻羅

三道門內埋伏好

擎弓利刃安牆內

千萬莫把牆來跳

宵干一番難架着

你若見了名謝虎

那人行事鬼計多

千萬別吃窰子酒

千萬莫把茶來喝

他手現有斷腸散

蒙汗藥酒配得毒 這是孀母實情話 未有虛言對你說 說話看你二叔面 處處留心緊記着

王氏說罷一番話 李太生氣把話說

暗罵道：「賤人哪。」

不該對他說實情 他進窰子把差辦 拿我徒弟人一名 常言古語說的好 師徒猶如父子情

你若是見謝虎面 彼此一怒動輸贏 此去見我徒弟面 這就一定動刀兵 你們若是打了仗

我在旁邊看個清 謝虎若是得了勝 無話說來無話明 徒弟若是敗了陣 我再取出毒藥丁

對准天霸打了去 冤家一命坑了生 殺了一命黃天霸 綠林兄弟得太平 李太安下害人意

不知老天容不容 這是老賊心內話 並不說出唇外中 按下李太且不表 再把英雄明一明

邁步搖肩往前走 忽又想起事一宗 臨行孀母吩咐我 金石良言記在胸 老賊他將孀母嚇

內里一定有別情 昨日我到他家內 想着方法將我哄 今日幫我拿賊去 十有八九假應承

老賊必有害我意 哄我去進窰子中 他們兩人見了面 必要定計將我坑 不如叫他回去罷

別要上他鬼吹燈

第二十回 天霸到窰子 銅頭說情由

話說黃天霸與李太，來至山坡以上，天霸左思右想，可就加防備了，又舉目瞧觀，只見正東有條大溝，又寬又長，窰子無數，大小不等一樣。又見面前有一座窰子，甚是威風，離有四里之遙，不知是誰窰口，回頭問道：「二叔呀，那座窰子，是謝虎的住處不是？」李太說：「是。」

天霸說：「既然如此，二叔請回罷，我知道就是了。」李太說：「我不來你叫我來，來了你又叫我回去。走罷，這一會就到，見謝虎我將他拿去交給你，我就不管了。」天霸說：「二叔你想我見了你徒弟，一定要代他上江都縣，他若是不去，俺倆一定要打起來，你是相着誰？二叔的話。你要向着我，不對你徒弟。向着他罷，又不對我。我却不要緊，怎對我那死的老人。若依我二叔的話，你坐山觀虎鬥，扒橋望水流，那大利的，你就落個兩下不得罪，你請回去罷。」李太說：「走罷，莫嘮叨了，我是相着你的。」天霸說：「你向着我，我可不信，趁早回去罷，別討個无趣。」李太說：「走罷。」天霸說話，就把臉一沉，抓出一支標來，對着李太說：「二叔呀，你若再不回去，我認得二叔，但我這金鏢，可不認得你了。」李太一見說：「吾吾吾回去就是了。」話說李太回去，天霸來至窰子大門以外，止步觀瞧，自思道：「這座窰子，修的好不齊正的緊哪。」看了多時，邁步往前就走。走了未有三兩步，從里邊走出一人，只見他身高足有六尺，膀大腰圓面紫，身穿短服，足踏薄大頁根花鞋，高打魚鱗腿縫，肩甲上抗着一條口袋，粗有攪半枝路，這口袋糧，也有一石二，看此人必是個喂馬的人嗎。天霸一見，便知姓氏人名。那位老爺說了，他怎知此人呢？列公有所不知，當初黃天霸大滅天罡對的時，這人在他手下喂馬來着。黃天霸拿了三十七名賊人，殺了三十六名，獨剩下此賊。名叫銅頭，武藝不佳，只有些力量，總能拿六百斤的東西，黃天霸拿住他之時，就要開刀，多虧他苦苦哀求，太爺長，太爺短。黃天霸就開放他了，才留他的性命，叫他逃走務正。不料他又在此喂馬呢？天霸在外看真切，說：「好哇，只小子又在這裏喂馬呢？我叫他一聲。」開口叫道：「銅頭，你老太爺到這裏來了。」

銅頭看見黃天霸 渾身打戰不能停 只聽咕咚一聲響 口袋摔在地埃塵 不由一陣心害怕
站起身形跑起來 回身就往里邊走 當時氣壞美英才 叫聲小子那裏走 將你趕回把頭摘

天霸故意喝道：「小子，那裏走，照鏢罷。」

銅頭聞聽心害怕 抱着腦袋走回來

銅頭暗說：「不如我回去，那們也是死，回去送個正人情罷。」

銅頭急急跑回來 天霸面前跪塵埃 叩頭如同鷄食米 老爺你從那里來 天霸一見微微笑

叫聲奴才聽明白

天霸說：「銅頭你起來講話。」銅頭卽忙站起，笑嘻嘻，說道：「老太爺，俺爺倆好幾年未

見面了，老太爺今日到此，有何事情？」天霸說：「拿你寨主來了。」銅頭急令打個寒戰，天

霸說：「你戰的什麼？」銅頭說：「我戰的那謝虎有點難拿，老太爺你一人到此，那是那衆人對

手？」天霸說：「在家无有？」銅頭說：「在窩子呢？」天霸說：「待我進去。」邁步就走，銅

頭一把拉住說：「老太爺你慢走，今日謝虎請客之期，內里還有許多情由，聽小人道來：」

銅頭說話笑臉迎 細聽小人說個清 謝虎現在窩子內 大庭以內待賓朋 今日日本是大會客

請些好漢衆弟兄

天霸說：「水旱賊都在這里呢？有多少？」銅頭說：

若問衆賊有多少 足足也有一百零 皆因上月作買賣 今日分賊在大庭 你老且請回去罷

一人怎把衆賊平 銅頭說罷這些話 天霸聞聽氣滿胸

第二十一回

謝虎宴衆賊

常順往外奔

天霸說：『好都在這里，老太爺給他一個勺會罷。』銅頭聞聽，把脚一頓。說：『哎呀，我的爹好大胆子。』天霸說：『回去告訴你寨主得知，你就說老太爺到了。』銅頭說：『老太爺你老不害怕？』天霸說：『那有這些個勞叨，快去。』銅頭說：『你老不害怕，我更不害怕了。』却說衆賊猜拳行令，惟有謝虎在居中正坐，手茶托盃喝水呢，蒼房門神獨坐。銅頭走至近前，雙膝跪倒，口稱：『寨主呀，來了。』謝虎一見銅頭來到，說：『銅頭你說誰來了？』銅頭又說：『來了。』謝虎說：『是誰來了？這是你報事不明，只說來了來了。』銅頭說：『黃天霸來了。』謝虎聞得天霸來了，只見他拍的一聲，把個茶盞打的紛紛亂碎。將頭脛一低說：『不好了！』

銅頭說

那邊來了黃天霸

嚇的謝虎戰打撒

只聽花拉連聲響

茶盞擲在就地平

低下頭去心暗想

來了天霸小冤家

你來未有別的事

江都領票把我拿

果真天霸胆不小

竟敢前來到我家

卽如我今大會客

衆人幫我把你拿

謝虎思想且不表

再把衆人說根牙

聽見銅頭來報說

一個個的戰兢兢

你瞧我看心驚懼

謝虎那邊把話答

却說謝虎呆了多時，說：『天霸好大胆，敢找我來，別的差人，連紅旗溝口都不敢到，這小子真心相，竟敢如此來，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此人呆呆發楞，你瞧我，我瞧你，只見東南角上有一人。那個人說道：『合字聽了，中卷率經刺了差，把抹格子拉嗎，篋子占朵勒了軸婁，歪們賭頭，衆合家止了罷，咱給他坐山看虎鬥，扒橋望水流，誰利害，咱敬誰，革賊人抬頭一看，

原是那位坐七爺，咨說道俺們跟他躲下去罷。」列公，這人脾咳嗽呢，此人最利害不過。這位爺身高三尺九寸，粗有二尺八，兩條小短腿，挖扣臉，綠豆眼，蛤蟆咀，年近四旬，鬚鬚兩把，一半白，一半黑，起名叫做陰陽界鬚鬚，此人姓常名順，外人送個綽號叫作頂風走海底行氣死雷公，雷不擊埃，七爺常順。長就的兩條飛腿，能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展眼就看不見了。這位常順站起身來，向外就走，衆人見他這走，也都躲避了，謝虎登時之間，吹個流汗，獨獨剩了他一人了。抬頭一看，不由的氣乍了肺哪。

大庭散了衆賊人 謝虎一見乍了心 暗暗埋怨衆朋友 慣走江湖創綠林 聽說來了黃天霸
唬走七魄合三魂 這是肉落千人口 單單剩下我一人 衆家弟兄俱散了 千斤擔子放我身
不免我也走了罷 又把衆人笑破唇 天霸既言來到此 必得把他請進門 若論交情不拿我

也能對起衆位賓 他若一定要拿我 想法叫他命歸陰 謝虎主意安排定 叫聲銅頭你聽真

謝虎開口叫道：「銅頭，你去告訴黃天霸，就說我有朋友在此，不能前去迎接。」列公，這小子這一句話，就有些懼怕之心。又叫道：「銅頭，你對他說，就說二爺未有空接，他進就進，不進就走。」銅頭暗道：「你吹了個暴，一屋子人，叫吹了個流淨，剩我一人，你害吹呢。不用忙，一會就吹進來了。」想罷，往外就走。一直來到大門以外，見了天霸，笑嘻嘻的說：「老太爺，你老聽我道來：」

銅頭一見跪在塵 未從說話笑咽咽 開言不把別的叫 老太爺呀你聽真 總是你老聲名好
一人嚇得虎狼羣 衆賊大庭正飲酒 我到里邊把話云 說是你老來到此 衆人聞聽吊了魂

遂后大家又散去，剩下寨主一個人，不是小子我撒謊，句句說的真又真。銅頭說罷一些話，天霸聞聽喜在心，天霸聞聽開口說，大罵賊人理不通，有情朋友都散去，胆小賊人俱都逃，分明是把謝虎看，看那惡賊怎麼逃，我今既然來到此，只得向里走一遭，說罷邁步就要走，銅頭攔住把話學。

第二十二回

銅頭訴機關

天霸會謝虎

銅頭說：『老太爺那里知道，這個窰子以內，有三道埋伏門。』天霸說：『那三道？』銅頭說：『頭一道大門兩旁，有兩尊炮，俱有肖干，安在四方石頭以下，你老可不要踏他，若踏着性命難保。二道門兩旁在牆根下，有丈壕兩道，寬有八尺，深有丈餘。里邊有利刃劍弩弓矢數，內有肖干，上用蘆蓆，伏土蒙蓋，知道的俱走條石，不知道若走在蘆蓆上，踏着肖干，弓箭齊飛，那有性命。三道門，俱是夾皮牆，若有越牆的，登着肖干，刀鎗直出，千萬可要記住。若與他打仗，就在大庭以內，却無埋伏。若敗之時，往復躲閃，有牆只管跳，有房只管跳，一點亂子無有。二一宗他手內，還有八步斷腸散，一十八口藥丁，千萬可要多加小心。』天霸說：『好。』

銅頭一一說實情，喜殺天霸美英雄，看起救人有好處，多虧銅頭說實情。

英雄正走之間，自己叫着自已的名字說：『天霸呀天霸，你這就算不了英雄了，手托金鏢，裏叫謝虎恥笑。』

好個天霸美英雄，將鏢收在錦囊中，慢閃二目左右看，三道石門耀眼明，腳踏石板往里走。

來至二門看個清 蘆蓆伏土真不假 此處必是站壕坑 過去二門三門近 一直來到分賊庭
看見大庭修的好 刀鎗架子列西東 鋼刀磨的明又亮 提鎗尖上繞紅纓 鞭鐮錘桿兩旁列
斧戟槍叉令人驚 棍梆槩叉般般有 還有拐子與流星 三結棍與梢子棍 白臘竿子好幾層
天霸越看越起火 暗罵謝虎狗畜生 鑿子不相賊鑿子 好相考場演武廳 倚仗山高皇帝遠
你說怎行就怎行 太爺今日見了你 俺倆眼目算個清 一行走着心暗罵 復又用力喊一聲
話說天霸看了多時，遂一聲喊道：『謝虎呀謝虎，你老太爺到了，還不前來迎接。』天霸這
一聲喊叫，不自要緊，謝虎聞聽，急令打了個寒戰，哎呀一聲，說：『這小子真進來了，哎我
上半截不要了，與他拚了命罷！』

好謝虎狗賊男 只聽外邊喊連天 口口把我名字叫 好個大胆匹夫男 天霸既然來到此
我叫你上鬼門關 站起身形不怠慢 手托藥丁往外穿 閃開二目留神着 只見天霸在那邊
滿面代笑一旁站 不見兵刃在手間 急忙閃在旁邊立 低頭暗暗打算盤
話說謝虎來至大庭以內，舉目觀瞧，只見黃天霸站在那邊，手無寸鐵。遂閃在一旁，自己暗
道：『黃天霸竟有這大的胆量，來到此處，寸鐵不代，就敢前來拿我。哎呀，也未見得專來拿我
，也或有別的事情；哎若不然，他與我講個交情，當初他與我，也有一面之交，先叫他個老兄弟
，看是如何。』想了多時，遂將藥丁收在了囊以內，也赤手空拳，舉手當胸的，就喊起來了：『
哎，面前來的，那不是黃老兄弟麼？只一向可好？少瞧呀。』天霸說：『謝兄好。』奔謝虎而來
，二人走個對面相逢。謝虎伸出雙賊手，抓住黃天霸的肩甲。天霸伸手一對虎掌，抓住謝虎的賊

肩，他兩個四根胳膊，往兩下一掙，掙了兩掙，誰也未能掙動，這兩個個人，麻楮打狼，兩頭害怕，若把黃天霸拉過去，就手就殺了他了。天霸若把謝虎拉過了，就手就得跟他上江都縣交差。他二人俱有各人心事，二人又從新拉了拉手。謝虎說：『老兄弟請罷。』天霸說：『二哥先請。』

第二十三回 言明領票事 一同往外行

謝虎說：『黃老兄弟，你從那來？』天霸說：『我從江都縣來。』謝虎說：『往那去呢？』

天霸說：『特到此處，瞧瞧朋友。』

天霸說話把眼翻 叫聲二哥聽我言 我在江都把官保 守正除邪保忠良 保官今年二年半

得罪綠林有萬千 衆位知我把官保 搶奪俱都到鄰邊 無頭公案斷多少 奇事審了有萬千

三家鄉宦把狀告 老爺差人驗一番 人命殺了十八口 小小前程怎麼就

謝虎說：『老兄弟，這位朋友，殺了人命一十八口，不用說，八成是不知，老兄弟，你在衙門坐呢？若是知道的，他也不能，老兄弟你想是呀不是？光有人命，還有別的無有？』天霸說：『爲什麼無有呢！實對你二哥說罷，人命十八口，騾馬六十三匹，金銀綵緞無數。』說罷，謝虎說：『明人不作昨事，還有什麼記號無有？』天霸說：

天霸開口皺眉尖 連把二哥叫一番 若問朋友留押記 叫我兄弟難開言

謝虎說：『老兄弟，就怕不是我作的買賣，若是我敢作敢當，老兄弟只敢說罷。』天霸說：『二哥說出這句話 細聽兄弟說實言 三家小姐一樣死 割去雙足把眼挖 大開胸膛死的苦』

押記畫在牆上邊

天霸說：『二哥呀，你說這個朋友狠不狠，真瞧我到不去，說到是什麼押記，就怕你抹不開。』

好個天霸美英豪 哥哥你且細聽了 牆上畫着一隻虎 虎旁又把旁蟹描 旁邊又畫桃一個

就在枝上緊係着 旁邊還寫一行字 拿我照着此物瞧

天霸說：『二哥呀，這三家押記俱一樣，不知是你不是？』謝虎聞聽，哈哈大笑說：『老兄

弟你想的不錯，快快飲酒。』

好個天霸美英賢 連把二哥叫一番 兄弟今日來招飲 俺的事情怎了然 我在江都把票領

只得跟我到那邊 你既認下押記號 稱起綠林好漢尖 一同我去消票去 不枉前來走一番

江都去把老爺見 俺倆事情就算完

謝虎說：『真叫我去消票實不能。』

好個謝虎狗賊男 叫聲兄弟請聽言 叫我消票我不去 我去準備染黃泉 天霸聞聽這句話

不由一陣眼睜圓 氣恨恨的開言道 又把二哥叫一番 我今說了多少話 你只不聽是枉然

你今不去不中用 兄弟豈容這一番 手抓惡賊就要走 惹得謝虎開笑言

謝虎一見，哈哈大笑說：『老兄弟，你還是這個皮氣，你鬆手罷，你既來了，我若不去，也

是不中用，去就是了。』天霸這才將手撒開，說：『這才算是朋友呢！』謝虎說：『如此等我到

上屋，收拾收拾，去換上幾件衣服，拿一百八十兩銀子，好作路費。』站起身就走，天霸伸手拉

住說：「二哥別走，下去可不行。」謝虎說：「你把我看輕了，我要走你來時候，我不會走，俺倆說了這些話，焉能再走，我就回來。」天霸說：「論理不該叫你去，這也就算朋友的面子，你去罷。」謝虎向外就走，暗暗的恨道：「看這小子纔是受死，等不到天亮呢，他想逃，登天還難。」

好個謝虎狗賊丁

自己暗暗打調停

指望拿我去消票

想跟他去萬不能

小子你今上我當

怎想逃出窰子中

你今死在我的手

去世朋友把自明

狗賊安下害人意

天霸如同在夢中

惡賊想好把房進

取過包袱不稍停

隨身衣服脫下來

從新復又另改更

一頂羅帽頭上代

渾身納頭是竹青

洋鐵搭包腰中束

薄底快靴足下登

丁囊挂在左脅下

藥丁打在囊里中

青衣大氅外邊套

又代一把寸鋼鋒

手內拾起小包袱

邁開大步向外行

來至大庭開言道

叫聲兄弟快登程

天霸一見忙站起

連把二哥尊一聲

天霸說：「二哥來的時節，我先走的，這回該二哥先走了。」謝虎說：「這還是在我家呢，

若到江都縣我就先走了，這還是兄弟先走纔是，請罷。」天霸暗道：「這不同進來的時節了，臨行還得多加防備。」想罷起身就走。

邁步便在頭前走

後跟謝虎賊一名

奸賊走着暗念道

暗把天霸罵幾聲

你今上了二爺當

想出大門萬不能

你今若死我的手

去了綠林目中丁

那時死了黃天霸

再去殺官不費功

死去兄弟報冤恨

倘若遂了我心愿

滿斗焚香謝上蒼

惡賊想能無法話

過往神靈看的清

不提惡賊主意定

再把天霸明一明

一邊走着一邊想

謝虎入了計牢籠

指望與你把情講

那時怎肯把你容，二人各懷心腹事，一齊邁步向外行。謝虎正走走住住步，掏出三口毒藥丁。

第二十四回 明槍容易躲 暗箭却難防

話說謝虎站在二門以旁，見天霸走至大門且近。遂掏出三枝藥丁，對准天霸，就要下手。暗道：「這丁若打別人，是先發喊後打，若打小子，先打了後發喊。」暗暗的對准天霸，只聽了索索，連發了三丁。大聲喊道：「呀哈，黃天霸那里走，你二太爺的丁到了。」黃天霸正往前走，只聽見丁到了，失了一驚，忙回頭一看，明明恍惚的，三枝藥丁，荒奔而來。說：「不好，這賊下了手了。」急忙伸出左手，接住頭一口，又伸右手，接住二支，只見三支，打的當面來。天霸連忙使個金雞獨立的故事，把右腿一抬，擋住廢命之處，丁來且近，丁在右腿之上，疼的天霸，雙眉緊皺，忍着疼，把手內藥丁，拍拍丟在塵埃。一順手掏出一支金鏢，對准謝虎面門，把手一仰，罵道：「大胆賊人，看你老太爺的鏢取你。」只聽索的一聲，對謝虎打去。謝虎一見，把頭往後一仰，只聽呵又咕咚豁啦一聲，呵又是打牆頭上了。咕咚是吊下一塊磚來，豁啦是謝虎倒退幾步，就將二門開上了。這時天霸見謝虎未中鏢，又見把二門關上，氣的暴跳如雷，走至近前，用虎掌把二門拍了幾下，大聲罵道：「謝虎，你這無名小輩呀。」

天霸氣的眼圓睜，打的門板响連聲，開言不住連聲罵，胆大狂徒狗賊丁，只說跟我一路走。

未出大門就變更，當面殺人爲好漢，不該暗下毒藥丁，你想中了丁毒藥，那知被我兩手擎。

叫聲惡賊出來罷，俺倆今日見輸贏，天霸說出未中話，謝虎門內哼一聲。

謝虎在里邊說道：『天霸呀，你是強口胡言，竟中了你太爺了，還說未中，你是要死的人了，上那望鄉台去罷。這是辰時，等明日卯時，就該你大數到了。』那位老爺說了，中他這了，死還有時刻麼？有時刻，中頭一口，只消兩時辰，二口只活四個時辰，三口只活八個時辰。所以謝虎纔說他明日卯時死。

門外氣壞將英豪 大罵謝虎一枝桃 諒你不敢我來見 今日你算炒鷄毛 你不見我我找你
殺了狗賊氣纔消 二門緊閉難進去 只得越牆走一遭 想罷多時就要跳 想起牆里有深壕
你若跳在里邊去 十有八九命難逃 不如把我叔父找 去找李太把恨消 把他代至江都縣
一到江都把仇消 說罷邁步剛要走 倒把英雄疼壞了

却說天霸說了些拿李太稱剛強的話，是給謝虎聽呢，看他有戀師徒之意無有，若有師徒之意，他一定出來，不想那謝虎走了，未聽見。天霸聽了多時，無有動靜，這時候丁上的毒藥，有點行動來了，向外就走，照李家找李太走來了。

天霸忍疼向前走 口內不住罵老賊 我今去把你來找 挑了你的老賊窩 為何傳他丁毒藥
我中了傷對誰說 用刀殺了李老賊 看看謝虎代如何 叨叨念念往前走 只覺疼痛步難挪
黃爺急燥一身汗 如何蒸籠差不多 自己暗怨自己錯 藝高胆大輕看賊 丁傷發作實難禁
性命殘生不能活 思想想往前走 走出也有五里多 哎呀就把山坡上 止走只覺走不得
我且坐下看一看 看看傷痕代如何 想到這里不怠慢 咕咚坐在地平坡
却說天霸坐在山坡之上，自己說道：『我的胳膊也不大受使了。』子細一看，不但腿腫，連

紅旗溝鼓詞 第二十四回

六六

胳膊也腫了。哎呀了一聲說：『這毒真也利害。』遂把左手伸出，將靴縴子往下摸了摸，將中衣往上提了提，這是迎面骨旁，有銅錢大一個窟洞，滿腿俱都腫了。用手把了傷捏住一按，說：『咳，也連泄水全無有了，不用說，這毒是往里攻了。』又想到別在此坐着，找個地方養息纔好，只想站起來，那想站了兩站，未站起，只覺頭迷眼花。

好位忠心將英雄 自覺渾身上下疼 莫非該我大數到 就在此處把命丟 眼望江都城一座

叫聲干爹老施公 你知干兒把差辦 那知入了計牢籠 是我藝高胆量大 纔中賊人毒藥了

爲兒目下命難保 大料我命活不成 這是保官有好處 臨死落個不善終 叫聲干爹難見面

見面除非到三更 鼓打三更交半夜 爲兒陰魂托夢中 俺們爺倆見一面 你老前來扑個空

干父若有戀兒意 想法拿賊報冤恨 天霜叨念多一會 想起大哥赫英雄 快拿罷呀快來罷

來救兄弟活性命 癡心妄想赫大哥 焉能來到此處呢 總說朋友交的廣 那個知我在難中

忽又想起人一個 想起孀母女花容 臨行囑咐那些話 金石良言我不聽 千不怨來萬不怨

只怨自己不聰明 又想李太狗奸黨 教你徒兒毒藥了 指望着你把冤解 那想中毒步難行

天霜正然胡念想 只覺頭迷眼難睜 前仰後合坐不住 頭不抬來眼不睜 只覺天地一陣暗

咕略躺在地流平

話說花斑豹李太，自從送黃天霜回來之後，總恨着黃天霜，但能死去，方遂心頭之願。遂把小嬰孩，抱出大門以外，在上馬石上，向東南望着呢。自己叨鬼，黃天霜你死了罷，你若死了，去下一塊大病。這老賊正然恨罵呢，只見南山坡上，來一人慢走幾步，在那站住，站了片時，又

墜下了，後又仰臥山坡之上。老賊看到怎里，心中思想，此人八成是黃天霸，中了丁傷，不然如何倒在山坡，萬也不是別人，若是線上的哥們，如何是好脚力，差人也不敢到此處，不用說了，准是黃天霸中丁回來，若喝了蒙汗藥斷腸散，那不是這個樣子。不知天霸果有救星，且看下回書，自然明白。

第二十五回

李太報喜信

翠平思英才

再也走不到那山坡，那一定是中謝虎了。回身向裏就走，心中暗道：「死的好，這小子有死無生，要與王氏報喜送信。」這一送信，黃天霸可就救了。王氏聞聽，不由將小臉爪撻，就落下來了。倆眼一摸搭，英桃口一拋，免強說：「死了才好呢！」李太說：「呀咳，我看你這賤人，治他死了怎不好？」王氏說：「好，你說好，那敢說不好。」李太說：「我把你這賤輩，天霸一死，去了我目中之釘，肉中之刺，自從這小子，保了貪官，把咱綠林兄弟，害了若干，他今死去，俺那些朋友，就要出頭露目了。」王氏說：「好哇。」李太說：「無有工夫與你這賊賤人說話了。黃天霸的朋友甚多，倘若叫他的朋友看見，能救他性命，我還得去看看去，若有救他的人，我阻擋阻擋。」說罷，抱著孩子，向外就走。

好位佳人王翠平

暗把天霸叫幾聲

你今中了丁毒藥

何人去救你性命

倘若一命下世去

可憐小命在年青

枉在綠林稱好漢

誰不知你是英雄

今日果真無有救

施公坐官不穩成

小奴欲待將你救

恐怕老賊怒氣生

一定不能放我去

緊鎖窗櫺把門封

想個方法將你救

想的我心似油烹，是怎我心如麻亂，不知因何這樣驚。王氏正在爲難處，只想去救美英雄。

好位王氏女姣娥，心生一計淚搭散。左思右想主意定，來到西屋把刀拿。我再取出兩丸藥

明去殺他暗救他，老賊若是將我問，就說去殺小冤家。他今若上我的當，救回英雄把賊拿。

別的事情且不論，救命恩情任憑他。王氏正念心腹事，用手打開青絲髮。

王翠平安排已定，來至西屋，上了竹床，把青絲打開，攏了個結結實實。用烏綾手帕，包了

頭，身上穿了一件小緊身，汗巾束腰，換了一雙軟邦小靴。下得床來，走至小立柜以前，將柜打開。遂取出兩個小綠罐來，放在蓋櫃以上，將封皮打開，取出丁藥來，用紙包好。也有吃的，也有上的。遂將兩包藥，藏在裏內，依舊將罐子放在裏邊，又抽出兩把鋼刀，向外就走。

好個王氏女姣娥，手托雙刀往外奔。一心要把山坡上，去救天霸美英雄。王氏若是走不到

英雄一定見閻羅，正走出了大門外。望見李太那站看，望見假粧未望見。轉過彎去住東奔

佳人未走三五步，驚動李太老賊窩。老賊一見說不好，王氏你這却爲何。手提雙刀那裏去

對着爲夫說一說，王爲聞聽腮含笑。且聽小奴對你學，如今一到山坡上。看看天霸死與活

他若死了無的論，免奴與他動干戈。若是活著有口氣，一刀叫他見閻王。說罷步邁向前走

李太說你且慢著，站一站來等一等。我還有話對你言，天霸與你何仇恨。前去殺他却爲何

王氏聞聽尊夫主，奴的仇恨你曉得。

李太說：『王氏，你與他有什麼仇恨？怎麼我不知道呢？』王氏道：『夫主呀，你要聽了

昨日叫奴把刀要 砍奴一刀却爲何 多虧小奴眼力快 不在去見五閻羅 昨夜他把寶貝盜
分明羞辱你老婆 小奴趕至二門外 他在房上把鑰托 照著爲奴往下打 躲了金鑰得命活
這是奴的仇合恨 你說殺得殺不得

李太叫道：「王氏，你說了這半天，還是這個仇恨。你打聽打聽，黃天霸那鏢刀一下，脫了幾個活的，他是與你留了情，你知道我與天霸怎麼個交情？」王氏暗道：「這老賊還論交情呢，想是有救他之心，不然我試試。」

第二十六回

翠平越后牆

李太不知聞

他的口氣，遂說道：「你與他有甚麼交情？」李太說：「他父臨終的時候，躺在床上，拉住我李太的手，吩咐我的言語，我還記得。他說道：我三太死去之后，只留下天霸一人，他若長大成人，倘若得罪那位叔叔太爺，我的哥哥兄弟，千萬那別看活的，看我死去的黃三太。既然我黃太爺有這樣的託付去救他，他到使得，怎麼去殺他？」王氏聽了聽，暗想：「老賊，想必要救他，我再問問他，就探出他真假來了。」王氏說：「若不然救他去罷？」李太說：「咳，也不用殺他，也不用救他，等他死妥當了。吩咐兩個人，抗著槁搬到在那里，深深挖個坑，將他埋上，免得山獸，將他尸身吃了，也不枉我那死去的大爺，託付我一回。」王氏暗暗的罵道：「這老賊還是這個交情，明明是叫他一死，不叫他一活，還怕我去，這可如何是好？哦哦，有了，我再走

兩步，若是再阻我，甚麼叫男女，用刀殺了老賊，就能把黃天霸救活，一定是這個主意。」遂說道：「夫呀，你別阻我，我一定要去殺他。」說罷，邁步就走。李太暗道，說：「不好，他不是殺他，是前去救他，我只得將他阻住。」遂將二目一瞪，叫道：「王氏，我不叫你去，偏要去，敢再頭上打挺，若是再表，將懷子骨與你搯了，腦袋與你揪了。」王氏聞聽此言，把心一狠，只氣的柳眉直立，杏眼圓睜，玉米銀牙，咬的咯吱吱亂響。用手一指，叫道：「老賊呀，你不叫我殺他，我就要殺你了，來看看刀罷。」老賊一見，說：「呵呵可反了！」

再三攔阻爲何因 不殺天霸要殺你 夫妻之情一旁丟 一行說着往前湊 李太一見發了蒙
李太說：「王氏，你你你真要殺我，我是你甚麼人？誰叫俺是夫妻呢？誰叫你殺？」行說着，將頭低下說：「來罷，殺罷殺罷，誰叫我是你男人呢？既然該殺，你省的別人收什。」李太說到這里，王翠屏自己叫著自己名字，說道：「翠屏呀翠屏，你爲救黃天霸，把自己丈夫都忘了，你到是爲什麼人？既然把他殺了，到那將天霸救活，你有何臉見人？這是一。再者，天霸若問誰叫你來救我，我必得實言相訴，那黃天霸說我殺了夫主，他一定說我不賢，在衙門當差的規矩條例，落個不明的。論王法，殺夫是個萬剮凌遲的罪過，他不領情也還罷了；反叫我不曉理義，狠毒女子，此事萬不可做。咳，若救他，另想別的法罷。」王氏想到這里，遂回怒作喜，說道：「丈夫呀，這是小奴與你玩呢！」李太說：「這們玩耍，可不錯，險些把個腦袋取下來，年青人一動就上火，快回去罷。」王氏聞聽此言，把刀向里就走，又犯起難來了。

好個佳人女敘裙 不由一陣暗沉吟 有心殺了李太命 夫妻之情怎忍心 只得且回上宅去

另想办法再救人。若無方法將他救，實在叫奴悶在心，往日總有千條計，一時之間心內亂思，思想想來的快，等時近了上宅門，鋼刀押在竹床上，心內不由自思尋說：「這可如何是好？遂又想了片時，有了，我到往後園走一遭罷。」王翠屏來到自己花園，暗說：「老賊呀老賊，你在大門把著罷，怎知我從這邊走了。」

王氏跳出牆外，滿心歡喜。

第二十七回 天霸中藥丁 王翠平打救

好個王氏女姣娥，一心要救黃阿哥，暗暗取出兩包藥，邁開金蓮往前挪，一行走著心犯愁，腹內不住暗顛奪，我今救活黃小將，老賊知道了不得，天霸若能得活命，豈能忘奴好恩德，一行走著回頭看，離家走有五里多，走的佳人吁吁喘，為何受此苦奔波，行行正走來的快，來到這座漫山坡，王氏急忙留神看，瞧見天霸躲平坡，王氏看罷嚇一跳，見此光景了不得，只見他，面如金紙一般樣，緊咬牙關二目合，用手摸看未有氣，暗說此人難救活。

王氏暗說：「但不知傷在何處？」隨即上中下三路，找了一遍，見下三路腿上有傷。暗叫：「天霸呀天霸，也是你藝高胆大，未加防備，才受此傷。」說罷，用手將靴子扒下，將中衣往上捲了捲，露出了傷，正在迎面骨。一旁有饅首大小，又黑又紫，叫道：「天霸，我今與你治傷來了。」說罷，將亂肉挑出，將藥按在上面，等時之間，那鮮血流出。王氏一見，說道：「活該是你命不當絕。」遂將衣服靴子照舊穿上，坐在一旁，他這才喚叫起來。王氏叫罷多時，忽然想起

紅旗溝鼓詞 第二十七回

七二

拿來吃藥，還未與你用下，這也是我忙中之錯。隨即將牙關挖開，灌了藥去。此藥名爲護心解毒還陽散，先前的那藥，叫作刮骨去肉了毒丹。閑言少敘。王氏想了多時，這仍是我未將吃藥灌下，喚他不醒，此時，將吃藥用下，不能動轉了。王氏只得尋點涼水，與天霸喝點，尋了多時，未曾見著。只是抓耳撓腮，有心回家，又掛著天霸的性命，欲不回家，又恐天霸不能還陽。這佳人想到這里，只是無法，他可就想起拙道來了。只見面前有一棵松樹，手執雙刀，來至進前，將刀放下，將汗巾忙解下，拴個套兒，搭在樹上，兩足登著石頭，手拿著套兒，眼望天霸說道：『奴爲你一心無二，不料你死在地，我今救你，也是枉然了！』遂叫聲：『天霸，你在鬼門關上等我，與你一路而行罷！』

王氏說著淚英英，手把汗巾放悲聲。眼望天霸把話云，嬌母與你一路行。鬼門關上將奴等

閻王面前把冤明，我今一死到干淨。留個美名傳萬冬，眼看二人一路走。何人能保吉合凶

人不該死終有救，王氏乳汁往外沖。忽然一陣有了計，自己又叫自己名

遂說道：『你好差矣，真心光想留惠，險些命喪此地，現有乳食，能救天霸，何必尋此短見。』行說著，只見乳食滴滴直流，就將上吊之心，一點全無，將汗巾解下，手執雙刀，來到天霸近前，將刀放下。一旁說道：『天霸這是我命不該死，現有乳食吃下能救你的性命。』說罷，坐在塵埃，將天霸后腦海抱起，放在腿上，這時天霸的氣，比着從前大了些，氣色也轉過點來，王氏一見，滿心歡喜，用手將鉗口解開，把乳頭放在天霸口里，手將乳食一移。天霸將乳食服於肚內，隨即連連的叫道：『天霸醒來，天霸醒來，急忙逃命去罷。』列位，這藥是百發百中，入

在肚內，若是響了，將毒氣趕散，這時候天霸心內，也就明白了。只聽響了一陣，一口濁痰吐出，並未睜開二目，王氏在旁，說：『天霸，此時覺著怎樣？』天霸才然明白，只聽女子聲音，強睜開二目，只見王氏嬌母坐在一旁，又將二目閉上，心中就犯起思想來了。

好個天霸美英才，幾乎上了望鄉台，也是英雄不該死，遇見賢德女釵裙，該是國家擎天柱。

鬼使神差救他來，時下毒藥全消散，英雄腹內才明白，耳旁只聽有人叫，聲音好似女釵裙。

睜開二目留神看，看見嬌母坐塵埃，看罷復又將目閉，口中不言只打哼，我天霸是奇男子。

嬌母到此爲何來，男女有別是正禮，旁人看見犯疑猜，天霸說的心內話，並未說出口外來。

王氏一見開言問，叫聲天霸小將才，奴家不是下賤輩，你心不要混疑猜。

話說天霸聞聽此言，尊聲：『嬌母，到此爲何？』王氏說：『我今特來救你，此時你可覺著傷疼如何？』天霸說：『小姪丁傷，多虧嬌母妙手靈丹，覺着止住疼痛，就是不能動轉，這可如何是好？』王氏說：『我把你扶起來。』天霸說：『更好。』王氏將天霸扶將起來，來回走了幾次，等時病好如初，遂說道：『嬌母，我病現已好了，多虧你老人家。但不知誰叫你來的？』王氏說：『提起這事，好叫我一言難盡了。』王氏那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天霸一聽，不由的連聲喊道：『好李太奸賊，氣死我也。』天霸說：『二嬌母，快快走罷，去找老賊，砍他幾刀，解解我心头仇恨。』王氏說：『這你把你二叔殺了，你還有什麼心事不了？』這句話問的天霸閉口無言，說道：『小姪什麼心事無有，還過恨他的話。』王氏說：『我告訴你，常言說：君子報仇，三年不晚，你可即思找個地方，好好養傷去罷。』天霸聞聽此言，這個時候，叫小姪可往那里去呀？

第二十八回 王翠平自歎 黃天霸還陽

言一回

天霸一陣好心傷 二目之中淚汪汪 一心不把別人怨 暗怨自己無主張

自從保官二年半

傷了朋友一大邦 是我藝高人胆大 中了謝虎藥丁傷 不虧嬸母來救我

性命早已見閻王

說着復又躬打下 口內尊聲二嬸娘 太陽落了時多會 叫我何處把身藏

地方俱是賊窩子

那里去找良善邦 王氏聞聽開言道 叫聲天霸聽其詳 在外有座馬神廟

廟內有位老和尚

他與你父結一拜 和尚心腸分外強 姓洪名周在五行 一到那里養丁傷

天霸聞聽開言道

尊聲嬸母聽其詳 你老快請回家轉 二叔來找反無光

話說天霸要奔馬神廟而去，王氏說：『日慢，我有一事說出，不知你可應否？』天霸說：『有什麼事，只管說來。』王氏說：『我若說出，你不必心疑，我今救你，是偷著來的，我若回家，豈能干休與我。你念我救你一場，你將我一同代到江都。』天霸聞聽此言，說道：『嬸母言之差矣，此事實不能從命哇。』王氏聽天霸所說之話，遂向天霸說道：『是你不知，我與老賊屈心假意，過了五六年，如今我又來救你，他心定懷別意，焉能與我干休；再者我與他也算過勾了。話說到這里，天霸你只管走罷。』天霸說：『你老呢？』王氏聞聽這一句話，心如刀攪。免強說道：『我不過一死而已。』天霸說：『你不如不來救我，到叫我左右兩難。』王氏說：『你只管走呀，不必管我。』天霸說：『我知道，我走你就死。』王氏說：『這是我命該如此。』天霸聞聽，將心一想。說：『這也是萬般無奈，死活我也不管了。』遂即邁開大步，向東北走下去了。

天霸無奈往前行 不管于氏死與生 這才是

救人一命捨一命 也原癡心戀英雄

天霸急忙往前走 要找五叔洪周僧 見面不知好共歹 不知交情丟不丟 按下英雄且不表

再說王氏女花容 眼看天霸揚長去 不管奴家怎麼行 有恩不表非君子 忘恩負樣禮不通

天霸走勾多一會 聽見王氏訴屈情 叫聲嬌母回去罷 焦樓上竟起了更 王氏止住腮邊淚

聽見英雄喊連聲 叫聲天霸你行路 莫要管我這事情

天霸聽的明白，心裏說：「我在這明看著你若尋死，我可就不走了。」這佳人不由的又吁起來了。他二人正在危難之中，再說李太在大門外，抱著小老虎，不住的啼哭。李太說：「與他娘罷。」遂抱著孩子，回到上房，一望漆黑，再說春香見二爺回來，他自言自語說：「二奶奶還不同來，一會就要晚了。」且說李太連連問道：「還不點燈麼？」並無答言，遂驚而問：「春香在那里？」丫環聞聽，戰戰兢兢說道：「二太爺叫奴爲何？」李太說：「你二奶奶往何處去了？」丫環說：「觀花去了。待奴去找罷。」且說李太聞聽此言，心下明白，不用說，這賤人是救天霸去了。就叫丫環將你少爺接過去，老賊這才將藥丁鋼刀，暗代里邊，急忙邁步出了大門，直奔東山坡來了。李太手執鋼刀，連聲發喊，我來找你來了。王氏一見，暗說道：「同著天霸，你真要我的好看，不免將老賊先行殺死，再作道理。」說罷將雙刀掄開，迎上去了。話說李太連聲叫說：「賢妻呀，你且莫要動手。」賢妻王氏一見，自己叫道：「你好差矣，天霸現在那邊站著，我若將他殺了，豈不落了不賢之名？」想到這里，免強說道：「我是與你鬧笑，快快俺兩一同回家。」李太說：「且慢，我問你作什麼來了？」王氏說：「我特來救黃天霸來了。」李太聞聽，暗罵賤

人，氣死我也。遂說道：『你也不用回家了，你那心事，我也明白八九。』

李太開言把話明 老夫心里早已明 你看天霸生的俊 一心跟他一路行 你二人

郎才女貌同偕老 夫妻恩愛過百冬 從今俺兩丟開了 總然到老不相應 天霸而今年還少

與他作個魚水情 你若害羞不能去 老夫送你走一程

李太說：『你若不去，你也不用回家。』王氏說：『叫我上那里？』李太說：『這有你的去

路。』

賊李太 眼前却有四條路 那條路兒均可行 高的樹來深的井 硬的是刀軟的繩

這就是你走的路 王氏一陣好傷情 開言又把夫主叫 爲妻言語聽分明

李太說：『賊賤人，你若惜命，快跟他去；若不惜命，你就一死。』王氏聞聽，定然逼我一

死。遂卽曾道：『夫主呀，你聽了：』

好個王氏女花容 叫聲夫主細聽明 我今來救黃天霸 也是看你面上行 你與他父結一拜

論禮也該救他生 這也是我一時錯 還得就代我年青 從今小奴必改過 你說怎行就怎行

李太這邊哈哈笑 叫聲賤人你是聽 你說此話不中用 莫若一死却干淨 王氏聽罷一些說

低頭暗暗打調停 不如一死歸陰去 夫妻到老不相應 一行說著心犯想 連把鋼刀拿手中

明恍恍對著前胸 正然翠屏要自盡 忽聽空中喊連聲

話說王氏正尋自盡，忽聽有人呼喚。言說：『翠屏你也曾學過脫壳的法，你今練個金蟬脫壳

，吾神領你歸山學藝。』隨便脫皮之法，騰空起來。且說李太還在那里看着，連說好好好，真乃

干淨。

第二十九回

李太懷惡意

王翠平自盡

好一個意狠心毒 老賊丁

不念夫妻恩愛情

一把鋼刀拿在手

要砍王氏死尸靈

只說砍著王氏女 那知原是脫壳工

李太說：『賤婢哇賤婢。』他一邊砍著，一邊喊叫，被天霸聽的真切，他心中暗想不好，八成是婦母被老賊逼死了。常言說：人已死後不結冤，不該還又砍他几刀。這位爺想到這里，自己叫道：『你婦母爲你身亡，還不與你婦母報仇。』說罷，將金標掏出一枝，將刀插在手中，一聲發喊說：『李太太爺久等你多時，拿命來罷。』話說天霸一見李太，手托著藥丁向前就跑。跑了未有十步，只覺著丁傷疼痛，急忙站住說道：『不好，我這丁傷才好，腿不着力，不免我在這里等他，看他如何？』不表。且說李太一心要與天霸拚命，正往前跑，却被石頭拌倒。急忙扒起說：『不好，也是老了，手脚都不相隨，不免我在這等他罷。他若來時，再拿他，如拿不住，用藥丁可也就丁死他了。』老賊想到這里，只說：『不好，還是回家。』說罷，將丁代起來，手執鋼刀，揚長而去。且說天霸等了時候太多，不見動靜，遂往前走了幾步，不見老賊的蹤影。不用說，這老賊一定是走了。遂將鏢收在囊內，來在王氏尸首切近，借著月色，細細瞧了瞧，渾身刺的紛紛亂碎，也不過筋筋連著呢？英雄一見，心如刀攪。只尊聲：『婦母老人家，都是爲我，只落得死無葬身之地了！』黃天霸哭了多時，又將王氏的尸首掩沒妥當，復又跪下，將咀一張，哭

紅旗溝鼓詞 第二十九回

七八

起來了。

天霸復又跪流平 連忙嬌母哭幾聲 你在此地住幾日 小姪必然報恩情 老爺升在杭州地

回與恩官得知情 請下高僧與高道 前來抄度你亡靈 買上一口好棺木 將你抬到我墳墓

埋葬如同我的母 一年四季燒紙錢 只要陰司多保佑 拿住賊人早成功 拿住李太把仇報

也照今日一樣行 天霸哭了多一會 站起身來奔正東 借著月光往前走 不管道路平不平

這回到了馬神廟 準備大禍臨身中 閑言莫問未來事 再把謝虎明一明 自從傷了黃天霸

不知成功未成功

且說一枝桃謝虎，自從天霸去後，獨坐大庭，暗暗的叫道：「天霸呀天霸，你今若是中了二

太爺的藥丁，有死無生，我若不殺那仇官，誓不爲人者也。」話說這賊想了多會，遂叫道：「銅

頭快來。」銅頭說：「來了，二太爺講說什麼？」謝虎說：「取水來。」等時之間，將水取來，將

水取來，這且不提。且說大庭內那些老少英雄，俱各閃在後邊。却說這大庭後邊，還有兩層房子，

大家都在那里坐著呢。皆因天霸一到，全都躲閃去了，這是爲何？所謂兩下全有父債，故此全在

這屋里閑談。內中有個短七爺說道：「衆朋友聽真，今日天霸來到這窰子，與寨主必有大事，料

想此時也該走了。那位兄弟前去望望？」只見一人答言說：「老七爺，你老人家望望去如何？」

七爺說：「可以。」遂走步出了大庭，將身形一躍，使了個旱地拔葱的故事，跳在大庭瓦坊以上

，又使個金勾掛玉瓶的故事，望了望大庭內，只剩了謝虎一人。暗說：「天霸是走了。」這位爺

翻身來至後庭，尊聲說道：「衆位弟兄聽真，莫咯子啦嗎，弟子扯乎子，淨剩流了賭頭子，在窰

里。」大家聞聽此言，一齊站起身來，俱各往前庭來了。

此時驚動賊謝虎，滿面代笑把話明，衆位兄弟且請坐，吩咐銅頭獻茶盃，衆人聞聽齊落坐。

獻茶一畢把話明。

話說兄弟來到大庭，飲茶一畢。問道：「寨主，今日天霸來了，他怎又走了？」扳不倒周正說：「他不知作什麼來了？」謝虎說：「衆弟兄，也知我上江都縣，走了一遭，是來找我來了。」周正說：「你怎麼打發走了？」謝虎說：「他說我來了，你得跟我去，見官消票。我說得了，老兄弟我若跟你去了，是個破的。你看相著把你回去，就說未訪着。黃老兄弟，難了半天心，他說是我回去就是，我與他拿了兩個銀子，他還謙恭半天，勉強拿去。黃老兄弟，真不含忽，真也開面。」敢說他因何又說這一套話？明公不知，只因內中有黃天霸的朋友，怕他前去找他，故意才說這一片謊言了哇。

第三十回

李五訪天霸

謝虎說胡話

閑言未敘，書找上回。且說謝虎說道：「這不是麼？俺弟兄全在，這方才黃老兄弟未來之時，俱是好漢。他這一來，都害怕了，藏的藏，躲的躲，我只當他把我拿去。我哥兩真有交情，三言兩語，他就走了。」一旁站起兩個人，頭一個是鐵把掌張海，二一個是獨眼龍李青，他二人說道：「俺哥兩回寨子去，俺那都頭子還等着呢？」謝虎說：「非別的，回去對寨主說，今天銀子不多，包含點罷。改日有了好買賣，大家再沾光罷。」二賊聽罷，向外就走。衆賊起身要送。謝虎

說：『衆位不必動了，我一人送罷，自己弟兄不套。』謝虎將二賊送出門外，二賊說：『謝二哥，黃天霸當真就那們走了？』謝虎說：『你那知道，那小子中了我的藥了，非死不解。』二賊說：『這就是了，請回罷。』遂拉馬扳鞍認鑿，乘跨坐騎，揚常去了。謝虎回轉大庭來了。話說李五爺將主意拿定，站起身來說道：『寨主，我今天多有招擾了，就此告辭。』謝虎說：『明天再走罷，有什麼這等的忙？』五爺說：『你不知道，頭五天杭州攬了一分標，明日就得起身，所以這樣緊急，就此告別。』謝虎暗暗說道：『不是保標，分明去找天霸，我豈能叫你動身。』一把手拉住說：『五爺，你先別走坐下罷，明天再走。』李五爺無奈，只得坐下不提。且說張海李青二人，催馬直奔臥虎莊走下來了。

二人上馬抖絲韁 一心要上臥虎莊 聽見謝虎說的話 天霸中了丁藥傷 大料今日無人救
準備一命見閻王 從今綠林得安穩 江都殺官走一場 咱今且到馬神廟 見見洪周老和尚
明日回到鑿子去 對着寨主說其詳 若聽天霸他一死 殺豬宰羊祭上蒼 二賊叨念往前走
只見西方落太陽 忙忙張張往前走 要奔馬神古廟堂 不表二賊忙走路 再說天霸少年郎
話說黃天霸順着山坡，走出有五里之遙，只才下了這座山坡。只覺肚內飢渴，也不知馬神廟離此多遠，嬌母說過十里之遙，大約也有一半。連個正徑道，也未有走着。歎道：『咳，這是我當差落的這個樣的艱難，好不辛苦人也！』

英雄天霸奔路程 掛著影兒向北行 並無走著平川路 俱是高低坑連坑 英雄走些不平路
見些荒草把路平 我若走到馬神廟 見見盟叔洪周僧 古廟以內把傷養 傷痕養好再登程

我父結拜人不少，而今誰把我照應。當初五叔代我好，不知今日怎樣行。若與李太同一黨，算我投火自奔燈。英雄怕神就有鬼，一步進了是非坑。天霸正然往前走，西北乾天起狂風。大風刮了好幾陣，萬里乾坤被雲蒙。天霸一見心胆怕，二目圓睜看不清。果然伸手不見掌，真正對面不相逢。對面塵沙迷二目，塵土不住亂飛騰。天霸只當難行路，等時坐在地流平。手扳雙膝頭低下，不住只說好大風。

黃天霸只見風刮，無邊無沿，坐在地上，連聲不住，說道：『好大風！』

勉強站起將要走，不辨東北與西南。強打精神走幾步，咕咚栽倒地平埃。

話說天霸一時之間，不辨東西南北，勉強走了幾步，又被石頭拌倒，復又坐下。長歎了一聲，說道：『這也是我身逢絕地，運氣不好，不免等等風息了，再走。』這位爺到這里，待有半個時辰，只見風靜塵息，浩月當空，不由的心中歡喜。說道：『可該我走了。』說著起身來，將渾身塵垢，拍了拍，說道：『只是往那條道所走呢？怎麼辨不出東西南北，如何是好。』英雄正在為難之際，只聽見刷拉拉的風響。天霸說：『此時風已住了，這是為何？』只見有個小旋風，英雄說：『是了，必是孀母陰魂，知道我失迷路徑不熟，送我一程，若是你老人家頭前引路，引我去上馬神廟的正道，天霸隨後緊跟。』

第三十一回

天霸被風刮

路遇二賊丁

正北鐘聲響亮，那旋風忽然不見。天霸說：『這必是到了馬神廟了，怎麼這般時候，鐘聲響』

呢？可也奇怪了。」且說天霸正往前走，只聽馬擺鈴聲。遂回頭看了看，只見來了兩匹坐馬，上馱著二人，那英雄一看說：「這又不是好人，必是蘆林賊寇，不免我在此等等，看他如何？」且說二人，頭一個就是鉄把掌張海，二一個是獨眼龍李青，這兩個賊怎麼來到這里呢？一來到馬神廟走走；二來被那大風刮的有點迷失路途，二賊下了坐騎，歇了多時，只見雲開霧散，才走來到此處，就遇見天霸了。他二人也不知而前是誰？正然往前所走，只見有個稍長大漢，離此不過約有二十餘步。遂將馬勒住。二賊言道：「那邊站着一人，也必是咱們上的朋友。」那個說：「可那里知道。」李青說：「不然問問他如何？」張海說：「使得，你與他說上幾句如何。」遂在馬上，連聲發喊，說：「呀得合字，一順字線上里，馬子渾素天從舊地上到咧。地入了神古窰，多架弄點吸迷子。合字你合不合英雄。」天霸在那邊聽的眞真切切，遂將二足頓了兩頓，說道：「瞎你娘的眼了。」天霸暗罵多時說：「我也得應他幾句。」說罷，應聲發喊：「嚇得，從舊地上往列地來，楚念搖把念了素渾天，躁古窰居迷子海混啦。」二賊聽了天霸之言，張海說：「得了，這小子他算窰苦了。」李青說：「二哥得了，這小子軸留琵琶絃子尖咀子。」張海說：「這小子是偷雞鵝鴨犬的。」李青說：「咳，二哥呀，這小子鈞桑子好似銅鐘一般，聽他說話聲音透熱，有八成是黃天霸了。」張海說：「你拉倒罷，別說咧，那該有黃天霸咧，不是被謝二哥拿藥了了，未對咱說嗎？」李青說：「他光說拿藥了了，可不知死去了未死？」張海說：「不然，你叫他幾聲，聽聽是不是？」李青說：「可以。」在馬上丹田用力一聲喊道：「呀得，面前那人，莫不是短命鬼黃天霸麼？」天霸開聽此言，一聲罵道，說：「瞎眼的小子，老太爺在此，久候

多時了。二賊你們快拿命來罷。」二賊聞聽，只吓的急令打個冷戰。張海說：「可不好了，不是他是誰？咱們跑罷。」

好個張海合李青

聽說天霸走真靈

二賊拍馬要逃命

急快加鞭催走龍

一齊催馬揚長去

大個不認的，不認的，英雄爺一見傻子與他發愕。問道：「你師父在家未有？」傻徒的說：「我師父說拉，若是認的，就請進去，若是不認的，就說未在家。」英雄聞聽，微微的笑道說：「這是個傻子，起來罷，閃閃道，我進去。」呆子說：「你你你快別進去，我師父說拉，就說未在家，你莫進去。」天霸不聽，向里就走。他往外就推，這位爺如何受的。遂揚起手來，對着呆子一掌，把呆子打倒塵埃，咕咚一聲，只見鼻口流血，將燈籠也押瀰了。只說：「咳呀，罷了我了，罷了我了！」說聲好作實手頭，將我鼻子都打出血來了。呆子只僣按著鼻子喊，黃天霸走了去了。

好個天霸美英賢

邁步如梭往前顛

黑夜不見廟內景

只奔禪堂走的歡

一行走著心暗想

暗把五叔叫一番

小姪今天來到此

特與你老來問安

第三十二回

投奔馬神廟

洪周暗定計

好個天霸美奎元

邁步如梭往前顛

夜里不觀廟內景

只奔禪堂走的歡

一行走著心犯想

連把五叔叫一番

小姪今日來到此

特來請安到這邊

天霸這里忙問安

尊聲五叔你老好

洪周聞聽不敢言

眼望天霸真發愕

連把英雄尊一聲

你是何人來到此

天霸說：『五叔，你老當真想不起來了？我若提起一人，你老可能知道？』洪周說：『有名的知道。』天霸說：『當年有一人，家住浙江紹興府望江縣內集真村人，人稱錦眷堂陀金鑲將鎮南方南霸天姓黃，可曾認識？』洪周說：『那是我磕頭大爺，我二人千金不換，自己好友，勝似同胞。』天霸說：『那就是我的天倫。』洪周聞聽說：『怎麼你就是那個小姪子麼？』天霸暗說：『你把我叫了個寒心。』說：『正是。』洪周說：『真來有出息，小時節你勤不動就好，真正是龍生龍鳳生鳳，有其父必有其子。』言罷說：『賢契往里請罷。』

天霸進了禪堂中 只見擺設甚鮮明

來到屋中，二人一齊落坐。洪周說：『徒弟看茶，你黃老哥來了，快快的取來。』呆和尚聽說，一隻手執着匾燈籠，一隻手按着鼻子走將進來。洪周說：『你那怎麼的了？燈籠也匾了。』呆子手指天霸說：『問他怎麼的了？』洪周說：『老賢姪，你打他來者？』天霸說：『我未打他，他開開門，我問他來說，你師傅在家沒有？他說認得的請進去，不認得說未在家，老叔叔你老說這是什麼話？』洪周說：『咳，那是個呆子，他不會說話。』天霸說：『我往里走，他就向外推，我一抬手，他就倒了。』洪周說：『你別答訕。』他又叫道：『徒弟看酒來。』呆子說：『挨他人一把掌，還得與他人斟酒。』無奈斟上。

洪周用酒慢開腔 叫聲賢姪聽短長 當初你父把事創 你父聲名天下揚 後來改邪歸了正
不到綠林在家鄉 你今欲往那里去 聽你當差在公堂 你既當差衙門站 到此爲的那一樁
請安之事全在末 必有公幹到這鄉 始末情由對我講 萬莫支吾將我搪 別將叔叔當娘看

說說實情礙何妨

話說天霸一聲尊道：『五叔呀！當真要問小姪，却有一點小事。』洪周說：『有什麼事？只管說來。』天霸說：『若提起這事，非同小可，總是怨小姪兒，交人不到。』洪周說：『你說說我聽聽？』天霸說：『五叔呀，是你聽了，若提起這件事，怨姪兒目不識人。明知我在江都當差，就招了三件命案，前去告狀共合一十八口，這件小事，你看如何？』洪周說：『咳，這個賊子，胆真也不小，連一點交情面也未有。』天霸說：『這還不算，將騾馬搶去六十餘匹，金銀彩緞不計其數，臨行在牆上留下賊人的暗記，牆上畫虎，虎身上一個旁蟹，傍邊有枝桃，這就是賊人押記。』洪周說：『你說他是誰呢？』天霸說：『猜他不是別人，就是紅旗溝的一枝桃謝虎，我才領了恩公的簽票，特拿此賊來了。』

第三十三回

天霸問洪周

謝虎有私通

惡僧人暗暗的說道：『不好，這小子說的來，就辦的出來，哦哦有了。』

好個萬惡出家僧，暗暗不住打調停，我今將他灌個醉，在把小子上上綁，說罷伏着面代笑。

叫聲哥哥小英雄，咱兩且這來飲酒，左一盞來右一盞。

天霸說：『五叔呀，酒算不喝了，看飯來罷。』洪周說：『再喝兩盞，不礙事。』天霸說：『不喝了。』洪周說：『俺二人不用敘酒了，就把這壺酒喝吃了。』天霸無奈，又喝起來了。洪周說：『明日與你預備一頓早飯，吃了再走。』天霸說：『我還有兩個朋友，現在店中，我今晚

去將他二人領來，在你老這吃頓飯，我好前去拿賊。」洪周說：「是你當真要走？」天霸說：「不敢撒謊。」說罷，起身來，向外就走，一行走，可就叨念起來了。

好個天霸美英才 一留歪斜把脚合 走二步來退兩步 前仰后合不自在

且說天霸一留歪斜，喊叫一聲：「五叔呀，我要拿賊辦差去了。」洪周說：「請了。」小爺別喊拉走道，等時就出了西便門。洪周暗說：「你可去罷，罷了我的了。」說罷，將門關上，回至在禪堂。小英雄在門外說道：「何不前去，找找老賊，砍他幾刀，也解我心頭之恨。」正然叨念，只見從正東上來了一人，走的急快。列位這是誰呢？這就是洪周大徒弟閻三友，他從窰子分賊面回。一行跑着，聽見是黃天霸的聲音，遂說道：「不好。」止住身形，看了看那人，只是叨鬼。聞聽他說，砍他幾刀，方解我的心頭之恨。三友暗說：「這不是他是誰？他被謝虎寨主用藥丁丁死了，爲何又活了，看他這光景，八成喝醉了。我何不乘此機會，將他拿住。」從腰中將五勾神龍抓取出，對准小爺背后，刷的一聲丟將出去。遂抓住了天霸的後背心，用力往回一代，就不好了。

好個惡賊三友僧 龍抓抓住美英雄 又將絨繩用力拉 天霸栽倒地流平 復又取出刀一口

對准天霸下絕情 叫聲冤家那里走 鬼門關上去進燈 手起刀落人頭吊 未定存亡死共生

話說惡賊對着天霸，舉刀就砍，那位說八成是殺了。三友惡賊一刀砍去，偏着天霸傍邊有一塊石頭，刀砍在石頭上，與天霸撞了寶啦。惡賊說：「不如將他胸代砍下來。」這賊剛要動手，且住。我今若是殺了黃天霸，我回在窰子去，寨主謝二哥，一定不信，他准說他用藥丁將他丁死

的，我這豈不是落個旁而無功了嗎？莫不如我將這小子，先擲上送到鑿子去，與大家看看，寨主說誰若拿住黃天霸，才算得首功一件，不免我把他送至鑿子去。不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酒醉出古寺

山門外被害

天生英雄出現 到處要拿賊平 惡僧一見醉醅 舉刀就下絕情
也是英雄命大 遇見保駕石兵 惡賊復又上綁繩 一心要去擊功

閑言少敘。却說閻三友自己想到道：「我若把他殺了，謝二哥准是不信，他必說拿藥丁丁的。我不免將他綁上，前去獻功，謝二哥常說，誰能拿住活黃天霸，身不動，膀不搖，坐吃山空，立吃山倒，算是個准寨主，衆弟兄都用他拿占近，豈不是好。放着功不建，爲何把他殺了。」這賊想到這里，遂把絨繩解下，將天霸的胳膊，皆綁起來了。且說黃天霸此時驚醒過，自覺有人綁上了，也不知何人。他就說了話了，誰與老太爺玩耍，還不與我鬆開。閻三友在旁喊道：「呀，黃天霸短命鬼，你三爺把你綁上了。」黃天霸聞聽此言，二目圓翻，虎牙咬緊，罵了一聲：「賊呀。」話說閻三友從腰中取出一條手絹，將天霸的嘴堵住。這賊遂往天霸腰中一摸，不見他的刀在何處，只有鑰囊，這個賊解將下來，揣在懷中。又叫道：「天霸呀，跟你三爺走，把你送個避靜之處。」說罷，伸手將天霸的衣服抓住，就往肩甲上一抗，慌忙可就走下來了。

好個三友惡賊僧 用手抗起美英豪 如同抗着看家犬 一步步來往前走 來在便門止住步
腹內不住自斟酌 今日不往別處放 將他計在苦肉牢 叫我師傅把更打 後邊去看女多姣

話說黃天霸正然心中自嘆，閻三友在旁說道：「老小子，這就是你的好地方，在這候着罷。」遂用手往里一推，英雄吊在里邊，倒在肉牢以內。列位，何爲肉牢呢？當初是一面吃水大井，只因廟內殺人太多，害人不少，把死尸俱丟在裏邊，亂成肉醬，深有一丈。天霸去在里邊，自覺着腥臭難聞，大蝨亂拱。口內又說不出話來，心內暗說：「好賊呀，你實在惡透了，此比砍我千刀還難過了。」閻三友在上邊，抬頭一看，有一塊青板石，挨着中樓一傍放着，急忙搬將來，把井口蓋上。又叫道：「老小子，你在這裏受用罷，三爺我可要走了。」說罷，轉身就往禪堂去了。一行走着，心中暗想，將他殺了，去了我眼中丁肉中刺。來在禪堂門外說：「師傅呀，你老看家了，徒兒回來了。」洪周一見，哈哈大笑說道：「徒兒回來了，坐下講話。」遂又吩咐傻徒兒，快來看酒伺候。三友酒意的問道：「怎麼天霸來了？」洪周說：「來了又走了。」三友說：「八成你是見了鬼了。」

惡賊酒意把話學	口稱師傅聽根苗	那還有黃天霸	早以中了毒藥丁	謝哥對我言過
天霸早以赴陰曹	洪周擺手說不對	這個言語是相學	方才在此同吃酒	他說要拿一枝桃
早來一步還趕上	小子難以把命逃	三友聞聽哈哈笑	師傅說話禮不高	他父與你會結拜
不該害他根一條	惡賊說能探心話	洪周擺手把頭搖	人若在來情也在	人若不在情也拋
活該小子不應死	你若在家命難逃	老賊說的快情話		

第三十五回

黃天霸被擒

怒罵閻三友

三友說道：「師傅叫你連朋友的交情，也不顧。」洪周說：「你拉倒吧，他是作什麼的，咱爺們是什麼的。」三友說：「如此看來，師傅你老還是恨着他呢？」洪周說：「爲什麼不恨他呢，他只顧當差，朋友的義氣，全然不看，那有不恨他的。」三友說：「你老常真恨他麼？」洪周說：「那個哄你。」三友說：「若是真恨他，那短命鬼，可叫我拿住了。」洪周聽笑了笑說：「你拉倒罷，別說了你要拿黃天霸，你們這些弟兄，連影也不敢見他，這話我可不信。」三友聞聽，也哈哈的大笑，說：「你真把我瞧廢了，我這實話，真將他拿住了。」洪周說：「真麼？」三友說：「若提起這話來，師傅你老八成將他灌醉了，送在西便門以外，你就回來了。這小子叨叨咕咕的，一留歪斜，就說要找李二太爺去算帳。俱被我聽見了，我才拿五勾神抓，將他抓住，只想一刀，結果他的性命。」洪周說：「你把他殺了，可拿何人前去擎功？」三友說：「師傅不用急着，我拿了一個活天霸。」洪周說：「真麼？」三友說：「誰能撒謊。」洪周說：「現在何處？」三友說：「師傅呀，你要仔細聽了：」

你老若問在何處 把他丟在苦肉牢 洪周聞聽這句話 忽然喜上兩眉梢 叫聲徒兒你喝酒
身體乏困去歇着 三友聞說這句話 想起搶來女多嬌

話說三友尊道：「師父呀，我搶來那兩個美人，走了無有？」洪周說：「那能與你放走，你出去約有半個多月，把我的心都使碎了。這兩個丫頭不住啼哭，我黑夜白日，與你看着，恐怕他兩個跑了。這是你回來了更好，省我看着，交與你罷。」三友說：「這就該徒兒我出頭露日了。」

再表受罪女花容 惡賊搶來姐妹兩 進廟也有半月零 大的名叫瑞蘭女 二姐瑞青他的名
他倆家住何處 地名叫作劉家營 只因他往姑家去 被賊看見搶廟中 欲想逃走走不了
每日不住放悲聲 那個就把姐姐叫 這個就把妹妹稱 俺不該把姑母看 表兄死在賊子中
這個說是該如此 遇見霸盜萬惡僧 俺們來在馬神廟 算計也有半月工 惡賊他若回到廟
一定與俺拜花燈 那個說俺今捨命 至死不能將他應 瑞青開聽這句話 連連又把姐姐稱
趁此惡賊未回轉 不如早死早脫生 好個劉家二嬋娟 同心二人把樑懸 流淚眼觀流淚眼
怎不叫人心痛酸 不知那世作下孽 如今報應到身邊 莫非父母心不好 禍滅拆至兒跟前
一家老幼不相見 目下要見鬼門關 姐妹二人把樑懸 惡賊門外忙答話 叫聲美人且聽言
留下美名萬古傳 也是出于無計奈 開門罷來開門罷 急速開門莫遲延 惡賊外邊不住叫
你兩不要尋自盡 我來與你結鳳鸞 鬍腦瓜子往裏冲 撞的格扇連聲響 連人代板倒平川
兩個女子不敢言 惡賊叫的發急燥 墜吊二位女嬋娟 說到此處住一住 喝點茶來我再言
二女正在把吊上 古冬冬

第三十六回

閻三友犯疑

洪周問實情

話說瑞青叫道：「姐姐，咱快跑罷。」瑞蘭說：「跑不了！」他二人正在害怕之時，閻三友在門板上，說了話了。說道：「二位女子哪，恭喜恭喜，我喝酒喝醉了，你兩個快攙扶我罷。」瑞蘭暗說：「好個該死的禿驢，你還煩不過來，誰攙扶你去。」惡賊又說：「我還拿住黃天

霸的。」瑞青說：「姐姐，這禿賊說他拿一個黃天霸。」瑞蘭說：「死不知殺了未有；聞聽人說，施老爺手下當差的，此人慣能拿賊，俺爺爺如若去江都縣告狀，施老爺必差黃天霸前來拿賊，不料被賊人將他拿住了，俺這冤仇，終久不能報了。」瑞青說：「姐姐，你問問他殺了未有。」瑞蘭說：「我不去。」瑞青就說：「姐姐呀，他若未殺，俺好救他，他可就能替俺報仇了。」無奈瑞青來至惡賊近前，叫道：「三爺呀，喝酒了麼？」三友說：「喝醉了。」瑞青說：「方在你說拿黃天霸，殺了未有？」三友說：「我拿了一個活的。」瑞青說：「現在何處？」三友說：「你問這些作甚，叫旁人聽去不好了，快把我攙扶起來，去到床上去罷。我實實的是醉了。」瑞青又同他姐姐說道：「這個賊乃是個酒色之徒，俺把他扶到床上，再灌他幾盅，那時節叫他說甚麼？他就得說甚麼？」瑞蘭說：「我煩也。」瑞青不過是招招架架，瑞蘭說：「是了，任憑你罷。」三友說：「快着罷，好上床飲酒。」

惡賊這裏忙站起，微睜二目看姣娥，不由一陣哈哈笑，二位美人長的精，今日成就恩合愛，不枉出家念彌陀，是我之心敬天地，廣寒宮裏降嬋娟，叨叨念念把床上，坐在一旁把眼合，瑞青一旁不怠慢，用手扳過一張桌，急忙取過兩壺酒，拿點酒菜桌上擺。

那位老爺說了，這你話一點不合理，那屋裏怎麼這等方便。列位有所不知，自從將他姊妹二人搶來，那一天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故此全都現成。瑞青叫道：「姐姐，你在那邊坐下，我在這邊。」瑞蘭連頭也不抬，只羞的面紅過耳，一言不發。瑞青拿過酒杯，斟了一杯，放在三友的面前，說道：「三爺你渴酒罷。」這一句三爺叫的不要緊，把個惡賊，樂的兩掌都拍不到一塊。

啦。閻三友正然飲酒，遂說道：『美人哪，是你聽了！』

自從進了我的廟，今日足勾半月正，方才我還未進廟，遇見黃賊廟外迎，纏綁兩背抗近廟。

預備明日好走了，我將朋友請到此，好拿天霜祭亡靈，紅旗溝內尊敬我，一品寨主衆人稱。

明天就是良辰日，夫妻三人拜花燈，惡賊提起這句話，瑞蘭這裏暗叮掇，好個瑞青女嬋娟。

叫聲姐姐聽我詳，叫你敬他三碗酒，爲的我我出閻堂，且把秃賊哄個醉，想去打救美豪強。

俺若救出黃天霸，叫他來殺秃和尚，姐妹二人逃活命，他必送俺轉還鄉，這件事兒你不辦。

何必害羞使硬腔，瑞蘭聞聽這句話，你替我敬又何妨，好個伶倒小瑞青，等時他那姐姐沖。

聞聽惡賊不喝酒，瑞青一把巧計生，姐妹二人同進廟，三爺不該兩看成，妹妹敬酒你就飲。

小奴敬酒不接迎，莫非妹妹身子重，且把奴家看的輕，久後也是不得好，不如早死早脫生。

第三十七回 閻三友飲酒 一女子定計

閻三友聞聽瑞青之言，連忙說道：『娘子不要死，是我喝也就是了，千萬莫要尋死呀，喝可
是喝，明日還得拜堂成親。』瑞蘭一旁暗暗言道：『想你這樣不知死的酒色之徒，有多少姑奶奶
至死不與你拜堂。』瑞青說：『三爺呀，你喝罷，明日拜堂就是。』惡賊遂將酒碗接過，頭一碗
就喝了，二碗免強，又把一碗也喝了，及酒三碗上，是真下不去了。

話說二位女多嬌，兩個惡賊灌醉了，三友上了牢籠計，準備目下把禍招，此時忙壞二女子
款動金蓮往外逃，姐妹二人出門外，一直竟奔苦肉牢，瑞青不住抬頭看，恐怕有人暗中聽。

話說姐妹二人，走到中樓北邊，不見肉牢在那裏，他二人正在爲難之處，忽有一般腥氣扑人。瑞青說：『姐姐這地方必是肉牢，不然這麼腥呢？』瑞蘭說：『如此俺細細的找找。』二人毛股腰走了兩步，瞧見一塊青板石蓋着。瑞青說：『姐姐，八成這就是罷，俺兩把這石板掀開。』瑞蘭說：『對，俺就掀石板。』瑞青說：『下手罷。』說罷，姐妹二人，將腰一彎，伸出手，抓住板石，將牙咬了兩咬，用盡平身的力量，那石板運動也不動。那個說：『咳你拉倒罷。』那個說：『這可怎麼好？』瑞青說：『有了，我方才過道月樣門的時候，幾乎拌了我個筋抖，仔細一看，原是一根杠子，不免將那根本杠子取來，可能將這石板抗起來了。』瑞蘭說：『好你就快拿去。』瑞青說：『姐姐，你等着，你可千萬眼色點呀，若叫那賊人見，大爲不便。』說罷，就去不多時，將杠子取來，說：『姐姐我拿來了。』說罷，二人杠子拿手中，插在石板底下，推了幾推，這見露出井口來了。瑞蘭說：『妹妹呀，既看見井口，俺就伏着往裏叫叫。』瑞青這才手扶井口，叫一聲：『黃老太爺在裏沒有？』且說天霸暗說：『此時我比狗子還不及呢，還稱我老爺。』天霸在裏聽得明白，往上一瞧，只見井口一旁，好像兩個人是的。口口只叫黃老爺。想罷，不由的可就犯起愁來了。

天霸一陣好爲難 不由心中打算盤 井上有人來救我 聲音好似女嬋娟 廟內那來裙釵女
何處女子到此間 哦哦是了 必是三友行霸道 搶來女子留廟間 想必前來把我救

瞞着惡賊到此間 天霸正然暗說鬼 口內堵着話難言

天霸想起這裏就是說不出話來，心內急了，他就咕嚕起來了，將這兩女子，嚇的往後倒退，

說是這是什麼頑意？瑞青說：『有八成不是人。』瑞蘭說：『不對，你不知道這作惡賊的人，都損那他若害好人之時，必先將嘴與他堵上，爲恐他要吵，我聽井裏之人，亦必是將嘴堵上，不然他咕嚕的是什麼？』瑞青說：『也是。』說罷，又伏在井口，叫道：『黃老太爺，咱是來救你的，你自己想法，將嘴里東西拿出去才好。』天霸這里着急，向外就吐，如何吐得出去。他就搖頭，那想工夫太大了，那手絹已竟都溼透了，從着里露一點手巾尖來，井里人骨太多，天霸這里着急，只是搖頭，遇巧將手巾尖打在骨頭又裏，他就往回一掖，兩借勁，可救吐出來了。遂長出一口痛快氣，一聲喊道：『賊呀，我與你勢不兩立！』瑞青說：『你別喊拉，叫賊人聽見呢？』天霸說：『你們是救我的？』瑞青說：『正是。』天霸說：『怎麼救法呢？』瑞青說：『那知道無法。』天霸說：『你去找兩條繩子，可能把我救上去。』姐妹二人，回轉禪堂，取繩子去了，將繩子取過，急急忙忙的，二人挽在手上，向外就走。不多時，來在肉牢以前，手扶着井口，往下通知天霸說：『把繩子比齊，着照一頭挽個結子，不要大了，你兩家拿着一股，係將下來，我咬着繩扣，我若停的一聲，你們可就往上提，就把我提上了。』瑞青說：『是了。』急忙挽個結子，一個個拉着一股，係將下來。說：『黃老爺繩子下去了。』天霸聞聽，往上觀瞧，果真下來了。天霸把嘴一張，對准繩扣咬住，嘴里不敢說話，一連哼了三聲。這個說：『姐姐。』那說：『妹妹里邊噤了一聲，必是咬住了，咱倆往上提罷。』二人忙將繩子挽住手上，可就往上提起來了。

瑞青又把繩子解下，天霸將杠子在丟一邊，又用青板石蓋好，將他自己身上臭泥擦了擦。說道：「可把我氣壞了！」二女子一見，急快跪倒，不住的叩頭。口稱：「太爺呀，快救命罷。」他倆跪在地流平，連把太爺尊又稱，叩頭如同雞吃米，二目之中滾泪痕，咱倆今天救了你，你快救咱去逃生。英雄聞聽開口，叫聲女子你是聽家鄉住處對我講，表表你的姓合名。瑞青聞聽開言道，連把太爺口內稱，問我家來家不遠，說是無名却有名，離此不過三十里。地名叫作劉家營，我父名叫劉廷恆，我倆原是叔姐妹，奴叫瑞蘭他瑞青。妹妹年長十六歲，小奴拙長十八冬，姑母家中把親串，姑表兄弟來接迎，那日到了中途路，遇見此廟惡賊丁，把咱二人搶進廟，要與我倆拜花燈，自從那日來到此，大料九死無一生。窳子來個賊謝虎，會去萬惡三友僧，惡賊那日出廟去，今日方才回廟中，他要與咱拜天地，將他灌個醉醺丁，惡賊他才說實話，救出太爺活性命，這是已往從前話，再看下回得知情。

第二十九回

風送路碧蓮

火焚馬神廟

天霸聽二女子之說，方纔醒悟說：「你們先回去罷，等我涼爽，隨後趕到。我拿此賊，管保手到擒來，諒想他難逃我手。」瑞青說：「你快去殺他罷，他醉了。」天霸說：「放見心罷，等等我歇歇殺他不遲。」瑞青說：「不然，就將我們先送回家。」天霸說：「你們半月禪堂住了，一宿就不能住了，等我殺了賊人，到天明必有個安排。」話說黃天霸只見劉家姊妹倆，回禪堂而去。又自己暗道：「我今夜在肉牢裏，真把俺悶壞了，幸虧二位女子，將俺救出。不然俺天霸難歸陽。」

世了，諒着此賊也跑不了，惡賊少說也得睡到天亮，不如我找個地方歇歇，再殺此賊。」想到這裏，東瞧西望，無有歇處，望大殿上看瞧着說：「我不免到在上邊歇歇去罷。」來在大殿以下，將雙腿使一個旱地拔葱的典故，搜的一聲，穿在大殿以上。黃天霸在瓦輪以上抗着，鋼刀頭枕着，只覺被風吹的涼爽，二目一閉，就睡起來了。列公不知，皆因他兩夜未睡覺，焉有不困之禮，這一覺不要緊，又睡出禍來了。話說姊妹二人，只叨念了半夜，也未見天霸去殺忸賊，這時候天也亮了，兩位姑娘，就長吁了一聲。遂說道：「也是咱的命該如此。」又看三友賊僧，一台用手，把二目皮兩揉，說：「好睡呀。」他姊妹兩個聞聽，嚇的魂不附體，惡賊又叫：「美人呀，敬叫你們，把我灌醉了，若不是你二人，我喝不了這些酒。」又回頭一看，窗櫺紅了，是被日頭照的。三友一見來說：「可壞了，就誤大事了，這可如何是好呢？」三友把搭包鬆開，欲待把新投，不想將鑰落在床以上。二女子瞧見，也不知甚麼兵器。暗暗的說道：「只個賊，他手內也無有這個器皿，且問問他，這叫甚麼東西？」瑞青開口說道：「三爺呀，這是什麼物件，這一堆，俱在這口袋裏裝着呢？」三友說：「娘子，你不知道，只是黃天霸他的金鑰，慣殺過人的性命，敗中取勝，就是這個買賣。」瑞青聞聽，又暗暗的想道：「黃老爺若把這件東西失落了，這不去他的膀子了，想個什麼法，將他撮弄下來才好。」這佳人拿定了主意，就說道：「三爺呀，把這件東西交給我罷。」三友說：「你要他做甚麼？咳，天晚了，還得上鑿子去搬兵要緊。」一行說着，將搭包係在腰中，把五勾神龍抓，從新挽上一條紅絨繩，又將鑰囊拾起，就要往懷中去揣，瑞青一見，計上心來，說道：「三爺慢走，奴家有話言講。」

你若帶在鑿子去 衆人一見喜愛他 這個三口那個兩 你連一口難剩下 你把此鑿交給我
若是演習還在家 在家若是練熟了 遇見仇人好打他 不知說的是不是 三爺你老察細詳
惡賊聞聽哈哈笑 美人說的禮不差
閻三友被二位姑娘哄信，將天霸的金鑿，留在廟上，惡賊走出禪堂。瑞青忙將金鑿捆在床底下。說：「等黃老爺來，我好給他，好打禿賊。」這是小姐心內話不提。

第四十回 三友搶美女 路遇二英雄

且說閻三友要奔鑿子搬兵去，到東邊禪堂門外，看他師父睡着呢。熬夜了驚動不得，進了肉牢以傍，看青石板蓋着呢。又出了東便門，勾奔鑿子走來。閻三友來至山坡上，看從東來男女二人，女子騎着毛驢，頭前行走；男子背着包袱在後。這賊見了這個女子，他就走不動了，拉住他就看起來了。

閻三友	站在那邊身不動	目不轉睛看嫵媚	左一眼來右一眼	佳人長的似天仙
惡賊看罷多一會	心猿意馬好難拴	往前又走好幾步	趕上佳人便開言	開口就把美人叫
叫聲美人你聽言	前世姻緣今日會	跟我前拜天和地	一行說着就動手	一把抓住驢雕鞍
嚇的女子打戰戰	不住連連叫蒼天	男子不住連聲喊	胆大禿賊反了天	三友一見心好惱
忙把鋼刀拿手間	惡狠狠的要動手	只聽正西馬擺鈴	三友一見留神看	馬上駝着二奎元
只聽大叫連聲喊	罵聲禿賊大不堪	明明世界把人搶	胆大奴才反了天	

只聽馬上兩位英雄喊道：『禿賊呀，清平世界，敢怎搶奪民女，今日遇見二位太爺，豈肯容你，拿命來罷。』三友聞聽，嚇的魂不附體。說：『吓呀，他二人那裏來的，我跑娘的路罷。』邁開大步，直奔窰子而逃。且說二位英雄是誰？是萬君兆萬君甯，他兩人奉李五爺差遣，打聽天霸的卜落，李五爺想着他來自己打聽，謝虎不讓他動身，留在窰子吃酒，所以纔遣萬家兄弟二人，前來各處尋找，找了一天一夜，未見踪影，要想回窰子，從此路過，遇見三友將馬一提，趕到了山陂以上，將閻三友嚇的飛奔而逃。弟兄來至男女前面，只見女子痛哭，那男子走到萬家弟兄面前跪到。口尊。『二位大爺，趕救兄妹之命，刻骨難忘。若不虧二位大爺趕到，我妹妹早被禿賊搶去了，我與二位大爺到謝了。』萬君兆說：『你從那條路走不了，怎走這個地方，你們那裏的人氏，要上那裏走去。』那人說：『小人姓張，家住張家灣，那是我的妹妹，婆家姓李，坐在李家鎮，送我妹妹還家，所以從此路過，比別處近幾里地方。』君兆說：『這多虧遇見我們兄弟，若不你性命就完了。』兄妹二人，又道謝了，洋常而去。萬君兆說：『兄弟，咱兩回窰子，可是向別處去呢？』萬君甯說：『還是回窰子去罷，見了李五叔再論。』君兆說：『好。』弟兄二人就走下來了。這且不表，再說黃天霸睡醒，跳下大殿來。

走過月樣門兩道 禪堂不遠遠悄悄 往前不走止住步 又聽裏面哭聲高

黃天霸聽外邊有的真真切切，又自己說：『虧我來了，晚來一時，他兩性命難保。不用說，惡賊必是走了，我勸勸開門進去。』回裏就走，姐兩正哭得呆狀狀，忽然聽門響，抬頭一看，原是天霸。走進門來，姐倆一見，急忙下床，跪倒在地。開口說：『老爺呀，你怎纔來？那禿賊已

走上簷子裏去了。一會就回來，老爺若早來一刻，就把賊那禿殺了，趁此賊人未回，咱三人快走罷。」天霸說：「你們不必着急，方纔也是怨我一時之錯，一等那人回來，一定我還殺他，他也難逃我手。」瑞青說：「老爺呀，先把咱送回家罷。」天霸說：「我是男子，你們是女子，旁人看見不雅。」瑞青說：「你老若是多心，將咱送出大門以外，我們自己回家去。」天霸說：「不中，這地方賊人太多，再若叫人搶去叫出了火坑，又入水坑，誰能救你們去。等我殺死賊人，再送你們回家。」瑞青說：「老爺只回可別誤了。」天霸說：「這回不能。」說罷就走，瑞青又說道：「你且站住，八成你老丟東西。」天霸說：「我鏢丟了。」瑞青在床底下，將鏢取出說：「這是你的東西罷。」天霸一見，滿心歡喜說：「好哇，有這件東西，我就不怕惡賊了。」慌忙提起，向外就走，暗說話我找老和尚，禪堂探探虛實。

第四十一回

老洪周定計

黃天霸飲酒

來到裏間屋，只見洪周也就把腦袋放在桌上睡呢。不免我嚇虎嚇虎，他拿着刀背子，照着後頸子上，刺了刺了兩刺。洪周正然睡熟，覺着涼嗖嗖的，睜眼一看，是天霸在面前站着，手拿鋼刀。洪周慌忙站起說：「呀哥你來了麼？」天霸說：「我纔來。」洪周說：「你不說還有朋友來麼？」天霸說：「我一人的。」洪周說：「坐下罷，你能那禿賊起來見我了，那個東西有點毛滕滕的。」天霸將刀入在鞘內，圍在腰上，洪周叫：「快提酒來做飯，你黃老兄來了。」儂和尚聽着師父呼喚，閉着二目，走到屋裏，說：「那個黃老兄？」洪周說：「真是昨日來，拿黃老兄

來告誦，叫咱們預備飯麼？」傻和尚說：「黃天霸麼？」周洪說：「你說甚話。你看誰在跟前呢。」傻和尚抬頭一看，把足睛瞪，說：「他怎廿來了？」免強說道：「黃老兄，你纔來麼？」天霸未言，洪周說：「看酒飯去罷。」徒弟說：「知道。」他就前去做飯去了，不言叨子叨念，天霸把臉一沉，說：「只有幾句話對你言講，你老可莫沉心。」

洪周說你只管講 我要怪你不是人 你我當初咱相好 異姓交情五倫中 昨日我去找朋友
出門遇見我仇人 此賊不是別人也 是你徒弟回廟門 把我拿住上了綁 要想害我命歸陰
洪周暗暗的說道：「三友呀：我說你不能拿住他，你偏說我拿住他了，俱是驚慌，叫我打一夜更，這是怎說呢？」只是老賊心內話說，天霸你若不說我，那知道這小子。真也不是東西，等他回來，五叔替你出氣。天霸說：

等我徒弟闖三友 一定把他抽了筋 我若見了惡賊首 不報怨仇不是人

不多時那傻徒弟收拾妥當，端上酒來。洪周說：「小子來罷。」天霸心中想道：「今日不管甚麼美酒，還得少吃。一想了多時，方纔坐下，他爺兩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喝起來了。話說三友自從被萬家弟兒嚇跑，邁開兩條飛毛腿，不多時，就跑到窰子。止住步，望裏觀看，暗說：「衆位弟兄還未走呢？不好實說多請幾位朋友去纔好，這裏有天霸的朋友，若是走了風聲，有不便處。我自得告訴寨主一聲才好。」只賊想罷，向裏就走，走到至分賊廳門外，將謝虎拉住。說：「寨主，你快跟我到大門外，有話與你言講。」

好個三友惡賊羔 拉住謝虎樂滔滔 快着走罷快着走 有件大事說你曉 謝虎聽說這句話

是何言語說根苗 三友說咱知心話 旁人聽見把禍遭 咱二人上大門外 再將細細說分曉

二人說罷往外走 大門不遠來到了 一齊停身止住步 惡賊三友把話學 昨日到晚我回廟

拿住天霸小兒曹 謝虎聞聽哈哈笑 他已中了毒藥丁 天霸已竟死去了 焉有不把他拿着

三友擺手說拉到 他本活的在肉牢

謝虎說：『你拿個活的，只說我不信，昨日眼睜睜的叫我拿毒藥釘了，他非死不可。』三友說：『二兄你拉倒罷，昨日我回廟時候，在便門外，我與他見了，吾用五勾神飛抓，就把他抓住了，我就一脚，把他拉倒，他一翻身，我把他胳膊就背過來了，既將他綁上，丟在肉牢裏，蓋上一塊青板石，還叫我師父打了一夜更。寨主你往日常常言講，誰拿住活黃天霸，誰爲寨主，請功受賞。我打算多請几位朋友，大家都到咱廟，還有黃天霸的朋友，恐他們知道，有些不便，非別的二哥你快跟我去罷。』謝虎說：『這可真麼？』三友說：『那個撒謊。』謝虎聽罷，走到馬前，將馬拉在大門以外，搬鞍上馬，一同三友，竟奔馬神廟走下來了。且說天霸在禪堂，與洪周飲酒。天霸說：『五叔，我昨日晚上，幾呼死在肉牢裏。』洪周說：『怎出來的，必有人救你，不然你也出不來。』天霸說：『五叔呀，我來費事，我外有一樣工夫，老五叔可毛不着。』洪周說：『甚工夫？對我說。』天霸說：『我聽說自從你徒弟把我綁上，我就要掙開，我又想把我放在那個地方，我也能走，就給你徒弟一個好瞧；次後他把我在肉牢裏，把青石板立尺多，我兩膀根子一做動，就爭開了；又練過兜當，貫頂使個鯉魚打挺，我就出了肉牢，我就站在井口，那石板才落地。』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惡賊人廟回 禪堂外受驚

話說老洪周聽天霸之言，又暗暗的道：「這小子把我薰個曲星。」說：「天霸你真有好工夫，此事不忙，等三友回來，俺發落他，喝酒罷。」一邊喝酒，洪周就此拿起主意來了。

老洪周

陪着天霸飲劉伶 腹內不住暗叮嚀 昨夜三友撒了謊 想着方法把我蒙

不知三友走不走

不知推到誰身中 惹了天霸短命鬼 一定不能把他容 扯着朵耳腮幾動

露出我來了不成

都是小子心太狠 翻眼就不認賓朋 設法我把他拿住 明打明的拿不成

只得將他灌個醉

想要逃走也不能 洪周安下害人意 天霸說我不喝酒 老賊又把酒來讓

俺倆喝酒敘敘情

天霸說道不飲酒 此事叫我怎樣行 洪周說道無妨礙 總有別事我應承

你等我

拿住徒弟交與你 你說怎行就怎行 天霸聞聽這句話 不由一陣在心中

五叔呀

我還要拿賊謝虎 你老幫我行不行 洪周回答說是了 這件事情我敢應

二人正然來講話

忽聽馬擺響來鈴 若問來的何人也 謝虎一同三友僧 二賊到了馬神廟

一齊勒住馬能行

摔蹬下了坐下馬 三友又把寨主稱 俺倆快來禪堂進 見我師父老年僧

說罷一齊將門進

謝虎拴上馬能行 三友說 二哥跟我去看看 看看是實是虛情

一行說着往前走

肉牢不遠咫尺中

三友說：「二哥，你看我蓋的青板石，還未動呢。」謝虎一看，說：「不錯你算未說謊話，

該我這位讓給你了，進禪堂去罷。」二人去到東禪堂門外，只聽裏面說：「五叔呀，我要拿謝虎

，你老易是反掌。」謝虎一聽，把脚一頓，說：「好雜種，這小子怎還在這呢。」兩手將三友拉住，三友說：「這是如何？」謝虎說：「你快跟我走罷。」拉了他脚不沾地，跑出便門以外，說道：「三友呀，你真不是朋友了。」三友說：「二哥呀，你別着急，我實在拿住他了，你可知道禪堂裏他麼？」謝虎說：「可知是他，你還講甚，你爺們定的吊虎離山之計，你師父與他好友，天霸拿我來了，你師父看朋友面子頗重，就幫他拿我，假說拿住了，將我哄來，你們拿住了交與天霸，解到江都，把我殺了，紅旗溝就屬你們了，作出這麼事，我死後不能找你們。」三友說：「這纔冤呢，你可把我冤屈了，俺哥兩再去看肉牢去，我真把他拿住了。」謝虎說：「瞧去。」二人又來在肉牢以旁，三友把板石掀開，二賊向裏一看，三友說：「壞了，他怎去的。」又叫道：「二哥呀，不必多心，我三友不是那等朋友。」謝虎說：「三友，你說這話有禮，俺弟兄無有外心，你若真把他丟在肉牢裏，諒着他也難逃，必是也是許你師父，也與他交情重大，萬一你師父看他父親氣義的，把他救出，也是有的。」三友說：「我師父也恨他一日死不了，兩日亡不了。」謝虎說：「拉倒罷，這小子在禪堂，與你師父喝酒呢，方纔那聲音，你師父說幫他拿我，聽的真真切切，我可犯疑。」三友說：「二哥，你不說用藥丁釘他，他怎活了，必然有人救他。他在這地方，必有人救他，我師父必用假套子套袍，一定是只個情形。」謝虎聽了聽就對向三友說：「俺倆回窰子，是回禪堂呢？」三友說：「來了怎又回去，不免俺哥倆一直就進去，他若手，俺二人怕他怎的；再看我師父甚行景，也若不動手，俺就給他個虛好，看我師父必有安排。」謝虎說：「這却使得，俺哥倆去走罷。」天霸站起身來，就要動手，二賊滿面帶笑，一

躬到低說：『老兄弟，千錯萬錯俺的錯，任憑老兄弟發落。』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象賊下毒釘 黃天霸受綁

詩曰 老賊暗定計 謀害美英雄 不念盟姪義 那管結拜情

閑言敘過，書歸正傳。且說三友道：『老兄弟，昨日我是醉了，纔把你丟在肉牢裏面，酒醒後我去看看你無了我後悔，可是你怎來的？』天霸說：『你把我綁上時節，我就害怕，你莫不開，諒你把我放那地方，也能出來。我在肉牢裏，將繩子掙開，使個鯉魚打挺，跳出肉牢，纔得活來。我與你無仇無恨，你因何害我，這是你不是了。』三友道：『老兄弟，可別說了。』天霸說：『今日又見面了，非別的，謝二哥跟我走一遭罷。』

黃天霸 抬頭又把朋友稱 我的言語你是聽 二哥還得跟我走 去忙消票見施公

我說過 老爺面前把情講 保你性命回轉程 謝虎聞聽說道是 咱倆即刻就登程

旁邊慌了那一個 忙壞出家老和尚 小子不能防備我 趁此還不下決情 手拿肉勾往下坎

只聽哎呀响一聲

洪周大喝一聲說：『小子過來罷。』只聽哎呀鼓咚一聲把，天霸拉個仰天叉，跌倒在地，使

鴛鴦子翻身，想要起來，焉得能勾。謝虎三友，一齊動手，把天霸就綁起來了，就像抬豬一般的，出了禪堂，洪周謝虎，一齊向外就走。不多時走到東南角下，只口鐘永未鑄就，在這扣着呢。

離東禪堂二十餘步，這惡賊把天霸放下，把禪杖擺下，又以南面鐘耳底下插進去，把鐘稍起。洪

周把天霸往裏一推，將禪杖抽回，把英雄扣在裏邊。洪周說：『走罷，咱先去喝兩杯。』三友說：『等等把此子辦妥當了，把那乾柴搬來，把鐘圍住，然後再走不遲。』洪周說：『就此動手。』三賊把鐘四圍用乾柴圍了個水洩不通，外人誰能知道天霸在裏邊呢？洪周說：『大家去罷。』天霸在鐘內不提。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把書再說蘇州府城北，離城五十里，有個路家村，有一位老英雄，名叫路天刁，外人送號鑽天鶴子路天刁，這位爺爺六旬以外，夫人張氏，幼年吃過搶奪之食，而今改邪歸正，在家永不出門，一輩子無兒，只生一女，乳名碧蓮，人稱大姐。那位說了，怎又提他作甚，列位不知，此人就是天霸未過門的媳婦，比那天霸小一歲，方交三十三歲。他父親與黃三太，與他二人常在一處吃渴，他二人不分你我，此人排行老七，人稱路七太爺，那位朋友，若請他把女兒領去，黃三太若往那去，把天霸也就帶去。那一日老英雄們俱在一處飲酒，三太見路碧蓮，欲要做媳婦纔好。路七爺總要想收天霸做女婿，倆家俱有心事，就是說不出口，就有老賊洪周花斑豹李太在酒席筵前，開口說道：『我們大爺愛我們七爺女孩，七爺大愛爺兒子，若不然，你們倆個作成親眷罷，我們哥倆爲媒，二位英雄聞聽，滿心歡喜，從此就結了親了。那時天霸才八歲，大姐七歲，次後三太去世，剩下天霸一人，無處投奔，就在路七叔家中，與大姐兄妹相稱，天霸的衣服，俱是路娘娘扎掛，誰不知天霸在蘆林創蕩幾載，路七爺只見女兒女婿都大了，覺着碰頭合臉的，打算年通日通，叫他夫妻應親，不想天霸投江都保官去了，他把這條心腸，就丟在肚皮以外，只當無有這門親事。施公問他定親未有，他說未有，赫天保嘴快，對施公說了實情，施公說要與他取親，天霸再三不準。若強給他取親，他就不當差了。閑言不提。

且說天刁自從他堵當差，也不作蘆林的買賣了，每日盼望天霸。天霸也不回去，又不敢上江都去找，家中個財，也就化費盡了，座吃山空，並無一點進項，這一日路碧蓮獨坐自己房中，就想起天霸英雄了。想了多時，眼看日落黃昏，點上燈燭，坐在竹床以上說：「黃老兄呀，你而今不仁不義，自從當差，永未回轉，把爲奴丟在九霄以外。」

第四十四回 路碧蓮思夫 夜奔紅旗溝

詩曰 大姐自悲漢 怨恨薄情夫 臨行千叮囑 也從萬囑咐

你會說過誓 花柳不便圖 迎新棄了奴 得時忘了舊

話說路碧蓮，一心要女扮男裝，作一遭買賣，急取出一件男衣，穿在身上，名爲玫瑰紫的納頭按回腔，開氣扭門鈕扣，行的魚子相似，十樣錦的汗巾，係在腰中，登上硬水軟邦小鞋，又把天霸那雙靴子取出，前後墊好，這纔穿在脚，上又打了囊取出，早有一十八口狐仙毒藥釘，把了囊掛在胸前，又取出一件衣服，乃是本色的衫子，穿在外邊，又係上一條涼帶，又將青絲破開，梳了個大撒手的辮子，配上珠線連子，挽了個結。又帶上一頂馬連坡的草帽，藍紡絲掛裏，反毛雞的疙瘩，三點水珍珠綫纓子。大姐收拾齊備，把雙刀摘下，走到外邊，將刀掛在安轎以上，又回在房內，以牆上擇下一把鞋子，把燈止滅，將門倒扣，走至坐馬的進前，解開韁繩，自己暗道：「若從大門走，有些不便，不免東角門出去。」路大姐在馬上，只見面風，越刮越大，兩耳只聽風聲響，也就聽不見車響了。那飛沙走石，往臉打了一陣，昏黑伸手不見掌合，手不見拳，

暗說道：「老天爺，不順心，也活該我家受，受貧也瞞不出東西南北了。」這小姐自從夜晚離家，被一陣大風，括的失迷路徑，只可信馬由韁，跑了一夜，又加上多半天的工夫，那風方住了。路小姐看了看天氣清朗，紅日西沉，暗想道：「這也不是俺那臨近之處，却是甚麼地方，石上坐着一位老者，手拉玩童，不免問問他便了。」

開口便把老伯稱 不知此處那城管 不知此處何地名 只求老伯對我講 老者聞聽哼一聲

第四十五回

路碧蓮問信 投宿馬神廟

話說路碧蓮又問：「這離杭州城多遠？」老者說：「此處在城北八十餘里。」大姐暗暗說：「我跑出這們遠來？」又低頭思想了一回。說：「哦哦哦是了，晚夜起了這陣狂風，必是神差鬼使，把我刮到此處，叫我來找媒人來了，也是有的，不免我再問問。」大姐說：「這離紅旗溝多遠？」老者說：「什麼，你問紅旗溝，作什麼？那地方一個好人沒有。」路姑娘說：「沒有好人，俱是生瘡害病了？」老者說：「不是，那邊淨出些賊王八羔子，離這里六七十里呢！」大姐說：「怎麼去呢？」老者說：「你順着手看出了，咱這莊村往東走，走過兩座山，再過一座松林，有座大店，過去五六里路，就是紅旗溝。」大姐說：「老漢知道，有座馬神廟？」那位老者說：「那廟離那店，又有三里之遙就是。」路姑娘聽了，走出村莊，上了馬，只往東北走下來了。小姐走到黃昏之後，照着那老者那條路徑，走的一點未差。小姐來在馬神廟切近，暗道：「我得扣門，又恐此處不定是馬廟神，不管扣開門，便知是不是。」小姐想到這里，上前打了個瞧朋友的

令子，更雞亂點頭故事。洪周賊正在東禪堂打更，說怎放火燒鐘之事，二賊齊說不說了。這時候，就聽見外邊扣門，乃是朋友的牌號。洪周聽了，來看朋友的了，還得出去瞧瞧。

開門二目觀仔細，這是誰家小後生。年青青的多端正，到叫老漢看不清。

洪周看罷，也不知是誰？路小姐仔細一看，是他五大爺到了。遂叫道：『五大爺，你老可好？』見他這樣的稱呼，只是發愣。小姐遂笑嘻嘻的說道：『五大爺呀，你真不認得了麼？』大姐又說道：『我若提起一個人來，你可知道？』洪周說：『有名便知，無名不曉。』小姐說：『蘇州府路家村，你有朋友無有？』洪周說：『有呀，是我的七弟，鑽天鶴子路天刁，咱弟兄磕頭三次，我爲甚麼不知道。』

好個惡賊老洪周，用手一指眼瞪元。你提別人我不曉，提起七弟知的全。他只生有一個女

那有這個拜孝男，你將姓字從頭說。快把真名對我言

大姐說：『五大爺，你知道七爺女兒叫何名？』

洪周說：自幼乳名叫大姐，大名叫作路碧蓮。大姐又把伯父叫，是你姪女扮作男

洪周說：『你這小子，真不知好歹，我叫你走，你就走，那有這些嘮叨呢？叫你相面好，能

以順竿跑樹陰，你問我路七爺的女兒，叫甚麼名字？我對你說了，你就說就是路大姐，你想那丫

頭，萬也不到這來，相隔三四百里，我那七弟，也不能叫他出門，你跑這門口說謊來了。』小姐說

：『五大爺，你若不信，抬頭看看。』洪周把燈一舉，還未認出，小姐將馬連坡草帽後邊一掀，露出分頭頂來。老賊一見，把手一得，素巴的一聲，把燈也丟在地下，把足一頓說：『可糟了

小姐一見開言這 你老是在這爲那般 洪周只顧心害怕 戰戰兢兢不答言
只當是黃天霸他知道了呢？二人的心事，想了兩下去了。且說洪周心內懼怕，暗暗的說道：「想個甚麼法，把這丫頭支去纔好，若叫他在這裏住下，將咱的事情知說，他豈肯饒人。」想了半天說：「閨女呀，我這廟你也住不下，來的朋友，常來常去，叫那些朋友瞧着，也是不雅，你往別處去罷。」

第四十六回

洪周謊路氏

碧連識機關

好個路氏女姣娥 只聽响聲犯顛奪 暗說老賊有別故 說罷起身往前走 描花腕兒把刀把
這小姐穿到房上，把雙刀插在背後，使了個金勾掛玉瓶的故事。頭朝下，足朝上，脚尖搭住房簷，雙手抓住房檐，對着窗櫺，聽了聽不真切。又將窗櫺紙用舌尖破舐，往那裏觀照，就聽起聲來了。

謝虎一陣笑哈哈 口尊長老聽根田 你說來了路大姐 他的武藝可甚精 他今年長二十三
我今方交二十八 時下我還無婚配 無有夫人把寨押 二人歲數也相仿 配對夫妻我與他
你老與我把媒保 叫他前來拜花燭 洪周聞聽呀一跳 你今活活把我殺 丫頭殺人不展眼
誰敢說媒去見他 惡賊只顧來講話 外邊氣壞女姣娃
路姑娘在外邊聽的真切，想道你這惡賊，真不知好歹，那知你姑娘有了王了，就使無主，也

不能嫁你這賊夫。欲待動手，又想到：「且住背地裏萬歲爺還駕三聲呢，說者當面他也不敢，我是爲聽聲來的，他若有財帛，我好給他收拾，我將錢財得到手中，再收拾他不晚。常言說得好，要知心腹事，單聲口中言，還是聽聲要緊。」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衆惡賊飲酒

路碧蓮聽聲

路姑娘暗暗的說道：「他還有什麼事情呢？再聽他聽說些什麼？」

謝虎喝了八分酒 三友喝了有對冲 二賊人

眼看洪周把話講 莫要誤了大事情

謝虎說

事完之後等到亮

我去見見女花容

當面對講求親事

或是應承或不應

強說不應婚姻事

一刀給他脖子平

三友旁邊微微笑

嚇的洪周發了蒙

「寨主呀，那丫頭不是好惹的。」路小姐在外邊聽的明白，暗罵道：「惡賊呀，盡作這傷天

害理之事，這天也是時候了，有什麼事情，還不露呢？」又聽老洪周說了話了。說道：「謝虎呀

，你哥倆還喝呀？」謝虎說：「獸子作什麼？還是喝呀，等他那事完了，我才不喝呢。」三友說

還有什麼時候了？」洪周說：「再等等不忙。」

聽這句話

又叫二哥快喝酒

千萬莫忘那口鐘

三友提起鐘內話

小姐外邊聽的清

再還未動

一定放在鐘裏面

不免我去把鐘找

以了多時，未見着，只見東南角下離牆不遠，見有許多乾柴，想必在那裏頭呢，遂即

說道：「再若找不着，可無地方找去了，也就不找了，死心落地。」他只用刀把柴